宋本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詩經六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二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褎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刺幽王毛如字鄭改爲刺厲王從此至小宛四篇皆然節在結反父音甫後皇父皆同惡烏路反番方袁反徐甫言反本或作潘音同韓詩作繁下同○

[疏]十月八章章八句○正義曰毛以爲刺幽王鄭以爲刺厲王經八章皆刺王之辭此下及小宛序皆刺幽王鄭以爲本刺厲王毛氏移之事既久遠不審實然以否縱其實然毛既移其篇第改厲爲幽即以爲幽王說之故下傳曰豔妻褎姒是爲幽王之事則四篇皆如之今各從其家而爲之義不復強爲與奪○箋當爲刺厲王至是以知然○正義曰鄭以此篇本六月之上爲刺厲王詩毛氏移之於此改厲爲幽今本其舊而爲之說故云當爲刺厲王也作詁訓傳者毛公也毛公漢初時人故譜云漢興之初師移其第作詁訓傳時是漢初也其改之意已具於譜鄭既言當爲厲王又自檢其證節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曰皇父擅恣日月告凶事國家之權任天下之責不得並時而有二人彼是幽王知此非幽王也正月惡褎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敵夫曰妻王無二后褎姒是幽王所嬖豔妻非幽王之后鄭語云幽王八年桓公爲司徒此篇云番維司徒一官不得二人爲之故又云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爲之非此篇之所云番是以知之言由此知幽當爲厲也毛以豔妻爲褎姒美色曰豔則褎姒豔妻爲一鄭必爲別人者以詩論天子之后非如曲說邪淫不當以色名之中候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剡豔古今字耳以剡對姬剡爲其姓以此知非褎姒也鄭桓公幽王八年始爲司徒知非代番爲之者以番爲司徒在豔妻方盛之時則豔既爲后番始爲司徒也鄭語說桓公既爲司徒方問史伯史伯乃說褎姒之事其末云竟以爲后則桓公初爲司徒褎姒仍未爲后以此知桓公不得與番相代也凡例別嫌明疑以本文爲主故鄭先以詩上下校之後乃言鄭桓公也中候擿雒貳曰昌受符厲倡蘗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既言昌受符爲王命之始即云期十之世自文數之至厲王除文王爲十世也剡與家伯與此篇事同山崩水潰即此篇百川沸騰山冢崒崩是也如此中候之文亦可以明此爲厲王但緯候之書人或不信故鄭不引之鄭檢此篇爲厲王其理欲明而知下三篇亦當爲刺厲王者以序皆言大夫其文大體相類十月之交雨無正卒章說巳留彼去念友之意全同小旻小菀卒章說怖畏罪辜恐懼之心如一似一人之作故以爲當刺厲王也王肅皇甫謐以爲四篇正刺幽王

孫毓疑而不能決其評曰毛公大儒明於詁訓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橫移其第改爲幽王鄭君之言亦不虛耳是以惑疑無以斷焉竊以褒姒龍齒之妖所生褒人養而獻之無有私黨皇父以下七子之親而合在位若此之盛也又尚書緯說豔妻謂厲王之婦不斥褒姒又雨無正有周宗旣滅靡所止戾之言若是幽王旣爲犬戎所殺則無所刺若王尚存不得謂之旣滅下句言正大夫離居莫之我勩莫肯夙夜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之言鄭箋皆謂厲王流于彘之後於義爲安是其言雖不能決而其意謂鄭爲長也若如鄭言毛詩爲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詩亦在此者詩體本是歌誦口相傳授遭秦滅學之後衆儒不知其次齊韓之徒以詩經而爲章句與毛異耳非有壁中舊本可得憑據或見毛次於此故同之焉不然韓詩次第不知誰爲之。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之交日月之交會醜惡也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夏戶雅反

彼月而微此日而微 月臣道日君道箋云微謂不明也彼月則有微今此日反微非其常爲異尤大也。

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箋云君臣失道災害將起故下民亦甚可哀。

疏 十月至之哀。毛以爲幽王之時正在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日月之交會朔月辛卯之日以此時而日有食之此其爲異亦甚之惡也何則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食日爲陰侵陽臣侵君之象其日又是辛卯辛是金卯是木金常勝木今木反侵金亦臣侵君之象臣侵君逆之大者一食而有二象故爲亦甚惡也所以爲甚惡者日君道也月臣道也君當制臣似月應食臣不當侵君似日不應食故言彼月而容有被食不明今此日而反被食不明以日被月食似君被臣侵非其常事故爲異尤大也異旣如此災害將生災害一起天下蒙毒故今此下民亦甚可哀傷矣。鄭唯厲王時爲異。傳之交日月之交會。正義曰交者日月行相逮及交而會聚故云交會也日月交會謂朔日也此言十月之交卽云朔月辛卯朔月卽是之交爲事也古歷緯及周髀皆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是月行疾日行遲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是會之交也每月皆交會而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故不食其食要於交會又月與日同道乃食也。箋周之至甚惡正義曰詩之言月皆據夏時而知此周十月夏八月者推度災曰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十月夏之八月緯雖不可盡信其言主以釋此故據之以爲周十月焉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以日食者月食之也故何休曰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覩故疑言日有食之月食日是陰侵陽也下傳曰月臣道日君道是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者月令其日甲乙是從甲至癸爲日也左傳曰辰在子卯又曰辰在申是從子至亥爲辰也雖十月甲剛乙柔

其中有五剛五柔要十日皆爲幹故日爲君也而十二辰亦子陽丑陰其中有六陽六陰以對十日皆爲支故辰爲臣言此者解詩本言辛卯日食之意日食陰侵陽而以辛卯日卯比臣辛比君是爲卯侵辛也辛日以辰侵日而日爲金辰爲木金應勝木。反侵金是五行相逆猶君臣顛倒故言亦甚惡也案此朔月辛卯自是所食之月知取金木爲義者推度災曰及其食也君弱臣強故天垂象以見徵辛者正秋之王氣卯者正春之臣位日爲君辰爲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矣辛之爲君幼弱而不明卯之爲臣秉權而爲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以此緯文故知取卯侵辛爲義如緯之意以辛王在秋八月用事卯位在春秋當休廢畏臣以休廢之時能侵當王之君是陰盛陽微之象緯意又取剛柔爲義以辛是柔日又辛之言新言微陽新用事也卯位正春強臣之象故云君幼弱臣秉權以權臣陵弱君故爲醜也此箋直言卯侵辛不言君弱臣強者陰陽之事容有多塗故舉金木爲正餘畧之也昭二十一年秋正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以午食壬似卯侵辛傳言不爲災者彼爲夏之五月午當用事壬應休廢又壬爲剛日非是弱君故與此不同也若然此八月卽秋分之時也左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卽爲災此亦分月而云孔醜者然日者太陽之精至尊之物不宜有所侵侵之則爲異但聖賢因事設教以爲等級耳左傳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其餘則否是以日食之中分爲差降也以正月爲夏之四月純陽用事而日又爲陽於時最盛尤不宜爲陰所侵故爲最重而特用鼓幣也其他月則非正陽故爲差輕也至於二至二分固有分至之名宜若同道相過有可食之理故爲尤輕也計古今之天度數一也日月之食本無常時故厤象爲日月交會之術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而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至朔相逢而道有表裏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是日月食無常時非分至之月必相食也正以二分晝夜等有類同道二至長短極似若相過因名示義非實然也以日體一也食之輕重假理示義其實日食皆爲異矣故鄭駮異義引此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則非常爲異明謂此爲非常明春秋爲示義也若人君改過修善雖正陽之月禍亦可消若長惡遂非雖分至之月亦將有咎安得二至二分獨不爲災也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是春分之月傳稱魯衞惡之衞大魯小云衞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大咎其衞君乎魯將上卿其年八月衞侯惡卒十一月季孫宿卒此分月日食有災之驗也且日之有食象臣之侵君若云日有可食之時則君有可殺之節理豈然乎以此知雖在分至非無災咎故此食在夏之八月云爲異尤大也然日月之食於筭可推而知則是雖數自當然而云爲異者人君者位貴居尊恐其志移心易聖人假之靈神作爲鑒戒耳夫以昭昭

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爲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者也而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釁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爲勸戒使智達之士識先聖之深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爲教神之則惑衆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於大通而已矣經典之文不明言咎惡而公家董仲舒何休及劉歆等以爲發無不應是知言徵祥之義未悟勸沮之方杜預論之當矣日月之食大率可推步而知亦有不依交限而食者襄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月有食之於法筭前月之日食既則後月不得食而春秋有之又此經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箋云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則此依交限以否未可知也古之厤書亡矣今世有周歷魯厤者蓋漢初爲之其交無遲疾盈縮考日食之法而其上年月已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歷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厤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厤校之自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欲以此會爲共和之前其在共和之前則信矣而校之則無術說者或據世以定義矣。箋微謂至其常。正義曰下章云彼月而食此日而食與此微同則不明謂日月被食而不明也謂之微者取君微弱之義下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月食爲常則日食爲非常故云此日反微非其常也周禮春官大司樂云日月食令去樂秋官庭氏有救日月之弓矢昏義云陰事不修謫見於天月爲之食漢書天文志曰凡日食修德月食脩刑如此則月食相類而云常者義取君可無理殺臣臣不有以犯君故以日食爲重耳不謂月食非異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箋云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四方之國無政治者由天子不用善人也。治直吏反。**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箋云臧善也。

疏 日月至不臧。毛以爲幽王時所以日有食之者日月告天下以王有凶亡之徵故不用其常道度所以橫相干犯也又所以有凶亡之徵者以今四方之國無政者由天子不用其善人故也由王不用善凶亡將至故告之也又言日食爲大惡之事彼月而食雖象非理殺臣猶則是其常道今此日而反食於何不善乎猶言一何不善爲不善之大是凶亡之徵也昭七年左傳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是也。鄭唯厲王時爲異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 爗爗震電貌震雷也箋云雷電過常天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徵。爗于輒反。**百川沸騰山冢崒崩** 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箋云崒者崔嵬百川沸出相乘陵者由貴小人也山頂崔嵬者崩君道壞也。沸甫味反崒昔子恤反徐子綏反宜依爾雅音徂恤反本亦作卒頂丁冷反

崔徂回反爾雅作厜才規反嵬五回反爾雅作㕒五規反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言易位也箋云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之謂也○處昌呂反○哀
今之人胡憯莫懲箋云憯曾懲止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以道德止之○憯七感反亦作慘疏爗爗至莫懲○毛以爲幽王時
不但日食又爗爗然有震雷之電其聲駭駛過常令使天下不安止由王政教不善之徵所致
也又當時天下有百川之水皆溢出而相乘水流趍下小人之象今溢出由貴小人在上也又
時山之冢頂高峯之上崒然崔嵬者皆崩落山高在上君之象今崩落是君道壞也於時又高
大之岸陷爲深谷岸應處上今陷而在下由君子居下故也又深下之谷進出爲陵谷應處下
今進而上由小人處上故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肯行道德消止此
異者但尚德省刑退不肖進君子則此異止矣此所陳皆當時實事震電旣言不寧不令由所
致有象在下致皆有象矣故箋皆以象解之推度災曰百川沸騰衆陰進山冢崒崩人無仰高
岸爲谷賢者退深谷爲陵小臨卽是也○鄭唯厲王時爲異○傳山頂曰冢至箋乘陵○正義
曰釋山云山頂冢孫炎曰謂山巓也又云崒者厜㕒子規反㕒語規反郭璞曰謂山峯頭巉巖者
意或作嵯峩此經作崒箋作崔嵬者雖子則爾雅小異義實同也徐邈以崒子恤反則當訓爲
盡於時雖大變異不應天下山頂盡皆崩也故鄭依爾雅爲說百川沸出相乘陵者謂衆陰盛
也水泉溢時衆川多然故舉百成數也周語曰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
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若二代之季其川源必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
亡國之徵是歲三川竭此言百川沸騰與彼三川震不同也何者此有沸出相乘水盛漫溢而
已非震之類也彼幽王之時云若二代之季若厲王時已百川皆震不當遠比二代之末以此
知沸騰非震也彼云三川震此云百川沸又知此詩非幽王時也鄭以爲當刺厲王於義實安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
妻煽方處豔妻褒姒美色曰豔煽熾也箋云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棸蹶楀皆氏厲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黨盛女謁行之甚也敵夫曰妻
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
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師氏亦中大夫也
掌司朝得失之事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皇父則爲之端首兼
擅羣職故但目以卿士云○棸側留反蹶俱衞反趣七走反注同趣馬官名楀音矩弓禹反豔
餘贍反鄭云豔妻厲王后煽音扇說文作偏云熾盛也處一本作熾熾尺志反盛也嬖必計反朝直遥反下同擅市戰反疏皇父至方處○毛以爲當刺
幽王時皇父爲卿士之官謂

卿之有事兼擅羣職也其番氏維爲司徒之卿家伯維爲冢宰之卿仲允爲膳夫棸氏之子爲內史蹶氏維爲趣馬楀氏維爲師氏之官此七人於豔妻有寵熾盛方甚之時並處於位由褒姒有寵私請於王使此七人朋黨於朝言王政所以亂也褒姒有親黨者以褒國所養以爲本親故有此族黨又此文不言是其婚戚或可諂佞於事爲之朋黨不必盡是甥舅之親。鄭以爲厲王時豔爲后爲異。箋皇父至士云。正義曰皇父及伯仲是字之義故知皇父家伯仲允皆字蓋與后同姓剡也其番聚蹶楀單言人聚子以子配之若曾子閔子然故知皆氏蓋后氏之外親也春秋緯說湯遭大旱以六事謝過其一云女謁行與謁請也謂婦人有寵謂用親戚而使其言得行今七人並處大位言妻黨強盛女謁行之甚也曲禮云天子之妻曰后此不言后而言妻以其敵夫故言妻也妻之言齊齊於夫也雖天子之尊其妻亦與夫敵也自司徒之職至得失之事其言皆出於周禮知是卿大夫士者皆序官之文所掌皆在其職之文因此以寵相連故詳其官之尊卑及所掌之事焉序官大司徒卿一人冢宰卿一人故云皆卿也六典者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序官趣馬下士一人此言中士者誤也定本亦誤彼言掌贊正良馬卽正馬之政也師氏云掌國中失之事雖中爲中禮亦是得義故杜子春云中當爲得以義引之故爲得也司朝卽是國也此云家伯維宰周禮有太宰卿小宰卿大夫宰夫下大夫鄭司農宰夫注云詩人曰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王肅以此宰爲小宰鄭以爲冢宰者以宰夫等經傳之中未有單稱宰處冢宰之單稱宰猶宰猶司徒以下不稱大故序官云太宰小宰不言冢是冢者大處以對小故天官注云百官揔焉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以小司徒小宗伯不得單稱司徒宗伯要以小配之是小宰亦不得單稱宰也今此宰夫既是其佐對司徒內史等六官是列職之事五者皆是一官之長宰不當獨爲太宰之佐以此知家伯維宰是冢宰也趣馬下士膳夫上士耳得與司徒冢宰同列於詩者鄭解其意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而此六人權寵相連共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然官高者勢大勢大者黨甚故此大率以官高爲先而有不次者便文以取韻也又解發首先言皇父不言官名之意皇父則爲此六子之端首兼擅曰宰職故但。以卿士云言兼擅者於六卿之外更爲之都官揔統六官之事兼雜爲名故謂之卿士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時是也下則汙高則萊箋云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女豈曰我所爲不是乎言其不自知惡也女何爲役作我不先就與我謀使我得遷徙乃反徹毀我牆屋令我不得趨農田卒爲汙萊乎此皇父所築邑人之怨辭。抑如字辭也徐音噫韓詩云意也汙音烏注同萊音來噫於其反下同令力呈反趣七住反本又作趨七俱反

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箋云戕殘也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戕在良

反王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
鄭爲改字其音恭本亦作供
疏
抑此至然矣。毛以爲小人自矜謂舉無不當皇父以親寵
封於畿內既封即築都邑令邑人居之先毀牆屋而後令遷
邑人廢其家業故述其情以責之言噫是皇父汝所舉事豈肯曰我所爲不是乎言其不自知
皆謂已爲是也汝何爲使我役作築邑之日不先就與我謀告我遷期使豫治田事徑即徹毀
我牆屋令我築邑廢我農業使我田之高下知爲汙萊乎而皇父非但不自知耳反曰我不殘
敗汝田業也今汝徹牆廢田供事我者於禮則當然矣言禮法下供上役故也皇父奢殘自恣
反云禮法當然歌而惡之鄭以厲王時爲異。傳下則汙高則萊。正義曰汙者池停水之名
故禮記曰汙其宮而豬焉是也萊者草穢之名楚茨云田萊多荒是也下田可以種稻無稻則
爲池高田可以種禾無禾
則生草故下則汙高則萊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
皇父甚自謂聖
向邑也擇三有
事有司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也箋云專權足已自比聖人作都立三卿皆取聚斂之
臣言不知厭也禮畿內諸侯二卿。向式亮反下及注同亶都但反信也藏才浪反注同厭於
鹽
反
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
箋云憖者心不欲自彊之辭也言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
去無留衞王。憖魚覲反爾雅云願也強也且也韓詩云閔
也強其
丈反
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箋云又擇民之富有車
馬者以往居于向也。
疏
皇父至徂向。毛以爲皇父
非徒困苦邑人又矜貪無厭
言皇父不自知甚自謂已聖而作都于向之時則擇立三有事之卿信維是貪淫多藏之人擇
此貪人爲卿欲使聚斂歸已其發向邑之時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俱去不肯憖然強欲遺留
一老使之守衞我王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令往居向邑上章言其築邑此章言其往時。鄭
唯厲王時爲異。箋專權至二卿。正義曰箋解自謂聖意以由專權而爲知足於已自以高
官厚祿謂已智能得之以爲天下莫若已自此聖人是自謂聖人也以三有事文承作都故爲
立三卿多藏者言其多藏財貨故言皆取聚斂之臣用使之聚斂是不知厭也禮畿內諸侯二
卿者太宰云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注云兩謂兩卿伍謂伍大夫言都鄙是
畿內故王制注云見畿內之國二卿是也其伍大夫與畿外同言此者明皇父當二卿今立三
有事是自同畿外僭一卿以比列國也又取多藏者是不知厭也則不知厭亦兼解三卿意也
知皇父封不在畿外者以刺之云擇三有事明其不應三而三故知是畿內也左傳說桓王與
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箋憖者至衞
王。正義曰說文云憖肯從心也言初時心所不欲後始勉強而肯從故云心不欲自強之辭
一老是舊在位故言盡將舊在位之人與去皇父所屬之臣自然當從言舊在位蓋王官列職
皇父欲矜刑勢盡將往向故言無留衞王其至向亦當反但去時盡將之耳定本及集本云憖

者心不欲強之辭也。箋又擇至于向。正義曰知擇民者以朝臣不遺一老則盡行矣且朝臣皆有車馬無所可擇。民之富有者以往居於向民有定屬何得擇而往者皇父擅恣強偏將之所以刺其貪也。**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箋云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自謂勞畏刑罰也。黽民允反本又作僶同。**無罪無辜讒口囂囂**箋云囂囂衆多貌時人非有辜罪其被讒口見椓譖囂囂然。囂五刀反韓詩作嗸嗸。**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噂猶噂噂沓猶沓沓職主也箋云孽妖孽謂相爲災害也下民有此言非從天墮也噂噂沓沓相對談語背則相憎逐爲此者由主人也。孽魚列反噂子損反說文作僔云聚也沓本又作沓同徒荅反背蒲妹反注同隋徒火反。【疏】黽勉至由人。毛以爲幽王之臣擅恣若此故詩人言黽勉然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告勞苦於上也所以然者以時無罪無辜尙彼讒口所譖囂囂然已畏刑罰故不敢告也在上旣信讒言下民競相讒匿言使下民之有妖孽相與爲災害者非降從天墮也今下民皆噂噂沓沓相對談語背去則相憎疾衆人皆主意競逐爲此行者主由人耳由在位信讒故民皆競爲此以相災害非從天墮也。鄭以厲王時爲異。箋孽妖至由人。正義曰妖孽者上天降災之名天以讒佞相害亦如天之妖災謂民之災害爲妖孽故云孽謂相爲災害也尙書云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亦謂人自害爲孽與此同也天孽從天而來此則人自爲之故云下民有此言非從天墮也憎言背者則噂沓爲未背時故云噂噂沓沓相對談語也則背憎爲相椓譖矣逐者猶人走相追逐唯恐不先言其競爲之甚也。**悠悠我里亦孔之痗**悠悠憂也里居也痗病也箋云里居也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里如字本或作悝後人改也痗莫背反又音悔本又作悔**四方有羨我獨居憂**羨餘也箋云四方之人盡有饒餘我獨居此而憂。羨徐箭反**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箋云逸逸豫也**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徹道也親屬之臣心不能已箋云不道者言王不循天之政教。傚戶教反。【疏】悠悠至自逸。毛以爲詩人見王政之惡如此故言悠悠乎可憂也爲此而病亦甚困病矣今四方之民盡有饒餘我獨居此而憂又民莫不得優遊自逸我獨不敢休息以王之教命不循昊天之道臣有離散去者我不敢傚我友自放逸而去也其友與王無親故舍王而去已則王之親屬故不敢傚之。鄭以爲厲王時言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爲異餘同

十月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亦當爲刺厲王王之所下教令甚多而無正也。○正音政【疏】雨無正七章上二章章十句次二章章八句下三章章六句至爲政○正義曰經無此雨無正之字作者爲之立名敘又說名篇及所刺之意雨是自上下者也雨從上而下於地猶教令從王而下於民而王之教令衆多如雨然事皆苛虐情不恤民而非所以爲政教之道故作此詩以刺之既戒而名之曰雨無正也經七章皆刺王之辭鄭以爲刺厲王爲異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駿長也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箋云此言王不能繼長昊天之德至使昊天下此死喪饑饉之災而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浩古老反又胡老反昊胡老反駿音峻饉其靳反更古衡反。

昊天疾威弗慮弗圖箋云慮圖皆謀也王既不駿昊天之德今昊天又疾其政以刑罰威恐天下而不慮不圖。○旻密巾反本有作昊天者非也恐起勇反。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舍除淪率也箋云胥相鋪徧也言王使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也。○舍音赦一音捨淪胥上音倫下息魚反鋪普烏反徧也王云病也徧音遍下同【疏】浩浩至以鋪。○毛以爲詩人告幽王言浩浩然廣大之昊天以王不能繼長其德承順行之故下死喪饑饉之災由此致斬伐絕滅四方之國也王既不能繼長昊天之德而昊天又疾王以刑罰之政威恐天下其災又將重於死喪饑饉欲害及王身王不慮謀之弗曾圖計之若圖謀之當正刑罰以禦天變反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者而不戮若此無罪之人王枉濫之使牽率相引而徧得罪由王酷暴天所以疾王何以不改之乎。○鄭唯刺厲王爲異。○傳穀不至曰饉。○正義曰釋天文李巡曰五穀不熟曰饑可食之菜皆不熟爲饉郭璞曰凡草木可食者通名爲蔬三十四年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饑又謂之大侵彼以五穀熟之多少立差等之名其實五者皆是饑也三穀不升於民之困蓋與蔬不熟同故俱名爲饉也。○箋此言至侵伐。○正義曰王者繼天理物當奉天施化是長天德也政不順天殘害下民是不能繼長昊天之德故昊天震怒下此死喪饑饉之災謂害萬民也饑饉既至則人懷苟且故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由災而使然故云於是。○箋慮圖至不圖。○正義曰再言不謀者丁寧欲王深思之也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傳舍除。○正義曰欲故舍其人卽除其罪過故以舍爲除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戾定也箋云周宗鎬京也是時諸侯不朝王民不堪命王流于彘無所安定也。○彘直例反。

正大夫離居莫知我

勩勩勞也箋云正長也長官之大夫於王流于彘而皆散處無復知我民之見罷勞也○勩夷世反又音曳長張丈反下同復符富反罷音皮○**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箋云王流在外三公及諸侯隨王而行者皆無君臣之禮不肯晨夜朝暮省王也○朝直遙反舊張遙反**庶曰式臧覆出爲惡**覆反也箋云人見王之失所庶幾其自改悔而用善人反出教令復爲惡也○覆芳服反

疏 周宗至爲惡○毛以爲周室爲天下所宗今可宗之道謂先王之法既以滅亡矣其道既滅國亦將亡無所止而安定也以此無法故我之賢友長官大夫奔散而去與我離居我雖勞無知我之勞者又三事大夫無肯早起夜卧以勤國事者國君之諸侯無肯朝夕在公而敬事王者法度既滅君臣解體以將滅亡我庶幾曰王今國危如此當改用善人而王反出爲惡政以害天下言其惡所以當亡也○鄭以爲厲王既爲昊天所疾故今宗周鎬京既已破滅王出京師無所止而安定也餘箋備○傳戾定○正義曰此傳質畧王流之日周室爲天下所宗其道已滅將無所止定毛以刺幽王理必異於鄭當如王說○箋周宗至于彘○正義曰周宗宗周也皆言周爲天下所宗文雖異而義同故言周宗鎬京也本紀稱暴虐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王怒殺謗者諸侯不朝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十七年乃相與叛襲厲王王出奔彘是王流于彘之事也本紀又云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則鎬京滅者以王不在焉故韋昭云彘地漢時爲縣屬河東今永安是也杜預云平陽永安縣東北有彘城晉時郡分而縣移故安漢時不同○傳勩勞○正義曰詁文王流之日長官大夫我之賢友奔走竄伏與我離居我勞病莫之知也故下章思之欲遷還於王都○箋長官至罷勞○正義曰大夫而言長官者大夫是公卿之總名皆佐王治民者也王既奔亡臣亦散處無復知民人之勞者王流之後二公行政民有勞苦不由於王而以刺厲王者此言大夫離居及莫肯夙夜是王即奔時民有勞苦皆是王之過故刺王也○箋王流至省王○正義曰鄭言三公者以經三事大夫爲三公也卿則當有六人孤則無主事故知三事大夫唯三公耳公雖無職而地官云二卿則公一人鄭亦云外與六卿之事職所不說三皆有事故云三事也謂之大夫者大夫大夫之成名可以上通公卿春秋傳曰王命委於三吏謂三公也三公倘謂之吏況大夫乎王見以三事爲三公大夫謂其屬案上文正大夫爲一人三事大夫不得分爲二也且其文對邦君諸侯若三公下私屬大夫則不得特過於王不宜責其莫肯夙夜也其意亦謂此爲三公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辟法也箋云如何乎昊天痛而愬之也爲陳法度之言不信之也我之言不見信如行而無所至也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箋云凡百君子謂衆在位者各敬慎女之

身正君臣之禮何爲上下不相畏乎上下不相畏是不畏于天[疏]箋上下至于天。正義曰天道設教以卑承尊若下不事上是不畏天道。**戎成不退飢成**

不遂曾我朁御憯憯日瘁。戎兵遂安也朁御侍御也瘁病也箋云兵成而不退謂王見流于彘無御止之者飢成而不安謂王在彘乏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餼者此二者曾但侍御左右小臣憯憯憂之大臣無念之者。退徐音退本又作退朁思列反憯千感反瘁徂醉反餼許氣反曾在登反畜勑六反**凡百君子莫**

肯用訊。聽言則荅譖言則退。以言進退人也箋云訊告也衆在位者無肯用此相告語言不憂王之事也荅猶距也有可聽用之言則共以辭距而違之有譖毀之言則共爲排退之羣臣並爲不忠惡直醜正。訊音信徐息悴反又音碎排步皆反惡烏路反

[疏]戎成至則退。毛以爲幽王政亂朝危將致兵寇言兵寇已成而不能禦而退之天下之衆飢困已成而不能恤而安之曾我侍御之小臣知天下之危殆憯憯然日以憂病其凡衆在位之君子雖知其危無肯用此事以告王者而王又好信淺近受用讒佞若有道聽非法之言聞則應荅而受之若有譖毀之言云此人不可任則用其言而罪退之言以讒言進退人也王政如是所以將危亡也。鄭以厲王在鎬民叛襲王兵害已成而不肯爲王禦止而敗退之者故令王流於彘矣王既在彘乏於飲食之蓄飢困已成而天下無肯輸粟歸王而安飽之者故令王困於食矣此二者曾我侍御左右之小臣憯憯然憂之而日瘁耳王困於兵戎乏於飲食此乃臣所急憂而汝凡衆在位之君子無肯用此以相告語者唯共聚爲不忠惡直醜正有可聽用之言則以爲非各進來共以辭距而違之令其言不得用也若小人有爲譖毀之言則以爲是各相共排退而去不荅難之令小人得進譖於王王既暴虐臣又不忠所以至於危亡爲此也。箋兵成至歸餼。正義曰以王在彘之後不復有兵知兵成是在鎬時事故云謂見流於彘無禦止之者卽本紀云民叛襲王是也王若在鎬理無乏食知飢成是在彘時事故云王在彘乏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餼者蓄謂蓄積不必朝夕之食故言之蓄輸粟歸餼皆左傳有此言餼謂牲牢也。箋有可至醜正。正義曰聽言對譖言故爲有可聽用也桑柔對誦言故爲道聽之淺者荅猶對也受之與距皆是以言荅之但此是刺詩可聽之言必不荅受故知荅猶距也共以辭距而違之使不見聽用也則荅者是以辭距之明退者是不荅也故云共爲排退言其徒侶自排而退無距難之者令使譖言得用也見善則距逆見惡則贊成是羣臣並爲不忠惡忠直而醜貞正也惡直醜正昭二十八年左傳文。**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

維躬是瘁。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箋云瘁病也不能言言之拙也言非可出於舌其身旋見困病。出尺遂反音毳。**哿矣能言巧言如**

流俾躬處休哿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箋云巧猶善也謂以事類風切劘微之言如水之流忽然而過故不悖逆使身居安休休然亂世之言

順說爲上○休虛虬反注同風福鳳反劘古愛反又古哀反一音祈悖補對反還五故反本亦作逆說音悅○疏哀哉至處休○毛以爲幽王信讒賢者不能從俗不敢發言故云可

哀傷哉不能言之賢者意雖欲言言則忤物其欲言者當今非我此舌是所可出若出是舌維其身是病言小人惡直將其害之可矣若世之所謂能言者以巧善爲言從順於俗如水之轉

流理正辭順無所悖逆小人之所不忌使身得居安休休然言世雖讒勝賢有巧拙亦有能免之者見亂世欲其順說○鄭以厲王時爲異○箋不能至困病○正義曰以下能言者云巧言

如流明不能言者爲拙矣言之忤人其禍必速言出則禍入故云旋見困病○箋巧猶至劘微○正義曰人雖正直性有巧拙表記云辭欲巧是正言亦欲巧但人有不能耳知非佞巧者若

邪佞之巧則自得志非徒所可矣傳云從俗如轉流言從俗明亦謂賢人與鄭同也劘微之者書傳注云劘切說文云劘摩也謂摩切其傍不斥言維曰于仕孔棘且

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于往也箋云棘急也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居

今衰亂之世云往仕乎甚急迮且危急迮且危以此二者也○笮本又作迮側格反疏維曰至朋友○毛以爲幽王之時賢者在朝進退多難我今所言維曰往仕乎往仕自是其理

但居今之世往仕則甚急迮且危殆矣何者仕在君朝則當從君命王既邪淫動皆不可我若執正守義不從上命則天子云我不可使我將得罪於天子我若阿諛順旨亦既天子云此人

可使我則怨及於朋友朋友之道相切以善今從君爲惡故朋友怨之以此二事可使與不可使進退不可故往仕則急危也○鄭唯厲王時爲異○箋不可至二者也○正義曰以可使與

不可使皆君論臣之辭謂稱已意爲可使不稱已意爲不可使也箋解賢人之意正使者君有不正我從之君則以我爲不可使也可使者君雖不正我亦從之如是則君以我爲可使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賢者不肯遷于王都也箋云王流于彘正大夫離居同姓之臣從王思其友而呼之謂曰女今可遷居王都謂

彘也其友辭之云我未有室家於王都可居也鼠思泣血無言不疾無聲曰泣血無所言而不見疾也箋云鼠憂也既辭之以無室家爲其意恨又患不能距

止之故云我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女今我無一言而不道疾者言已方困於病故未能也○思息嗣反注憂思同爲于僞反距本又作歫音巨○昔爾出居誰從

作爾室遭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友而不肯反者也箋云往始離居之時誰隨爲女作室女猶自作之爾今反以無室家距我恨之辭疏謂爾至爾室○毛以爲幽王駿

亂大夫有去離朝廷者其友在朝思而呼之謂曰爾可遷居于王都欲見其還朝也去者不肯曰予于王都未有室家心疾王政託以無室家為辭也其友以其距已又責之云我所以憂恐泣血欲汝還者以孤特在朝無所出言而不為小人所見憎疾故思汝耳何為拒我云無室家乎昔爾從王都出居於郊外之時誰復從汝作汝室也本汝自作之耳汝今若還王都亦可自作室家何當以無室為辭也。鄭以為厲王已流於彘郎謂彘為王都同姓大夫從王其友不從故呼之謂之曰爾可遷居王都其友辭曰予未有室家既辭又恐其恨故云我試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汝所以不得往者今我無一言而不道已疾由已有疾逢人則言方困於病故未能遷耳大夫知其虛又責之云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也上下四句據文與毛同但屬意別耳

。傳無聲至見疾。正義曰說文云哭哀聲也泣無聲出淚也則無聲謂之泣矣連言血者以淚出於目猶血出於體故以淚比血禮記曰子臯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注云無聲而血出是也無所言而不見疾見者自彼加已之辭是詩人言已為人所疾也知非其友言在朝疾已者若為在朝疾已不須以無室為辭又未仕而逆慮人疾非順荅也故以詩人自言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為小故曰小旻亦當為刺厲王。旻武巾反下同疏小旻六章上三章章八句下三章章七句。箋所刺至小旻。正義曰經言旻天天無小義今謂之小旻明有所對也故言所刺者此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則此篇之事為小故曰小旻也十月之交言日月告凶權臣亂政雨無正言宗周壞滅君臣散離皆是事之大者此篇唯刺謀事邪僻不任賢者是其事小於上篇與上別篇所以得相比者此四篇文體相類是一人之作故得自相比校為之立名也毛氏雖幽厲不同其名篇之意或亦然之。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敷布也箋云旻天之德疾王者以刑罰威恐萬民其政教乃布於下土言天下徧知。敷撫扶反徧音遍

謀猶回遹何日斯沮回邪遹辟沮壞也箋云猶道沮止也今王謀為政之道回辟不循旻天之德已甚矣心猶不悛何日此惡將止。遹音聿韓詩作鴥義同沮在呂反邪似嗟反辟匹亦反下同悛七全反改也沈又七旬反

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邛病也箋云臧善也謀之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用之我視王謀為政之道亦甚病天下。覆芳服反邛其凶反。

疏旻天至之邛。毛以為旻天之德今疾王以刑罰威恐萬民政乃布於天下徧知之王既為天所疾政教當順天為之今王謀為政之道又多邪僻不循旻天之德已甚矣何日王之此惡可散壞乎言王無悛心惡未可壞故有謀之善者王不從之其不善者王反用之

是惡不壞也王惡如是我視王謀爲政之道是亦甚病我天下之民矣○鄭爲厲王言何曰王之此惡將止止亦壞義無多異正以行惡宜爲休止故易傳也說文云悛止也**潝潝訿**
訿亦孔之哀潝潝然患其上訿訿然思不稱乎上箋云臣不事君亂之階也甚可哀也○潝許急反訿音紫爾雅云潝潝訿訿莫供職也韓詩云不善之貌稱其只證反一
本作稱乎**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厎**○箋云于往厎至
也謀之善者俱背違之其不善者依就之我視今君臣之謀道往行之將何所至乎言必至於亂○厎之履反背音佩【疏】潝潝至胡厎○毛以爲幽王時小人在位皆潝潝然自作
威福患苦其上又訿訿然競營私利不思稱於上臣行如此亦甚可哀傷也王不用善臣又棄職事君臣並皆昏亂故云謀之其有不善者則君臣俱於是共背違之謀之其有不善者則君
臣俱於是共就依之我視今君臣所謀之道唯如往行之人將何所至乎行無所至猶謀無所成是言必至於亂也○鄭以厲王時爲異○傳潝潝至乎上○正義曰釋訓云潝潝訿訿莫供
職也李巡曰君闇蔽臣子莫親其職郭璞曰賢者陵替姦黨熾盛背公恤私曠職事也皆言其大旨耳彼不解潝潝訿訿之文潝潝爲小人之勢是作威福也訿訿者自營之狀是求私利也
自作威福競營私利是不供君職也此傳亦唯爾雅文徑解其意患其上者專權爭勢與上爲患不思稱上者背公營私不思欲稱上之意亦是不供職之事**我龜既厭不**
我告猶猶道也箋云猶圖也卜筮數而瀆龜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言雖得兆占繇不中○厭於豔反注同數音朔復扶又反繇音胄中丁仲反**謀夫孔**
多是用不集集就也箋云謀事者衆而非賢者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爲不成○適音的**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謀人之國國危
則死之古之道也箋云謀事者衆訩訩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讓過○訩音凶當丁浪反**如匪行邁謀是用不**
得于道箋云匪非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跬缺氏反舉足曰跬【疏】我龜至于道○毛以爲言小人不尚德而好灼
龜求吉請問過度渫瀆神靈我龜既厭繁數不肯於我告其吉凶之道也又王之朝上謀夫甚多而非賢者是非不決是用爲謀者不得成也發言則訩訩滿庭而無肯決當是非事若不成
誰敢執其咎責乎以初無決當敗則相推故謀無所成也其君臣之謀事如此似欲行之人并於道止而但坐謀遠近是用不得於道里何以異乎謀而不行則於道不進言而無決則於事
不成之○鄭爲刺厲王言問龜龜不告所圖之吉凶以本問龜爲有所圖謀故不從吉凶之道也○箋卜筮至不中○正義曰禮龜曰卜蓍曰筮而此龜并言筮者以卜筮相將之物故并言

以協句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彼論弟子問師以筮言之是數問則慢瀆故至筮龜靈
也此言數者謂小人好卜數問不是一事而至三四也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雖得
兆及占之於繇則其言皆不中言吉不必吉凶不必凶是不告也定本云雖得兆無吉字俗本
有吉字衍也兆者龜之舋坼繇者卜之文辭古有其書左傳每云其繇曰者是也。傳謀人至
之道。正義曰解所以有咎之意小人恥不若人爭爲已智故謀則發言盈庭若要之決則國
危當死彼智不知及慮有死責故不能決正無敢執咎以歸已者左傳說楚伐鄭鄭六卿三欲
從楚三欲待晉子駟曰請從楚騑也受其咎是敢執之也。箋無進於跬步。
正義曰鄉射注云矢幹長三尺與跬相應則半步也爾雅亦云一舉足謂之跬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

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程法經常
猶道邇近也爭爲近言箋云哀
哉今之君臣謀事不用古人之法不猶大道之常而徒聽順近言之同者爭言之
異者言見動軔則泥陷不至於遠也。軔音刃礙車木也字林如戰反泥乃麗反

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潰遂也箋云如當路築室得人而與之謀所爲
路人之意不同故不得遂成也。潰戶對反

疏 哀哉至于
成。毛以
爲可哀哉今幽王君用爲政教之道非用古人是爲法非用大道是爲常徒維淺近之言而同
者於是聽用之言而異者於是爭辨之言發意鄙近無期遠大也如彼築室於道者得人而與
之謀其所爲而路人之意不同是用此室不得遂於是而成也言淺近之人不可謀道猶路人
不可謀室故比之。鄭以刺厲王哀哉今君臣之爲謀事也餘同。傳古曰在昔昔曰先民。
正義曰[illegible]語文也據今人而道古人謂之在昔據昔而又道其先民民者人之大名其實是賢
聖者也。箋不用古至於遠。正義曰先民斥人故知古人之法也古人之法是先王成事已
行者也大道之常謂禮樂典法古今所通者也同是今言而云是聽是爭故知聽其同者爭其
異者楚辭云朝發軔於蒼梧王逸曰軔支輪木也說文云軔礙車木也動軔者謂去木動輪而
發行也論語云致遠恐泥
鄭云則泥意出於彼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

靡止言小也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有聰謀者艾治也有恭肅者有治理者
箋云靡無止禮膴法也言天下諸侯今雖無禮其心性猶有通聖者有賢者民雖無法其
心性猶有知者有謀者有肅者有艾者王何不擇焉置之於位而任之爲治乎書曰睿作聖明
作哲聰作謀恭作肅從作乂詩人之意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否方九反徐音鄙
膴王火吳反大也徐云鄭音謨又音武沇音無韓詩作
靡腜猶無幾何艾音刈治直吏反下皆同有知音智

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箋云淪率
也王之爲

政者如原泉之流行則清無相牽率爲惡以自濁敗

【疏】國雖至以敗。毛以爲告幽王今日民下之國雖爲狹小其民或有通聖者或有不能者民雖無法其性亦或有明哲者或有聰謀者或有恭肅者或有理治者王何不用爲致之於位而何用小人乎所以令王用此聖哲者以王爲政當如彼泉之流行則清擁則濁也無相牽率爲惡以自濁敗若任小人則王政敗故欲王用賢哲也。鄭以告厲王今天下國家之諸侯雖無祇其心性有通聖有賢者餘同。傳靡止至理者。正義曰以靡止猶言狹小無所居止故爲小也言小者見雖小尚有之義以爲勸戒經言或聖傳兼言人有通聖者通者通知衆事故稱聖人然通事有多少則聖中有等級此勸王用聖則當時有之直是通知事者未必即是大聖故兼言通以辨嫌也有不能者止謂不能爲聖耳猶是賢也故箋云有賢者即此傳言不能一也以勸王用之不應言全無所知或否爲不聖而賢也亦有明哲者其上特言亦者以其文隔民雖靡膴與或否連故言亦也傳以自聖及乂皆是民有故於聖上哲上言亦明其遍謂民也定本及集本聖上無人字靡止言國靡膴言民爲文勢互相通耳別無義也鄭訓膴音撫爲法王肅讀爲膴喜吳反膴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國雖小民雖少猶有此六事未審毛意如何今同之鄭說。箋止禮至云然。正義曰以相鼠云人而無止孝經曰容止可觀是止爲禮也又以民國相對王之用臣不止於民故知國謂諸侯上舉諸侯下言庶民於中唯賢則任也於國言聖賢於民言哲謀肅乂以聖賢此四事爲優故屬之諸侯耳其實互相明也國言禮民言法一也言雖無禮法者禮法大行之日則比屋可封賢人衆多今雖無禮法於中猶有此五事也以五事人性行之能故皆言其心性焉既陳此言明教王擇人任之爲治也毛五事皆準尚書爲說故箋引書曰以證之所引從作乂以上皆洪範文也彼注云皆謂政所致君思叡則臣賢智也君視明則臣昭哲也君聽聰則臣進謀也君貌恭則臣禮肅也君言從則臣職乂是也彼先言恭次從明聰睿與此不次者彼五事貌言視聽思爲次注云此數本諸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以人先須貌嚴而後出言言從而後視明及聽聰思睿是人之明見在前故如彼次此則用優劣爲差等故聖哲爲先乃謀次之謀慮出必肅恭在貌故肅次謀也乂者治理之名乃是人之佞能貴行賤能故最在下順此詩經故倒彼書文也然叡明聰恭從是君德也聖哲謀肅乂是臣事也所以得相將者鄭云政所致是以類相應故雖君臣之事可以相通也敬用五事亦洪範文也五事者即彼云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叡是也此五事本諸天道而來舉此五者教王擇焉是欲令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也此并或否爲六言五事者賢是聖中之別與聖爲一故也。箋王之至濁敗。正義曰此云無淪胥以敗明行則爲清不至濁敗也抑文全與此同不言清者以彼承皇天弗尚之下取虛竭將亡爲義故不須言清濁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馮陵也徒涉曰馮河

徒搏曰暴虎一非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箋云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亡也○馮符冰反搏音搏［疏］傳馮陵至危殆○正義曰釋訓云馮河徒涉也李巡曰無舟而渡水曰徒涉則空涉水陵波而渡故訓憑爲陵也一非也者言唯知此暴虎馮河一事非而不知其他事也以下說恐懼之事故知他者不敬小人之危殆也小人惡直醜正故不敬則危 **戰戰兢兢** 戰戰恐也兢兢戒也 **如臨深淵** 恐隊也 **如履薄冰** 恐陷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二之二

○十月之交

節刺師尹不平 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小字本節下有南山二字閩本明監本毛本節下有彼字案皆衍也釋文以節刺作音正義亦云節刺師尹不平 **此**

篇譏曰皇父擅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曰當作由形近之譌 **事國家之權** 閩本明監本毛本事作專案所改是也 **中候擿雒貳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貳當作戒形近之譌周頌譜正義引擿雒戒可證 **昌受符厲倡孽** 閩本明監本毛本蘖誤孽案蘖卽孽字之別體 **其理欲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欲當作故形近之譌 **小旻小菀卒章** 閩本明監本毛本菀作宛案所改非也考小菀釋文本作菀通志堂改作宛

朔月辛卯 毛本月誤日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朔月卽是之交爲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事當作會 **推度災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曰誤日下同是也 **金應勝木**

反侵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勝木下當脫木字是也 **自是所食之月**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日誤月是也 **生其君幼弱**

而任卯臣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生當作主 **秋正月壬午朔**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正當作七是也 **云衞地如魯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云恐去誤是也 **而公家蕫仲舒何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公家侯考非也公家謂公羊家耳 **八月**

癸巳朔月有食之（補）案朔無月食考春秋經月作日是月字誤也

而王基獨云以厤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厤校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作而王基獨云以厤校之中更無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厤十四字案此十行本複衍

說者或據世以定義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矣上有謬字案此十行本因上文衍十四字而義字下有脫耳輒補非也

臣不有以犯君 閩本明監本毛本有作可案所改是也

山冢崒崩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崒舊子恤反徐子綏反鄭云崔嵬也宜依爾雅音徂恤反本亦作卒考正義本是卒字正義云崒者厓巖又云此經作卒箋作崔嵬者雖字與爾雅小異義實同也徐邈以卒子恤反則當訓為盡於時雖大變異不應天下山頂盡皆崩也故鄭依爾雅為說今正義中卒皆譌作崒而不可通矣卒崒古字同用箋云卒者崔嵬訓卒為崒而不改其字也漸漸之石傳箋正義可證當以正義本為長漢書劉向作卒是魯詩亦作卒也

胡憯莫懲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憯亦作慘考此與節南山憯莫懲嗟二憯字皆即爾雅之朁字亦作本誤

皆溢出而相棄（補）毛本棄作乘案所改是也

深谷為陵小臨即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臨下有大字案所補非也即當作節耳

雖子則爾雅小異（補）案子當作字則字不誤毛本竝改則為與非是

楀維師氏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初刻㨢後改楀案五經文字木部云楀氏也見詩小雅楀字是也從木從才字多相亂顏師古漢書人表注云萬讀曰楀集韻九麌亦作㨢皆與唐石經初刻同

豔妻煽方處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處一本作熾考傳箋一本誤也又此以處與馬為韻

謂用親戚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謂當作謁

小宰卿大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卿恐中誤是也

冢宰之單稱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當作乃

兼擅曰宰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曰宰恐羣字誤非也此唯宰為羣字誤耳其日字當作目乃下句錯入此者也

故但以卿士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但下浦鏜云脫目字是也錯在上句又誤作曰

曰予不戕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戕在良反殘也王本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為改字惠棟云王肅改字反詰康成是也

慭者心不欲自彊之辭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及集注云慭者心不欲强之辭也較正義本少自字釋文云強之其丈反考勉强字唐人例用强作彊者後人亂之耳

無所可擇民之富有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擇下當脫故知擇三字是也此擇字複出而致誤

噂沓背憎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蹲後改噂案初刻誤也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嗒本又作沓考文古本作嗒采釋文

下民有此言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段玉裁云言當作害是也

非從天墮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墮作隋案隋字是也釋文云隋徒火反正義中字作墮者隋墮古今字易而說之耳

由主人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由主作主由考文古本主由亦同案主由是也

下民競相譖匿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匿疑慝字誤是也

天以讒佞相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天當作人

天孽從天而來 [illegible]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宋板上天作夭當是剜也

里居也痗病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居作病案小字本是也釋文我里下云如字毛病也鄭居也本或作瘇後人改也正義云爲此而病亦甚困病矣上痗說里下病說痗也考文古本作里痗皆病也采正義釋文而爲之

十月八章 唐石經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十月下有之交二字案有者是也序有可證

○雨無正

旻天疾威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相臺本旻作昊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旻天疾威密巾反本有作昊天者非也正義云上有昊天明此亦旻天定本皆作昊天作旻天誤也俗華例云俗本皆作旻天今從疏及諸善本考此箋云王既不駿昊天之德今昊天又疾其政以刑罰威恐天下是鄭自作昊此詩凡三言昊天浩浩昊天昊天疾威如何昊天是也不應其一作旻乃涉小旻而誤耳毛鄭詩考正云孔說爲得是矣經義雜記云此當從釋文作旻者誤

三十四年穀梁傳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二誤三上脫襄字是也

故安漢時不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安當作校形近之譌正義曰詰文明監本毛本詰上有釋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二卿則公一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鄉誤卿是也下外與六鄉之事同王見以三事爲三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見當作謂

會我暬御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暬作暬案唐石經是也此字從執聲五經文字云暬與褻同見詩小雅說文云暬日狎習相慢也皆誤從執憯憯日瘁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憯憯作慘慘案釋文云憯憯千感反正義云憯憯然日以憂病是釋文正義本皆作憯憯不知唐石經出何本也

莫肯用訊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毛鄭詩考正云訊乃誶字轉寫之譌誶告訊問聲義不相通借是也無肯用此相告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語下有者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飢困已成而不能樂而退之天下之衆飢困已成而不能恤而安之閩本明監本毛本作飢困已成而不能恤而安之無樂而退之天下之衆飢困已成而不能十五字案此十行本複衍

聓可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矣作也考文古本同案矣字誤也故不悖逆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逆作還案釋文云還五故反本亦作逆正義云無所悖逆考此悖還即韓非所謂拂悟字異義同當以釋文本爲長考文古本作還采釋文使身居安休休然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居作舌十行本初刻居後改舌案舌字誤也正義云使身得居安休休然可證

將其害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其當共字誤是也非徒所可矣閩本明監本毛本所誤聽案山井鼎云所恐听誤俗字不可從非也所可矣指傳所云可矣即經之聓矣也

維曰予仕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予作于考文古本同案予字誤也正使者君有不正我從之閩本明監本毛本上正作不可二字我下有不字案所改是也

本又作蚷(補)釋文挍勘通志堂本盧本作岠非也案乃蚷字之譌

女猶自作之爾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爾當作耳正義云本汝自作之耳是其證考文古本作耳爾釆正義而誤山井鼎云爾字屬下讀不知經言爾箋必言女無仍言爾者也

故云我試憂思泣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試疑誠字誤是也

○小旻

此篇唯刺謀事邪僻 閩本明監本毛本僻作辟下同案此誤改也下傳云回邪通辟釋文作僻乃轉寫之誤辟僻古今字正義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訿訿然思不稱乎上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乎作其案釋文云稱其一本作稱乎正義標起止云至乎上是正義本作乎考文古本作乎其上釆釋文而誤十行本標起止不誤明監本毛本亦改爲其非也正義云不思稱於上又云不思稱上者背公營私不思欲稱上之意段玉裁云正義誤倒思不二字

伊于胡底 唐石經相臺本同小字本底作底閩本明監本毛本同

故云謀之其有不善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無不字案所刪是也

此傳亦唯爾雅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唯當作準形近之譌

占繇不中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繇作繇案六經正誤云占繇不中作繇誤考說文玉篇卜部皆無繇字釋文亦但作繇左傳同廣韻云繇卦兆辭也郭忠恕佩觿肊分繇繇爲二字毛居正取其說反以繇爲誤非也娸箋卜兆之繇杕杜箋合言於繇爲近皆同

非於道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止疑上字誤是也

是用不得於道里 毛本里誤理閩本明監本不誤

故至筮龜靈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至筮疑云瀆誤是也

小人取不若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取當恥字誤是也

爾雅亦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爾當作小

爭言之異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爭下有近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可哀哉今幽王君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用當作臣

從作乂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亦同毛本乂作艾案艾字非也經作艾鄭引尚書乂而說之以艾爲乂之假借也依經改爲艾失箋意矣

王之為政者如原泉之流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者作當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屬下讀是也今日民下之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民當作天故於聖上哲上言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聖上二字當衍聖上無人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聖字上當脫有通二字者因上衍而下脫也此正義誤舛今正之王肅讀為膴喜吳反膴大也閩本明監本毛本膴作憮案所改是也喜吳反三字當旁行細字○按舊按非引王肅語則愈知不然孝經曰容止可覌補毛本覌作觀案孝經本是觀字覌字誤也以聖賢此四事為優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比君視明則臣昭哲毛本明誤民閩本明監本不誤案哲當作晢形近之譌

徒博曰暴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博作搏考文古本同案博字誤也惡直國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醜誤國是也

恐隊也相臺本同小字本隊作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云隊本又作墜下篇同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小宛大夫刺宣王也　亦當為刺厲王。○宛於阮反　疏　小宛六章章六句。正義曰毛以作小宛詩者大夫刺幽王也政教為小故曰小宛宛是小貌刺宣王政教狹小宛然經云宛彼鳴鳩不言名曰小宛者王才智卑小似小鳥然傳曰小鳥是也。鄭刺厲王為異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　興也宛小貌鳴鳩鶻鵰翰高戾至也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翰胡旦反鶻音骨鵰陟交反何音彫字林作鵃云骨鵃小種鳩也草木疏云鳴鳩班鳩也

我心憂傷念昔先人　先人文武也。

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明發發夕至明　疏　宛彼至二人。毛以為言宛然翅小者是彼鳴鳩之鳥也而欲使之高飛至天必不可得也與才智小者幽王身也而欲使之行化致治亦不可得也王既才智褊小將顛覆祖業故我心為之憂傷追念在昔之先人文王武王也以文武創業垂統有此天下今將亡滅故憂之也又言憂念之狀我從夕至明開發以來不能寢寐有所思者唯此文武二人將喪其業故思念之甚。鄭唯刺厲王為異。傳宛小至可得。正義曰以鳩是小鳥又篇名小宛故知宛為小定本及集本皆云鳴鳩鶻鵰也。傳先人文武。正義曰知者以王無德而念其先人又云有懷二人則所念二人而已周之先世二人有聖德定天位者唯文武為然明以文武有天下今慮其亡滅故念之也。傳明發發夕至明。正義曰夜地而闇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人之道夜則當寐言明發以來不寐以此故知從夕至旦常不寐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　齊正克勝也箋云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溫王如字柔也鄭於運反蘊藉也藉在夜反又慈夜反

彼昏不知壹醉日富　醉而日富矣箋云童昏無知之人飲酒一醉自謂日益富夸淫自恣以財驕人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又復也箋云今女君臣各敬慎威儀天命所去不復來也。復扶又反下同。疏　箋中正至以勝。正義曰中正謂齊通智謂聖聖者通也則童昏者邪僻而不正以聖對不知是聖者通智也蘊藉者定本及箋作溫字舒瑗云苞裹曰蘊謂蘊藉自持含容之義經中作溫者蓋古字通用內則說子事父母云柔色以溫之鄭亦以溫為藉義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　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箋云藿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喻王位無常家也勤於德者則得之。菽音叔藿火郭

反○**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箋云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螟亡丁反蛉音零俗謂之桑蟃一名戎女蟃音萬蜾音果蠃力果反即細腰蜂俗呼蠮螉是也蠮於髻反螉音翁煦況甫反又況具反嫗紆甫反又紆具反鄭注禮記云以氣曰煦以體曰嫗○**教誨爾子式穀似之**箋云式用穀善也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言將得而子也○

【疏】中原至似之○毛以爲說言天命將去故告幽王以王位無常言原田之中有菽藿衆民能力采之者則得食之以興域中之有王位有德能勤治之者則得處之藿生原中非有主位在域中非有常也所以爲無常者桑蟲自有子而蒲盧負而養之以成己子若有聖德者能教誨爾之萬民用善道則似之矣言此蒲盧養取桑蟲之子以爲己子似有德者教取王民以爲己民是王位無常也王何不修德以固位乎實教誨萬民而言子者王肅云王者作民父母故以民爲子○鄭唯刺厲王爲異○傳菽藿○正義曰菽者大豆故禮記稱啜菽飲水菽葉謂之藿公食禮云鉶羹牛用藿是也此經言有菽箋傳皆以爲藿者以言采之明采取其葉故言藿也○箋王位無常家○正義曰集注定本皆作家俗本作處誤○傳螟蛉至蒲盧○正義曰皆釋蟲文郭璞曰蒲盧即細腰蜂也俗呼爲蠮螉桑蟲俗謂之桑蟃亦呼爲戎女鄭中庸注以蒲盧爲土蜂陸機云螟蛉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箋蒲盧至其子○正義曰中庸云政也者蒲盧即此是也樂記注云以體曰嫗以氣曰姁謂負而以體煖之以氣煦之而令變爲己子也此螟蛉非不能養子而喻王有萬民不能治者喻取一邊耳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題視也脊令不能自舍君子有取節爾箋云題之爲言視睇也載之言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題大計反令音零本亦作鴒注同舍音捨睇大計反**我日斯邁而月斯征**箋云我我王也邁征皆行也王日此行謂日視朝也而月此行謂月視朝也先王制此禮使君與羣臣議政事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無時止息○日而乙反下同朝直遙反**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忝辱也○毋忝上音無下他簟反字林他念反

【疏】題彼至所生○毛以爲既王位無常須自勤於政故告幽王言視彼脊令之鳥尚則飛則鳴既飛以翼又鳴以口翼也口也無有止息之時況人之處世其可自舍視此脊令以爲喻節故我王當日此行行視朝之禮又而月此行行視朔之政與羣臣議政事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如脊令無肯止息時也故當早起夜臥行之無辱汝所生之父祖已○鄭唯刺厲王爲異○箋題之至止息○正義曰傳已訓題爲視此又言視睇者以取之爲節當取傍視爲義曲禮注淫視睇盼也說文云睇小邪視也鳥皆飛鳴而此及常棣獨云雝渠者此鳥自有不能止舍之

性故取爲喻也正以飛鳴無止息爲興者亦欲取飛以喻其行事鳴以喻其議也故云口也翼也無肯止息時也。箋我我至止息。正義曰以此上承不能自舍而云日月此行故爲我王王於政事所行唯有日視朝月視朔耳又解令王視朝及視朔意以先王制此禮欲使言與羣臣行之以議政事日有所決斷月有所施行亦無止息時先王制禮意如此所以今欲令我王有所成決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 交交小貌桑扈竊脂也言上爲亂政而求下之治終不可得也箋云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扈音戶場大艮反啄陟角反竊音切治直吏反 **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塡盡岸訟也箋云仍得曰宜自從穀生也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仍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求其勝負從何能得生。○塡徒典反韓詩作疹疹苦也岸如字韋昭注漢書同韓詩作犴音同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握於角反。疏 交交至能穀。○毛以爲交交然小者是桑扈之鳥也鳥自求生活當應肉食今既無肉循場啄粟而食之失其天性以此求活將必不能以與王者欲求治國當行善教今無善教施布亂政以治之失其常法以此求治終不可得政既亂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濫被繫禁在上謂之宜有此訟宜有此獄在位不矜愍在身無以自救但手握其粟出卜其勝負貧困如此竟從何而能生活乎是尤可哀也。○鄭唯刺厲王爲異。○傳桑扈至可得。○正義曰桑扈竊脂釋鳥文郭璞曰俗呼青雀觜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陸機云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膏故曰竊脂也桑扈食肉之鳥而啄粟求活不可得以喻上爲亂政而求下治亦不可得也。○箋仍得至得生。○正義曰時政苛虐民多枉濫此人數遭之在上以爲此實有罪宜其當然由其仍得故曰宜也箋以寡財者以衰亂之世政以賄成史記曰百金之子不死於市是貧者無財自救但持粟以求卜者問得勝負世必無從得活故可哀也

溫溫恭人 溫溫和柔貌 **如集于木** 恐隊也。 **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恐隕也。○惴之瑞反恐隕上丘勇反下于敏反 **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箋云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刺幽王也大子之傅作焉 疏 小弁八章章八句至作焉。○正義曰太子謂宜咎也幽王信褒姒之讒放逐宜咎其傅親訓太子知其無罪閔其見逐故作此詩以刺王經八章皆所刺之事諸序皆篇名之下言作人此獨末言大子之傅作焉者以此述太子之言太子不可作詩以刺父自傳意述而刺之故變文以云義也經

言弁彼鸒斯不言小鳥曰小弁者弁樂也鸒斯卑居小鳥而樂故曰小弁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興也弁樂也鸒卑居卑居雅烏也提提羣貌箋云樂乎彼雅烏出食在野甚飽羣飛而歸提提然與者喻凡人之父子兄弟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樂傷今大子獨不。鸒斯音豫爾雅云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說文云雅楚烏也一名鸒一名鵯居秦謂之雅一云斯語辭提是移反樂音洛下同卑本亦作鵯同音匹又必移反。

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幽王取申女生大子宜咎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咎將殺之箋云穀養于曰罹憂也天下之人無不父子相養者我大子獨不然曰以憂也。罹力知反取七住反大音泰說音悅

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日號上而乜反下戸刀反旻亡巾反

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疏】弁彼至之何。正義曰言樂乎彼鸒斯之鳥鸒斯之鳥出食於野飽而則歸同飛提提然聚居歡樂也以興樂者彼天下之民此民父子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聚居歡樂也今天下民莫不父子相養我太子獨被放而不得其然是比民鳥之不如太子言曰我憂之也太子言曰我憂之也太子既放棄而憂故號泣而訴云我有何罪乎上天致此窮枉問天云我罪維如何乎欲天辯其罪之所由太子既憂如此其傅言我心爲之憂矣知王如之何乎。傳鸒卑居至羣貌。正義曰鸒卑居釋鳥文也卑居又名雅烏郭璞曰雅烏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爲鵯烏是也此烏名鸒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烏部立鸒斯之目是不精也此烏性好羣聚故云提提羣貌羣下或有飛亦衍字。本集本並無飛字。箋彼雅至獨不。正義曰以經言歸飛是有出時故言出食在野以喻人父子出入宮庭也以鸒求食喻人相與飲食也以鳥喻凡人當文爲興言傷今太子獨失所知者以下云我獨故探之以明興意集本定本皆無然字俗本不下有然衍字。傳幽王至殺之。正義曰史記周本紀曰幽王三年嬖愛褒姒生子伯服太子之母申侯女爲后欲廢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又鄭語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是放而欲殺之事也。傳舜之至父母。正義曰毛意嫌子不當怨父以訴天故引舜事以明之言舜之怨慕父母之時日往于田號泣訴於旻天乎我之父母也言爲我父母而不愛我故怨之孟子云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於旻天何爲然矣孟子曰怨慕也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於旻天於父母則吾不知之矣公明高曰非爾所知也我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父母不我愛於我何哉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引此者言大舜尚怨故太子亦可然也

踧踧周道鞫爲茂草踧踧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鞫窮也箋云此喻幽王信褒姒之讒亂其德政使不通於四方。踧徒歷反鞫九六反易夷豉反。

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惄思也擣心疾也箋云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疢猶病也。惄乃歷反擣丁老反本或作𢧐同韓詩作疛除又反義同疢勑覲反又作疹同脫本又作稅吐活反一音始銳反【疏】踧踧至疾首。正義曰太子放逐由王信讒所致言踧踧然平易者周室之通道也今曰窮盡爲茂草矣茂草生於道則荒道路以喻通達者天子之德政也今曰王政窮盡爲褒姒矣褒姒于王政則敗王德今王盡信褒姒之讒太子所以放逐王行如此故我心爲之憂傷惄焉悲悶如有物之擣心也又假寐之中長歎此事維是憂而用致於老矣其我心之憂矣以成疢病如人之疾首者疾首謂頭痛也。箋此喻至四方。正義曰此舉周道有茂草之荒鄣礙行路使行者不達於四方以喻幽王信褒姒之讒敗亂德政不通於四方時王雖無道非路絕行人實生茂草且取茂草之穢道路猶褒姒之亂王政假以爲喻耳。傳惄思擣心疾。正義曰惄思釋詁文擣心疾所思在心復云如擣則似物擣心故云心疾也說文云擣手推一曰築也。箋不脫至假寐。正義曰宣二年左傳說趙盾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是也。**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恭敬。梓音子木名。**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罹于裏**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箋云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恃其母以長大者今我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何曾無恩於我。屬音燭徐音蜀裏音里長丁丈反胞音包胎他來反。**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辰時也箋云此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謂六物之吉凶。【疏】維桑至安在。毛以爲言凡人父之所樹者維桑與梓見之必加恭敬之止況父身乎固當恭敬之矣既恭孝如此以至不容故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怙其母以長大者今我獨不連屬於父乎不離歷於母乎何由如此不得父母之恩也若此則本天之生我我所遇值之時安所在乎豈皆值凶時而生使我獨遭此也毛指謂父也裏指謂母也。鄭唯毛裏爲異餘同。傳父之所樹。正義曰此假之於凡人非謂幽王所樹桑梓。傳毛在至言母。正義曰人體皆毛生於表而裏在其內毛在外陽裏其內陰以父陽母陰故假表裏言父母也屬者父子天性相連屬離者謂所離歷言稟父之氣歷母而生也傳於屬離之義當然其言小與鄭異其意則大同也孫毓謂傳爲長而云母斥褒姒褒姒乃是太子之讎寧復望其依恃之恩又太子豈離歷褒姒而生也而言不離哉毓之所言非傳旨也。箋不處母之胞胎乎。正義曰此太子爲父所放耳非母放之而幷言母也以人皆得父母之恩故連言之其意不怨申后也。箋此言至吉凶。正義曰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則本初生之辰有所值故知謂六物也昭七年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

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服虔以爲歲星之神也左行於地十二歲而一周
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是爲六物也菀彼柳斯鳴
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 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衆也箋云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菀音
鬱蜩音條嘒呼惠反淠徐孚計反又匹計反○譬彼舟流不知所屆 箋云屆至也言今大子不爲王及后所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
終所至也○譬本亦作辟匹致反下同屆音戒 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箋云遑暇也○ **疏** 菀彼至假寐○正義曰言有菀然而茂者彼柳木也此柳
由茂故上有鳴蟬其聲嘒嘒然有漼然而深者彼淵水也此淵由深故傍萑葦其衆淠淠然柳
木茂而多蟬淵水深而生葦是大者之傍無所不容猶王摠四海之富據天下之廣宜容太子
而不能容之至使放逐譬彼舟之流行而無維制之者不知終當所至以此故我心之憂矣不
得閒暇而假寐言憂之深也○箋大者至不容○正義曰定本無旁所二字○箋言今至所至
○正義曰於時申后廢黜非復能容太子言不爲王及后所容者因上瞻父依母之文連言
之耳太子奔申則是有所至矣言無所至者棄儲君之重而逃竄舅家非太子所當至故也 鹿
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 伎伎舒貌謂鹿之奔走其足伎伎然舒也箋云雊雉鳴也尚猶也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
足伎伎然舒留其羣也雉之鳴猶知求其雌今大子之放棄其妃匹不得與之去又鳥獸之不如○伎本亦作跂其宜反雊古豆反妃音配○ 譬彼壞木疾用無
枝 壞瘣也謂傷病也箋云大子放逐而不得生子猶內傷病之木內有疾故無枝也○壞胡罪反又如字說文作瘣云病也一曰腫旁出也又音回瘣胡罪反木瘤腫也爾雅云瘣木
符婁郭云尫傴瘻腫無枝條也 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箋云寧猶曾也 **疏** 鹿斯至之知○正義曰此鹿斯與鷕斯柳斯斯皆辭也言鹿之奔走其勢
宜疾今乃維足伎伎然安舒而稽留以待其牝鹿而俱走也雄雉之於朝旦雊然而鳴猶爲求
其雌雉而並飛也鹿雉猶得偶以俱遊今太子之見放逐棄其妃匹不得俱去是鳥獸之不如
譬彼內傷病之木以內疾之故是用無枝也猶太子無匹之故不得生子故我心之憂矣曾無
知之者○箋雊雉至不如○正義曰高宗肜日雉升鼎耳而雊說文云雊雄雉鳴也雄鳴而句
其頸故字從隹句此雉言雌鹿不言牝鹿言足遲爲待之之勢獸走故以遲相待鳥飛疾故以
鳴相呼皆互見也言又鳥獸之不如者前不如蟬葦今不如鳥獸故言又也○傳壞瘣謂傷病
○正義曰釋木云瘣木符婁某氏曰詩云譬彼瘣木疾用無枝符婁尫傴內疾瘣磊
故柴用無枝郭璞曰謂木病尫傴廮腫無枝條符婁今人曰符婁爲下句瘣爲異也○ 相彼投

兎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墐路冢也箋云相視投掩行道也視彼人將掩兎尚有先驅走之者道中有死人尚有覆掩之成其墐者
言此所不知其心不忍。相息亮反兎他故反先蘇薦反墐音覲說文作殣云道中死人人所覆也歐起俱反又作驅同君子秉心維其忍之箋云君子斥幽
王也秉執也言王之執心不如彼二人。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隕隊也。涕音替隕音蘊隊直類反疏傳墐路冢至箋不忍。正義曰墐者埋藏之名
耳此言行有死人是於路傍故曰路冢左傳曰道墐相望是也言此不知者謂不與走獸死人有相知其心不忍耳君子信讒如或醻之箋云醻旅醻也如醻
之者謂受而行之。醻市由反君子不惠不舒究之箋云惠愛究謀也王不愛太子故聞讒言則放之不舒謀也。伐木掎矣析
薪扡矣伐木者掎其巔析薪者隨其理箋云掎其巔者不欲妄踣之扡謂觀其理也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以言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也。掎寄彼反扡勑氏反
又宅買反徐又直是反踣蒲北反挫子卧反。舍彼有罪予之佗矣佗加也箋云予我也舍褒姒讒言之罪而妄加我大子。舍音捨注同又音赦佗吐
賀反注同疏君子至佗矣。正義曰言君子幽王信褒姒之讒曾不思審得即用之如有人以酒相醻得即飲之此王所以然者君子幽王心不愛太子之故由此聞讒即逐不肯安
舒而謀慮之伐木尚掎其木之巔矣不欲妄踣之析薪尚扡其薪之理矣不欲妄析之彼人尚不欲妄損析薪木今王非理而害太子其意乃不如彼伐木析薪之人舍彼有罪之褒姒於我
太子之加罪矣言太子無罪王妄加之。箋醻旅醻。正義曰酬酢皆作酬此作醻者古字得通用也酬有二等既酢而酬賓者賓奠之不舉謂之奠酬至三爵之後乃舉嚮者所奠之爵以
行之於後交錯相酬名曰旅酬謂衆相酬也此喻得讒即受而行之故知是旅酬非奠酬也。傳伐木至其理。正義曰伐木而言掎是畏木倒而掎之明掎其巔矣掎者倚也謂以物倚其
巔峯也析薪而言扡明隨其理扡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及故箋云觀其理是也。傳佗加。正義曰此佗謂佗人也言舍有罪而以罪與佗人是從此而往加也故曰佗加也。莫
高匪山莫浚匪泉浚深也箋云山高矣人登其巔泉深矣人入其淵以言人無所不至雖逃避之猶有默存者焉。浚蘇俊反默本亦作嘿亡北反。君
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箋云由用也王無輕用讒人之言人將有屬耳於壁而聽之者知王有所受之知王心不正也。易夷豉反屬音燭注同垣音
袁無逝我梁無發我笱箋云逝之也之人梁發人笱此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姒淫色來嬖於王盜我大子母子之寵。笱音苟我躬不閱

遑恤我後念父孝也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乎孟子曰固哉夫高叟之爲詩也有越人於此關弓而射之我則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然則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哉夫高叟之爲詩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箋云念父孝也大子念王將受讒言不止我死之後懼復有被讒者無如之何故自決云我身尙不能自容何暇乃憂我死之後也○閱音悅容也叟素口反關烏環反下同本亦作彎射食亦反下同夫音符磯居依反又古愛反一音祈復扶又反○【疏】莫高至我後○正義曰王既信讒而加罪於大子仍有殺大子之心謂人不知故告之言莫有極高者非是山也言山最極高莫有極深者非是泉也言泉最極深然山雖高矣人能登其巔泉雖深矣人能入其淵是亦無所不至也人既無所不至難以匿其情矣王今實有殺太子之心而謂人不覺人猶有然而存於心知王之欲殺太子也如此則君子幽王無輕易用讒人之言將有耳屬而聽之於垣壁者知王受人之讒言也王之所愛褒姒也故禁之言人無得逝之我魚梁無得發開我魚笱若之我梁發我笱是欲盜我所捕之魚此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姒亦無得輒之我王宮無得求取我王愛若之王宮取王愛爲盜我母子之寵必有盜寵之愆也褒姒既盜寵行讒太子於先念已既已被讒恐死之後懼更有被讒者無如之何旋即自決云我身尙不能自容何暇憂我死之以後乎○箋山高至者焉○正義曰箋顧下云無易由言是禁王受讒畏人知之辭故爲窮高極深人所升入無所不至以喩知王之隱情也王雖避逃受讒之名猶有默心存念知王之情但不言耳然天高於山海深於泉而不言者據人所可履踐之處而言也○傳念父至而慕○正義曰言無暇憂恤是先有其志念固而不暇耳先有志者即念父也念者恐其將受讒今無如之何故自決也高子曰以下皆孟子文也而怨父危疑之理先達已有是非之論以此篇終故引之以明義也按彼公孫丑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非高子自與孟子對言也趙岐曰高子齊人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也固哉言其固陋也高子年老於孟子故謂之高叟重言固哉高叟之爲詩傷其不達詩意之甚也凱風親之過小者以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故親之過小也小弁則王欲殺太子是親之過大也愈益也而過大矣而孝子不怨以越人遇其親是益疏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亦不孝也孔子曰以舜年五十而思慕其親不殆稱曰孝之至孝之不可以已也孔子之善舜如高子譏小弁爲不達詩之意也皆孟子與其弟子公孫丑相荅問不言公孫丑者取其意而畧之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憮大也箋云悠悠思也憮敖也我憂思乎昊天愬王也始者言其且為民之父母今乃刑殺無罪無辜之人為亂如此甚敖慢無法度也○且徐七餘反協句應爾觀箋意宜七也反憮火吳反下同思息嗣反下同傲五報反下同本又作敖愬音素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大憮予慎無辜威畏慎誠也箋云已泰皆言甚也昊天乎王甚可畏王甚敖慢我誠無罪而罪我○大音泰本或作泰徐勑佐反○

疏悠悠至無辜○毛以為大夫傷讒而本之故言悠悠然我心憂思乎昊天訴之也王之始者言曰我當且為民之父母也自許欲行善政令乃刑殺其無罪無辜者之衆人王政之亂如此甚大也昊天乎王甚可畏我誠無罪而罪我是可畏也昊天乎王甚虐大我誠無辜而辜我是虐大也○鄭唯言王為亂如此甚傲慢無法度乃昊天乎王甚傲慢為異耳皆以且為辭○傳憮大○正義曰釋詁文禮肉轢亦謂之憮○箋憮敖至法度○正義曰憮敖釋言文○傳者以下言已威為甚可畏而泰憮言甚大非類故為傲慢下既為傲此亦為傲也幽王之惡始終一也始者言其身且為民之父母者無道之君皆自謂所為者是道非知其不可而為之也放其初即位皆許為善但行不副言故詩人述其初辭以責之亂之初生僭始既涵僭數涵容也箋云僭不信也既盡涵同也王之初生亂萌羣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僭毛側蔭反鄭子念反涵毛音含鄭音咸韓詩作減減少也數音朔下同不別彼列反亂之又生君子信讒箋云君子斥在位者也在位者信讒人之言是復亂之所生○君子如怒亂庶遄沮遄疾沮止也箋云君子見讒人如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可疾止也○遄市專反沮辭呂反君子如祉亂庶遄已祉福也箋云福者福賢者謂爵祿之也如此則亂亦庶幾可疾止也○祉音恥已音以○

疏亂之至遄已○毛以為上既言王之亂又本亂之所由言亂之初所以生者讒人數緣事始自入盡得容受其言知王不察真偽遂以漸進讒也亂之又復所生益大者在位朝臣君子信讒言也王既不察故讒言得自容入臣又信之故讒言遂與所以枉殺無辜致此大亂也又言政令雖亂可反覆君子在位之人見讒人之言如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可疾止君子在位之人見有德賢者如福祿之則此亂亦庶幾可疾止君子何不怒讒而福賢以止亂乎○鄭唯以僭為不信涵為同言信與不信同之不別故讒言遂生餘同○傳僭數涵容○正義曰王肅云言亂之初生讒人數緣事始自入盡得容其讒言有漸也○箋僭不信至不別○正義曰此亂之初生是本其所由故言初生亂萌以人之行讒當有所因君能明察是非則偽辭不入讒言無由進也正由明不燭下於羣

臣之言信與不信盡同之不別讒人得自是生心以進讒害賢遂使王殺戮無辜是生亂也以信與不信混同不別於致讒爲宜故易傳也。箋君子至所生。正義曰何知君子非幽王而以爲在位者以上言初生已本王矣君子若還斥王不宜言又以此知非王也讒人之能害善乃是王者信之而責在位信讒者以讒人能使王刑殺無罪必朝有黨援若在位骨鯁之臣固執不信則讒者之言亦不行矣王之罪人必詢諸朝廷王既容之在位又信之所以成此亂在位謂大臣也下文言令怒讒言福賢人令其行立威福明是臣之貴者洪範稱臣不得作福作威言令怒讒福賢者欲令之告王行之不令其專制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箋云屢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屢本又作婁力住反長丁丈反又直良反要於遙反數音朔背音佩見賢遍反下同。

君子信盜亂是用暴 盜逃也箋云盜謂小人也春秋傳曰賤者窮諸盜。

盜言孔甘亂是用餤 餤進也。餤沈旋音談徐音鹽

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箋云邛病也小人好爲讒佞既不共其職事又爲王作病。共音恭本又作恭邛其恭反好呼報反共音恭本亦作供又爲于僞反

疏 君子至之邛。正義曰上既言亂之生此又言亂之長言在位君子之人數數相與要盟其亂是用之故而滋長也在位君子之人又信是凶盜讒人之言其亂是用之故而暴甚也所以益甚者此險盜之人其言甚甘使人信之而不已其亂用是之故而日益進也此小人好爲讒佞者非於其職廢此供奉而已又維與王之爲病害也食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猒言之美者使人聽之而不倦故以美言爲甘也。傳凡國至相要。正義曰言此者解屢意非此時而盟即爲屢也言凡國有疑謂於諸侯羣臣有疑不相協則在會同之上用盟祀告盟而相要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是也定本及集本皆云用盟而不相要謂若會同則用盟若無疑事則不會同而不相要用盟屬上爲句義亦通也。傳盜逃。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曰竊賄爲盜則盜者竊物之名毛解名曰盜意也風俗通亦云盜逃也言其晝伏夜奔逃避人也。箋盜謂至諸盜。正義曰箋以詩刺讒非刺盜賊解其言盜之意以爲盜竊者必小人讒者亦小人因以盜名之故云盜謂小人引春秋傳以證之所引者公羊傳文弒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何休曰賤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又曰大夫自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何休曰降大夫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輕重也傳言窮者盡也弒君則盡於稱人殺大夫則盡於稱盜言盡此以下更無稱也小人賤者盡於盜知盜是惡名故引以證盜爲小人也公羊傳立等級者言其正例耳其餘文異者皆有褒貶事具於傳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

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兎遇犬獲之奕奕大貌秩秩進知也莫謀也毚兎狡兎也箋云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己能忖度讒人之心故列道之爾猷道也大道治國之禮法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奕音亦秩音帙莫如字又作漠同一本作謨按爾雅漠漠同訓謀莫協韻爲勝忖本又作寸同七損反度待洛反注皆同躍他歷反毚士咸反遇犬如字世讀作愚非也知音智狡古卯反馴音旬又音脣○疏奕奕至獲之○正義曰讒人爲讒自謂深密此言已能知之言奕奕然高大之寢廟君子之人所能制作之秩秩然者進智之大道聖德之人能謀立之彼他人而有讒佞之心義能忖度而知之躍躍然者跳疾之狡兎遇值犬則能獲得之○傳讒兎至狡兎○正義曰蒼頡解詁云毚大兎也大兎必狡猾又謂之狡兎戰國策曰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兎是也○箋此四事至田犬○正義曰此四事以尊卑爲先後大猷雖是常法不如宗廟爲尊故寢廟在大猷之先兎乃走獸故在他人之後連言寢廟者周禮注云前曰廟後曰寢則廟寢一物先寢後廟便文耳此自工匠所造而言君子者閟宮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彼奚斯君子也以教護課程必君子監之乃得依法制也大道治國禮法聖人謀之若周公之制禮樂也遇犬者言兎逢遇犬則徒獲耳遇非犬名故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是也以能獲兎知是犬之馴擾者謂田犬也犬有守犬田犬故辨之○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箋云此言君子樹善本如人心思數善言而出之善言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於彼亦可於已亦可是之謂行也○荏而甚反染音冉數所主反注同椅於宜反梓漆上音子下音七蛇蛇碩言出自口矣蛇蛇淺意也箋云碩大也大言者言不顧其行徒從口出非由心也○蛇以支反行下孟反○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箋云顏之厚者出言虛僞而不知慙於人○簧音黃疏荏染至厚矣○正義曰言荏染柔忍之木君子之人所樹之也言君子樹木必身簡擇取善木然後樹之喻往來可行之言亦君子口所出之也言君子出言必心爲思數知善而後出之小人則不然蛇蛇然淺意之大言徒出自口矣都不由於心得言卽言必不思數也巧爲言語結構虛辭速相待合如笙中之簧聲相應和見人不知慙愧其顏面之容甚厚矣君子樹之不言擇木心爲數之不言出口雖相對而文互也○傳柔木椅桐梓漆○正義曰定之方中云樹之榛栗椅桐梓漆言文公所樹是君子樹之故引彼文以解柔木也不言榛栗從可知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水草交謂之麋箋云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麋本又作湄音眉惡烏路反○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拳力也箋云言無力勇者謂易誅除也職主也此人主爲亂作階言亂由之來也○拳音權徐

已袁反易夷豉反。**既微且尰爾勇伊何**骭瘍爲微腫足爲尰箋云此人居下濕之地故生微腫之疾人憎惡之故言女勇伊何何所能也。尰市勇反

骭戶諫反腳脛也瘍音羊本亦作傷音同創也尰諸勇反**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箋云猶謀將大也女作讒佞之謀大多女所與居之衆幾何人素能

然乎。幾居豈反注同大音泰又如字傃音素【疏】彼何人至幾何。正義曰疾讒佞之人謂之何人言彼何人斯居在於河之麋隙既無拳力又無勁勇亦易誅除耳而敢主爲此亂之階梯也此人既腳骭有微之疾而足跗且有尰之疾爾假有勇伊何能爲況復無之而彼敢爲此惡汝作爲讒佞之謀大多汝所與聚居之徒衆幾何許人而能爲此怪其言多且巧疑其衆教之也。傳水草交謂之麋。正義曰釋水文。箋何人至曰何人。正義曰言何人者不識而問之辭此既讒已不是不識而曰何人者賤而惡之作不識之辭故曰何人下篇疾暴公之侶謂之何人斥其姓名爲大切亦作不識之辭以疾之。傳骭瘍至爲尰。正義曰皆釋訓文也彼引此既微且尰然後爲此辭以釋之孫炎曰皆水濕之疾也郭璞曰骭腳脛也瘍瘡也然則膝脛之下有瘡腫是涉水所爲故箋亦云此人居下濕之地故生微尰之疾居河之麋是居下濕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疏】何人斯八章章六句至絕之。正義曰何人斯者蘇公所作以刺暴公也暴公爲王卿士而於王所讒譖蘇公令使獲譴焉故蘇公作是何人斯之詩以絕之言暴公不復與交也按此經無絕暴公之事唯首章下二句云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亦非絕之言但解何人之意言已以爲暴公之所言是暴公譖已事彰無所致疑此句是絕之辭也經八章皆言暴公之侶疑其讒已而未察故作詩以窮之不欲與之相絕疑者未絕則不疑者絕可知疑暴公之侶窮其情欲與之絕明暴公絕矣故序專云刺暴公而絕之也刺暴公而得爲王詩者以王信暴公之讒而罪已刺暴公亦所以刺王也。箋暴也至名。正義曰蘇忿生之後成十一年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則蘇國在溫杜預曰今河內溫縣是蘇在東都之畿內也春秋之世爲公者多是畿內諸侯儒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爲卿士明畿內故曰皆畿內國名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子蓋子爵而爲三公也暴公爲卿士而亦稱公當卿士兼公官也又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則蘇公爲卿士以否未可知但何人爲暴公之侶云二人從行則亦卿士也故王肅云二人俱爲王卿相隨而行下云及

爾如貫鄭云俱爲王臣蘇公亦爲卿士矣**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箋云孔甚艱難逝之也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彼何人乎謂與暴公俱見於王者也其持心甚難知言其性堅固似不安也暴公譖己之時女與之乎今過我國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見我乎疑其與之而未察斥其姓名爲大切故言何人○女與音豫下疑其與之女與於譖皆同大音泰○**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云言也箋云譖我者是言從誰生乎乃暴公之所言也由已情而本之以解何人意 疏 彼何人至之云○正義曰言彼何人乎與暴公俱見王之人此其持心甚難知也迹同譖已貌似不妄故難知也又言已疑之狀暴公譖我之時汝應與之汝若不與今過我國何故之我梁而不入我門以見我乎得不由譖我意慙而不得來也猶冀其不然欲與和好乃開解之曰令譖我者維誰之所云從而出乎維乃暴公之所云耳言爾應不與當與我和親也伊字毛皆爲維鄭皆爲是則此亦當以此爲異○箋梁魚至不安○正義曰以之梁而不入門故知其梁近在國門之外也下云維暴之云則何人非暴公矣刺暴公而責何人謂與暴公俱見王者也若不與暴公俱見王蘇公不當疑之也疑之而云其心難知故著其心性堅固似非虛妄之人若非此人性自虛妄貌又可疑則譖已必矣非難知也○箋由已情至何人意○正義曰心疑何人譖已猶尚冀其不然故既設疑言復開解之初疑何人與暴同譖旋即復言維暴獨云一疑一舍非他人教示皆出已之情耳故云由已情而本之開解何人之意若何人實不共譖欲使不復猜已還與和親**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箋云二人者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誰作我是禍乎時蘇公以得譴讓也女即不爲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弔唁我乎○唁音彥見賢遍反譴遣戰反女音汝下注同**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箋云女始者於我甚厚不如今日也今日云我所行有何不可者乎何更於已薄也○日而乚反已音紀 疏 二人至我可○正義曰言暴公與其侶二人相從而行以見王誰作我此禍而令王譴讓我乎汝從暴公行者若不與暴公譖我何故近之我魚梁而不入門弔唁我也汝始者能於我甚厚不如今日汝今云何不以我爲可言我有何行不可於汝而更於我薄而不弔唁乎知已被譴而不唁疑其讒已而內慙○箋二人至唁我乎○正義曰以上言維暴之云則暴是其一明二之者謂暴與其侶侶即何人也疑其與蘇同情故并而譴之以見意耳禮弔生曰唁既言爲禍而責人不唁知蘇公已得譴讓也謂以咎譴而責讓之也今蘇公被罪之後而在國見何人之其梁陳是不奪其國明是譴責而已未加刑殺也言唁者雖不奪國以被罪當弔之弔生曰唁不必失國也○**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陳堂塗也箋云堂塗者公館之

堂塗也女卽不爲何故近之我館庭使我得聞女之音聲不得覩女之身乎。睹丁古反本又作覩**不愧于人不畏于天**箋云女今不入唁我何所愧畏乎皆疑之未察之辭。媿九位反或作愧。【疏】彼何至于天。正義曰又研窮何人言彼何人乎汝若不譖我何故近之我館舍之庭使我得聞其音聲不得覩見其身乎得不譖我乎意慙而不來見我也汝不來見我而不弔唁我是不慙愧於人又不畏懼於人也天有尊卑之道人有往來之節使吉有賀慶凶有弔唁所以敬天道示慙愧故不相弔唁爲不愧人不畏天也。傳陳堂塗。正義曰釋宮云堂塗謂之陳孫炎曰堂下至門之徑。箋堂塗者公館之堂塗。正義曰禮有公館私館公館者公家築爲別館以舍客也上云不入我門則不得入所居之宮故知逝陳者至公館之塗也以館者所以舍客故雖不見主得至其陳。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飄風暴起之風攪亂也箋云祇適也何人乎女行來而去疾如飄風不欲入見我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女。飄避遙反疾風也沈又方消反祇音支攪交卯反。【疏】疾如飄風。正義曰以其經來而經去知爲疾也非在道急速故下章言其安行。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箋云遑暇亟疾盱病也女可安行乎則何不暇舍息乎女當疾行乎則又何暇脂女車乎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一者之來見我於女亦何病乎。亟紀力反脂音支盱況于反。【疏】爾之至其盱。毛於下章以祇爲病言使我病是使蘇公之病則此盱亦爲蘇公之病也既數過其國而不入故又極其情以疑之我止欲言汝安舒而行乎亦不見汝閒暇而舍息止欲言汝之急疾而行乎汝又閒暇而脂汝之車汝往而不入見我所以疑也且若不譖我則一者之來見王以後云何使我有罪譴之病乎亦以我得病在汝見王之後所以尤疑也毛以此云何其盱與下俾我祇也互文皆言云何而使我有罪病也。鄭以盱爲何人病爲異餘同。箋一者至何病。正義曰箋以上章責其不來見已下章言入與不入則一者之來當爲來見蘇公不得爲見王也且蘇公之所疑者以不見何人故言一者之來見我於汝亦何病也是欲見以解疑之辭此本之於何人爲不病下反之已爲得安是章次相成也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易說祇病也箋云還行反也否不通也祇安也女行反入見我我則解說也反又不入見我則我與女情不通女與於譖我與否復難知也一者之來見我我則知之是使我心安也。易夷豉反注同韓詩作施施善也否方九反一云鄭符鄙反俾必爾反祇祈支反一云鄭止支反說音悅下同解音蟹與音豫復扶又反

下章同○**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土曰壎竹曰篪箋云伯仲喻兄弟也我與女恩如兄弟其相應和如壎篪以言俱爲王臣宜相親愛○壎況袁反篪音池應應對之應和胡卧反○**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箋云及與諒信也我與女俱爲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貫也今女心誠信而我不知且共出此三物以詛女之此事爲其情之難知已又不欲長怨故設之以此言○貫古亂反諒音亮詛側助反以禍福之言相要曰詛比毗志反索素洛反爲其于僞反長如字又張丈反

【疏】伯氏至爾斯○正義曰既窮之而不得其情已不欲長怨欲與之詛而和諧故言有伯氏之兄吹壎又仲氏之弟吹篪以和之其情相親其聲相應和矣言我與汝何人其恩亦當如伯仲之爲兄弟其情志亦當如壎篪之相應和不當有怨惡也何者我與汝俱爲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貫宜應和相親何由汝之誠信而不使我知而令我疑也若實不譖者則當共出豕犬雞之三物以詛盟爾之此事使譖否有決令我不疑當還與汝相親不欲長怨故也○傳土曰壎竹曰篪○正義曰土曰壎漢書律歷志文也周禮小師職作塤古今字異耳注云塤燒土爲之大如鴈卵鄭司農云塤六孔釋樂云大塤謂之嘂音叫孫炎曰音大如叫呼也郭璞曰塤燒土爲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似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釋樂文云大篪謂之沂李巡曰大篪其聲非一也郭璞曰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徑三分橫吹之小者尺二寸郎引廣雅云八孔小師注鄭司農云篪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記者因以爲作謬矣世本之謬信如周言其云蘇公暴公所善亦未知所出蘇暴並公卿不當自言於樂之小器以相親也又此窮極何人何人非暴公也故鄭以爲喻王肅亦云我與汝同寮長幼之官如篪壎之相和與鄭同也○傳三物至以雞○正義曰隱十一年左傳曰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豭即豕也並言詛而俱用三故知此三物豕犬雞也又解所以有詛者民不相信則盟詛之言古者有此禮故欲與之詛也司盟曰盟萬民之犯命者明其不信者是不相信有盟詛之法也彼不信自在詛下而兼言盟者以詛是盟之細故連言之也定本民不相信則詛之無盟字犯命者盟之不信者詛之是盟大而詛小也盟詛雖大小爲異皆殺牲歃血告誓明神後若背違令神加其禍使民畏而不敢犯故民不相信爲此禮以信之此傳言民者據周禮之文耳其實人君亦有詛法襄十一年左傳言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虎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此何人與蘇公同爲王臣蘇公與之詛則諸相疑亦應有詛法但春秋之世無其事耳詛之所用一牲而已非三物並用而言出此三物以三物皆是詛之所用摠而言之故傳辨其等級云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則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所得三

物並用者時考叔爲子都所射鄭伯不誅子都而使諸軍詛之百人爲卒出一豭詛之二十五人
爲行或出犬或出雞以詛之每處亦止用一牲非一處而用三物也如此傳君乃得用豕彼百人
卽得用豭者於時鄭伯使之詛故得用君牲也以行之人數少於卒自爲等級耳此豕犬雞詛所
用也若盟皆用牛哀十五年左傳說衛太子蒯聵與伯姬輿豭以盟孔悝者時太子未立不敢從
人君之禮故鄭異義駁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盟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
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哀十七年左傳曰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
盟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悝以豭下人君牲是盟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當用者耳若臨時假
用其禮者不必有牲故左傳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入楚師登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皆
無牲也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蜮短狐也靦姑也箋云使女爲鬼爲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姑然有面目女
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蜮音或沈又音域狀如鼈三足一名射工俗呼之水弩在水中含沙射人一云射人影○靦土典反姑戶刮反面醜也**作此好歌以**
極反側反側不正直也箋云好猶善也反側輾轉也作八章之歌求女之情女之情反側極於是也○吕音以古以字本作以○[疏]爲鬼至反側○正義曰研窮而不得其情
於是怒而責之言汝若爲鬼也爲蜮也則誠不可得而見不須與我爲詛今汝有靦面目乃是人
也瞻視於人無有極已之時我必將與汝相見汝寧不披寫汝情不與我盟詛乎以疑爾譖我之
故我作此八章之善歌窮極爾反側之情冀得其實也○傳蜮短狐靦姑○正義曰洪範五行傳
云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或亂之氣所生也陸機疏云一名
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
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靦姑釋言文孫炎曰靦人面姑然說
文云靦面見人姑面靦也然則靦與姑皆面見人之貌也○傳反側不正直○正義曰洪範云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則知側是不正直也反側者翻覆之義故箋以爲輾轉申傳不正直之義
其意與傳同

何人斯八章章十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於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與
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巷伯官名也寺如字又音侍奄於檢反宮本或將此注爲序文者近附近之近下近嫌同○[疏]巷伯七章上四章章四句

次章五句次章八句卒章六句至奄官。○正義曰此經無巷伯之字而名篇曰巷伯故序解之云巷伯奄官言奄人爲此官也官下有兮衍字定本無巷伯奄官四字於理是也以俗本多有故解之。○箋巷伯至名篇。○正義曰巷伯是內官也其官用奄上士四人爲之其職掌王后之命天官序官云小臣奄上士四人注云奄稱士異其賢其職云掌王后之命是也又解內小臣而謂之巷伯者以其此官於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也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壼孫炎曰巷舍閒道也王肅曰今後宮稱永巷是宮內道名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人主於羣臣貴者親近賤者疏遠主宮內者皆奄人奄人之中此官最近人主故謂之巷伯也巷伯是內小臣者以周禮無巷伯之官奄雖小臣爲長主巷之伯唯內小臣耳故知是也蓋其官名內小臣時人以其職號之稱爲巷伯也與寺人官相近者寺人亦奄人其職曰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同掌宮內是相近也寺人自傷讒作詩輙名篇爲巷伯以其官與巷伯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巷伯名篇以所掌既同故恐相連及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興也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箋云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興者喻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萋七西反斐孚匪反本或作菲餘蚳直基反貝黃白文曰餘蚳

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箋云大甚者謂使已得重罪也○大音泰注同徐勑佐反

【疏】萋兮至大甚。○正義曰女工集彼眾采而織之使萋然兮斐然兮令文章相錯以成是貝文以爲其錦也以興讒人集已諸過而構之令過惡相積故成是愆狀以爲已罪也實無罪而讒之使得重刑故傷之云彼讒譖人者亦已復爲大甚言非徒譴讓小辜乃至極刑重罪是爲太甚。○傳萋斐至錦文。○正義曰論語云斐然成章是斐爲文章之貌萋與斐同類而云成錦故爲文章相錯也錦而連貝故知爲貝之文。○箋錦文至貝文。○正義曰解錦文稱貝者其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舍人曰水中蟲也李巡曰餘蚳貝甲黃爲質白爲文彩餘泉貝甲以白爲質黃爲文彩陸機疏云貝水介蟲也龜鼈之屬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眾古者貨貝是也餘蚳黃爲質以白爲文餘泉白爲質黃爲文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爲文皆可列相當其貝大者當有至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眞交趾以爲杯盤寶物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 哆大貌南箕箕星也侈之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爲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爲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閒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

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箋云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今讒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哆昌者反說文云張口也玉篇尺紙反又昌可反侈尺是反又式是反辟音避下同釐力之反寡婦也依字作嫠放甫往反蒸之升反縮所六反又作摍同間間廁之間又音閑嫗紆甫反又紆具反本或作煦況甫反踵章勇反足根也狹音洽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箋云適往也誰往就女謀乎怪其言多且巧。適如字王徐皆都歷反下同。【疏】哆兮至與謀。正義曰詎言讒人集成己罪又言罪有所因言有星初本相去哆然寬大為踵兮其又侈之更益而大為舌兮乃成是南箕之星言箕之所成以由踵已哆又侈之而為舌故也以與讒人因寺人初有小嫌疑為始兮其又構之更增而其為終兮乃成其刑罪之禍言禍之所以成者亦因始有嫌又構之而為終故也言己避嫌不審使人因之亦己之所以悔也因有小嫌陷己如此彼讒譖人者誰往與謀乎何多而能巧也。傳哆大至於是。正義曰哆者言其寬大哆哆然故為大貌二十八宿有箕星無南箕故云南箕即箕星也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若使踵本太狹言雖小寬不足以為箕由踵之二星已哆然而大舌又益大故所以成為箕也箕言踵狹而舌廣者踵對舌為狹耳其實踵之二星已寬大故為哆兮也侈者因物而大之名禮於衣袂半而益一謂之侈袂是因物益大而名之為侈也侈之言必有因者由踵已大故舌得侈之而為箕暗作詩之人自謂避嫌之不審由事有嫌疑故讒者得因之而為罪也言顏叔子及魯人避嫌審與不審之事以比之顏叔子納鄰之釐婦雖執燭繼薪人不可以家到戶說姧否難明是不審也放乎旦猶至於旦也蒸是薪之細者摍謂抽也言燭又言薪則初執燭次然薪薪盡乃抽取屋草以繼之也先言放乎旦已之為摍目言其然火以至旦乃更覆說薪盡抽屋之事其實蒸盡摍屋是未旦時也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間居者謂禮男女年不滿六十則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不得間雜在一處而居若六十則間居也此六十據婦人言耳男子則七十內則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是也必男子七十女六十同居者以陰陽道衰故無嫌也言今子幼吾亦幼者止謂未老耳非稚也柳下惠固可者言柳下惠貞絜之名素已彰著固當如是可於吾身為此則不可也汝婦人之意將以吾之不可使學柳下惠可者言已不得學也孔子曰欲學柳下惠可者未有能似於是者言魯人如此為行取高與柳下惠相似此言當有成文不知所出家語畧有其事其言與此小異又無顏叔子之事非所引也傳言此者證避嫌之事耳此寺人奄者也非能身有姧淫其所嫌者不必卽是男女是非之事。箋踵狹而舌廣。正義曰定本踵作踵其義俱通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緝七立反說文作咠云咠語也又子立反翩音篇字又作扁

慎爾言也謂爾不信箋云慎誠也女誠心而後女王將謂女不信而不受欲其誠者惡其不誠也。惡烏路反【疏】緝緝

至不信。正義曰上言謀多而巧此言爲謀之狀言口舌緝緝然往來翩翩然相與謀欲爲譖譖之言以害人自相計議唯恐不成相教當誠汝之心而後言也若言不誠實則所言不巧王將謂汝言爲不信而不受也故須誠實言之。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捷如字又音妾幡芳煩反。**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遷去也箋云遷之言訕也王倉卒豈將不受女言乎已則亦將復訕誹女。訕所諫反又所姧反卒寸忽反誹方味反。疏 捷捷至汝遷。毛以爲讒人相戒言汝若不誠汝之心而言之王於倉卒之間豈不爲汝受之但已受之後知汝言不誠實王心或將舍汝而更遷去也。鄭以遷爲訕言王將訕謗汝以遷去爲理否如故易之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 好好喜也草草勞心也箋云好好者喜讒言之人也草草者憂將妄得罪也。**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疏 驕人至勞人。正義曰言讒人謀能功密爲王信用彼戎則驕逸也得罪則憂勞彼驕人好好然而喜我勞人草草然而憂故仰告蒼天蒼天何不視察彼人之虛妄而矜哀此勞人。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 投棄也。畀必二反下同豺士皆反字或作犲 **豺虎不食投畀有北** 北方寒涼而不毛。**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昊昊天也箋云付與昊天制其罪也 疏 彼譖至有昊。正義曰豺虎若不肯食當擲予有北太陰之鄉使凍殺之若有北不肯受則當擲予昊天自制其罪以物皆天之所生天無推避之理故止於昊天也豺虎之食人寒鄉之凍物非有所擇言不食不受者惡之甚也故禮記緇衣曰惡惡如巷伯言欲其死亡之甚。傳北方至不毛。正義曰以北方太陰之氣寒涼而無土毛不生草木寒凍不可居處故棄於彼欲凍殺之昭七年左傳曰食土之毛地官載師曰宅不毛皆謂草木也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 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箋云欲之楊園之道當先歷畝丘以言此讒人欲譖大臣故從近小者始。猗於綺反徐於宜反 **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箋云寺人王之正內五人作起也孟子起而爲此詩欲使衆在位者愼而知之既言寺人復自著孟子者自傷將去此官也。作爲此詩一本云作爲作詩 疏 楊園至聽之。正義曰寺人以身既得罪恐更濫及善人故戒時在位合使自愼言人欲往之楊園之道當先加歷於畝丘而乃後於楊園也以興讒人欲行譖大臣之法亦當毀害於小臣而訖乃後至於大臣也讒人立意如此故我寺人之中字曰孟子者起發爲小人之更讒而作巷伯之詩使凡百汝衆在位之君子者當敬愼而聽察之知我之無罪而被讒讒人不已而敬愼也此言凡百則恐徧及在位

而獨以巷伯名篇者以職與巷伯相近巷伯是其官長故特憂之當云作賦詩定本云作爲此詩又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爲也二訓自與經相乖非也○傳楊園至丘名○正義曰釋丘云加畝畝丘李巡曰謂丘如田畝曰畝丘也孫炎曰方百步也以畝丘丘名故知楊園亦園名也於時王都之側蓋有此園丘詩人見之而爲辭也○傳寺人至此○正義曰毛解言已定之意也知罪已定者若不定則不應疾讒人如此之甚也以罪定故知將踐刑也由踐刑而作此詩知自言孟子以殊於餘寺人不被讒者也○箋寺人至此官○正義曰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天官序官文也彼注云寺人之言侍也正內路寢也則五人當在路寢侍王之側也箋言此者明寺人非一也毛解自云孟子之意箋又解自言寺人之意由自傷將去此官故舉官言之○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節南山之什十篇七十九章五百五十二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 十二之三

○小宛

大夫刺宣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宣作幽考文古本同案宣字誤也正義中同

鳴鳩鶻鵰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及集注皆云鳴鳩鶻鵰也如其所言不爲有異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意必求之或當鵰作鵃也釋文云鵃字林作鵃

行小人之道 閩本明監本毛本人下有之字小字本相臺本無十行本初刻無後剜添案初刻是也

猶能溫藉自持以勝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蘊藉者定本及箋作溫字釋文以溫藉作音與定本同溫克下云鄭蘊藉也乃改用今字耳

醉而日富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而日作日而案日而是也段玉裁云謂當日醉之日頓自富矣與箋小別

蜾蠃負之 唐石經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本蠃作贏案贏乃誤字

或在草萊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葉誤萊非也爾雅疏即取此正作萊

不有止息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有作肯案有字是也正義云無有止息之時可證下文兩云無肯息時也乃自爲文耳相臺本依之改者非

謂月視朝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朝作朔考文古本同案朝字誤也

毋忝爾所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相臺本毋作無案釋文云毋音無正義本無明文今無可考白駒釋文云毋金音無本亦作無他皆放此

欲使言與羣臣行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言疑王字誤是也

世必無從得活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世當作此

○小弁

故變文以云義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宋板云作示示字是也但其實不然當是剜也

鸒卑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鸒卑居釋鳥文也又云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標起止云傳鸒卑居釋文鸒斯下云鸒斯卑居也又云一云斯語辭是其本傳當有斯字考文古本有采正義釋文

提提羣貌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羣下或有飛亦衍字定本集注並無飛字標起止云至羣貌釋文提提下云羣飛貌是其本傳有飛字考文古本有采正義釋文

我大子獨不然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然字衍也上箋云今大子獨不正義云集注定本皆無然字俗本不下有然字此當與彼同

曰以憂也 相臺本同小字本曰作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曰字是也

大子言曰我憂之也大子言曰我憂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大子言曰我憂之也案所刪是也此八字複衍

而類菀鳥部 閩本明監本毛本菀作苑案所改非也菀卽苑字

本集本並無飛字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本上剜添定字案所補是也

當文爲與 閩本明監本毛本文誤又

乎我之父母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乎當作于是也

鞫爲茂草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鞫誤鞠案釋文鞫通志堂亦誤鞠影宋本不誤

不罹于裏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罹作離案正義云不離歷於母乎又云離者謂所離歷考小明漸漸之石皆經言離則正義言離歷卽魚麗正義所云麗歷傳云麗歷也是也麗離古字同用聲類至近也罹字卽非此義各本皆誤當依唐石經正之

裏其內陰 各本其皆作在案傳本是在字其誤也

萑葦淠淠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萑初刻藿案初刻誤與七月同

析薪杝矣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杝作扡案惠棟云玉篇在木部是也五經文字木部云杝又音褫見詩小雅卽謂此字也釋文杝與唐石經同或誤扡今正詳後考證十行本正義中字不誤

不欲妄挫析之 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析作折閩本明監本同案折字是也釋文以挫折作音可證

關弓而射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之作我案我字是也下作我角弓正義引孟子同

人猶有然而存諸心 補案下猶有默心存念知王之情此然字當默字之譌

念固而不暇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念固疑今因之誤是也

孔子曰以舜年五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曰字衍是也

如高子譏小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如當作知

○巧言

亂如此幠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幠作憮下經及傳及正義皆同案憮字誤也詳詩經小學釋文幠與唐石經同或誤憮今正見後考證

昊天大幠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大作泰案釋文云大音泰本或作泰正義云而泰幠言甚大是其本作泰字沿革例云蜀本越本興國本皆作泰余仁仲及建大字本作大此以釋文爲據也今亦從釋文不知兩本之各有所據

甚傲慢無法度 閩本明監本傲誤敖案箋作敖正義作傲敖傲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標起止仍云箋幠敖可證也釋文幠傲本又作敖與正義本不同考文古本箋作傲采釋文

乃昊天乎王甚傲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乃當作及形近之譌

者以下言已戚案傳上當脫易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 而泰憮言其大〔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其字當作甚形近之譌 放其初即位閩本明監本毛本放作故案所改非也放即昉字

僭始既涵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詩經小學云傳僭數也蓋以爲譖字是也

若無疑事則不會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若至不剜添者一字

義能忖度而知之〔補〕毛本義作我案我字是也上箋云已能忖度讒人之心可證 傳讒兔至狡兔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讒當作毚至當衍字

則彼獲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彼當被字誤是也

䡾瘍爲微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瘍本亦作傷正義本是瘍字

素能然乎小字本相臺本素作傃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作素十行本初刻傃後改素案素字誤也釋文云傃音素可證 故箋亦云此人閩本明監本毛本云下有○案山井鼎云宋板云此相接有圈非也

○何人斯

以絕之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作而絕之之也考正義云故序專云刺暴公而絕之也唐石經是也

譖暴之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譖作雒考文古本同案譖字誤也序下正義同

云何其盱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無其字旁添之案正義標起止云至其盱又云毛以此云何其盱釋文以其盱作音是正義本釋文本皆有其字唐石經未知出何本也

一者之來見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一作壹下箋小字本作一案正義中皆作一則作一是也作壹者依經改耳山井鼎云宋板一作壹疏及下注同其實不然皆其誤也

於女亦何病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乎作也小字本無亦字案無者是也有者用正義自爲文添耳

與下俾我祇也元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互誤元是也

俾我祇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祇誤祗案唐石經此與祇適也字別釋文云祇祈支反毛病也鄭安也一云鄭上支反段玉裁云傳病也者謂祇卽疷之假借說文疷病不啻也箋安也者謂祇卽禔之假借說文禔安也 易說祇病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說也作音是其本說下有也字考文古本有 女與於諸

我與否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段玉裁云此否字當作不與經文否字無干是也

大墳謂之㗊音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音叫二字當旁行細書正義自爲音者側如此也 銳上平氐閩本明監本毛本氐作底所改是也 釋樂

文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又誤文是也 明其不信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詛誤明是也 然盟者人君用牛閩本明監

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然下疑脫則字非也古言然卽今言然則也正義文本如此十月之交正義云然日者大陽之精等可證也

蜮短狐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弧作狐誤是也釋文蜮下云短狐也正義云蜮短狐今說文本蜮下皆誤漢書五行志注作弧不誤

淫女或亂之氣所生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惑誤或非也古或惑同用當是五行傳本用或字 姡面靦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

案此不誤浦鏜云靦誤靦非也爾雅疏郎取此正作靦是正義自如此下文云然則靦與姡皆面見人之貌也可證 則知側是不正直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

案側上浦鏜云脫反字是也

○巷伯

巷伯奄官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巷伯奄官本或將此注爲序文正義標起止云至奄官又云故序解之云巷伯奄官又云官下有兮衍字定本無巷伯奄字四字於理是也以俗本多有故解之是正義本此四字爲序文也車鄰正義云序言巷伯奄官亦其證考鄭此注云巷伯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正據此序之文而釋之也是鄭自有正義以定本爲是者誤當以正義本爲長段玉裁云周禮序官疏引甚明兮也古書通用周禮疏引作也是也唐石經序中無此四字依釋文定本 寺人內小

臣也奄官上士四人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箋巷伯至名篇考事隣正義云巷伯奄官上士四人是正義本作巷伯內小臣也作寺人者非寺人與內小臣異官說詳彼正義此序正義本有巷伯奄官釋文本以為注正在此文之上未知其此文較正義本仍同與否今無所考段玉裁云官字衍

餘泉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泉下浦鏜云脫白黃二字是也　黃為文又有柴貝　閩本明監本又誤文毛本文又皆誤又文柴作紫案紫字是也

可列相當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可作行案行字是也　當有至至一尺六七寸者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當作常上至字作徑案所改是也

哆兮侈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經釋文本正義本皆如此說文誃下有一曰詩云侈兮哆兮見段玉裁說文訂今考說文或別有誤經義雜記欲依之以倒此經者非也其謂王伯厚詩考所載崔靈恩集注為作侈不可據誠然　縮屋而繼之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本縮作摍案正義云摍謂抽也正義云縮又作摍同摍是摍之譌字摍字見於說文廣雅皆從手訓引也武梁左石室畫像載此事字作摍摍縮字同韋昭周語注亦訓縮為引考文古本作摍采釋文而誤　男子不六十不閒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閒居者是其本子作女考文古本作女采正義　嫗不逮門之女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嫗本或作煦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小宛箋有煦嫗正義引樂記注以體曰嫗以氣曰煦此傳意亦謂以體煖之作嫗者是不逮門者段玉裁云不及入門門如城門之類荀卿云與後門者同衣也

記言讒人集成已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記當旣字誤是也　言雖小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言當舌字誤是也　星因物益大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星當是字誤是也　暗作詩之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暗當作斯此說傳斯人也　素已彰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者當著字誤是也　定本蹱作踵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定本踵作蹱案依此則正義本是蹱字今正義字皆作踵後改也釋文作踵與定本同

為理否女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女作安案否女當作不安

彼戎則驕逸也得罪則憂勞　閩本明監本毛本戎作誠也下有我字案戎即我字之誤又錯在上句耳

作為此詩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作為此詩一本云作為作詩考正義本是作為作詩與一本同正義云起發為小人之更讒而作巷伯之詩順經文作

爲作詩四字次敘而說之極爲明晰此二本之異在第三字正義是作釋文是此不同耳故正義本箋並有作起也作爲也二訓以經有二作字而各釋之也正義又云定本云作爲此詩又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爲也二訓自與經相乖非也所謂乖者經字旣是此矣不復有二作而箋訓有之是其乖也正義之意蓋據其箋有二訓證其經止一作之失耳不謂不當有二訓也今各本皆但有作起也一訓必是因其經與注相乖不可通而去之合倂者不知檢照又令正義與經注相乖而不可通是其轉輾之失也考文古本作起也下有爲作也三字采正義而不得其解乃誤倒之

當云作賦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賦字當衍正義云當云作詩謂其本經是作詩也舉之以訂下定本經此詩之非 自與經相乖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經至乖剜添者一字 傳寺人至此 補 毛本同案此下當有詩字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三

谷風之什詁訓傳第二十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 疏 谷風三章章六句至道絶焉○正義曰作谷風詩者刺幽王也以人雖父生師教須朋友以成然則朋友之交乃是人行之大者幽王之時風俗澆薄窮達相棄無復恩情使朋友之道絶焉言天下無復有朋友之道也此由王政使然故以刺之經三章皆言朋友相棄之事漢書地理志云凡民稟五常之性而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是解風俗之事也風與俗對則小别散則義通蟋蟀云堯之遺風乃是民感君政其實亦是俗也此俗由君政所爲故言舊俗言舊俗者亦謂之政定四年左傳曰啓以夏政商政謂夏商舊俗也言風俗者謂中國民情禮法可與民變化者也孝經云移風易俗關雎序云移風俗皆變惡爲善邶谷風序云國俗傷敗焉此云天下俗薄皆謂變善爲惡是得與民變革也若其夷夏異宜山川殊制民之器物言語及所行禮法各是其身所欲亦謂之俗也如此者則聖王因其所宜不强變革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又曰脩其教不易其俗地官土均云禮俗喪紀皆以地美惡爲輕重之法而行之誦訓掌道方慝以知地俗皆是不改之此言其大法耳乃箕子之處朝鮮大伯之在句吳皆能教之禮儀使同中國是有可改者也但有不可改者不强改之耳○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 興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須箋云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興者風而有雨則潤澤行喻朋友同志則恩愛成○谷音穀

將恐將懼維予與女 箋云將且也恐懼喻遭厄難勤苦之事也當此之時獨我與女爾謂同其憂務○恐丘勇反注下同女音汝厄本又作阸於革反難乃旦反○

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言朋友趨利窮達相棄箋云朋友無大故則不相遺棄今女以志達而安樂棄恩忘舊薄之甚○樂音洛注下皆同 疏 習習至棄予○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生長之谷風也維此生長之谷風能及於膏潤澤陰雨以行其潤澤由風雨相感故潤澤行以興良朋相親於善友以成其恩愛由朋友相須故恩得成朋友恩愛相須若是事有窮達不可相棄何爲且恐且懼當遭苦厄之時維我與汝獨愛此難纔得且安且樂志達之時汝何更棄我乎不念恩愛之時也○箋東風至潤澤行○正義曰東風謂之谷風釋天文風類多矣正取

谷風爲喻者谷風生長之風取其朋友相長益故也此據風爲文故云風而有雨則潤澤行潤
澤是雨之事但雨得風乃行則潤澤亦由風故易曰潤之以風雨是風雨共爲潤澤。傳言朋
友至相棄。正義曰言彼朋友志趍於利不顧終始葛藟序曰其民機巧趍利是也已窮彼達
是窮達相棄也。箋朋友至之甚。正義曰朋友無大故不相棄論語文也引之者證朋友得
相怨之意大故謂惡逆之事苟無大故義不相棄今彼已得志申達居處安樂
而棄往日之恩忘昔時之故舊是風俗薄之甚也以序言俗薄故於此明之。**習習谷風維**
風及頹頹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頹徒雷反上時掌反**將恐將懼寘予于懷**箋云寘置也置我於懷言至親
已也。寘之豉反**將安將樂棄予如遺**箋云如遺者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 **疏** 習習至如遺。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者生長之谷風也
維生長之谷風能及於焚輪謂之頹使之旋轉而升是風薄相扶而上也以與良朋能佐於善
友使之道德益進是朋友相率而成也德既由友而成則窮達不可相棄故言何爲汝本且恐
且懼苦厄之時則置我於懷至相親愛矣今汝得且安且樂志達之後反更棄我如人遺忘於
物忽然不省無心念我也。傳頹風至而成。正義曰釋天云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猋李巡曰
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頹頹下也扶搖暴風從下升上故曰猋猋上也孫炎曰迴風從上下
曰頹迴風從下上曰猋然則頹者風從上而下之名迴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
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二人同心乃相率而成也彼迴風從上下谷風未與相扶
謂之爲頹若谷風既與相扶而上則於爾雅爲猋不復爲頹也詩言頹據其未與相扶之名耳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崔嵬山巔也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箋云此言東風生長
之風也山巔之上草木猶及之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槁者以喻朋友雖以
恩相養亦安能不時有小訟乎。崔徂回反嵬五回反又作嵔萎於危反長張丈反下同槁苦
老反**忘我大德思我小怨**箋云大德切瑳以道相成之謂也。瑳七河反 **疏** 習習至小怨。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者生長之谷風也谷風猶善能生
長之故維山崔嵬之上草木皆能生長之以與良朋由善能切磋之故其友身之道德亦能成
就之道德相由而成窮達不宜相棄然草木之生長雖至於盛夏之月萬物茂壯無能使草不
有死者無能使木不有萎者以時不齊實小有萎死者也以與道德之進益雖至於成就之功
百事通曉無能使色不有忿者無能使辭不有訟者以大義不虧實小而有忿訟也然小萎無
虧於夏長小怨無損於交好汝何爲忘我切磋之大德反思我言訟之小怨而棄我乎。傳維
盛夏至萎枝者。正義曰以四時春生夏長物之盛莫過夏時故云雖盛夏萬物茂壯也以其

大時不齊不能無死者故月令仲夏靡草死故曰死生分是草木無能不有枝葉萎槁者定本及集注本云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箋此言至小訟乎○正義曰維山崔嵬之文上承谷風之下而下與草木相連明是風吹山巔之上使生草木也平地沃衍之土宜生草木山巔之上則非草木所宜風尙吹之使生故云猶及之也以雖長而風及喻朋友相養之深也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萎槁者以爲平地之草木非止山巔也養則言其雖者故云山巔猶及之萎死則言其茂者故言盛夏以暢之云猶有萎槁者爲不宜萎槁是不據山巔明矣若然東風爲谷風實取生長之義要風以四方爲名非以四時立稱則夏之東風猶爲谷風也春則草木初生未及暢茂其有萎死則唯其常詩人不應舉以爲喻故知言草木萎槁謂夏時也木大或一枝枯故言萎也草小或連根死故言死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蓼莪上音六下五河反養餘亮反注除鞠養也穀養也二字餘並同 **疏** 蓼莪六章上下各二章章四句中二章章八句至終養爾○正義曰民人勞苦致令孝子不得於父母終亡之時而侍養之民人勞苦五章卒章上二句是也不得終養卒章卒句是也其餘皆是孝子怨不得終養之辭○箋不得至得見○正義曰經言銜恤靡至是親沒之辭序言不得終養繼於勞苦之下是勞苦不見父母也故言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之也終是亡之稱亡連言病者以亡必用病言終可以兼之親病將亡不得扶侍左右孝子之恨最在此時故連言之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興也蓼蓼長大貌箋云莪已蓼蓼長大貌視之以爲非莪反謂之蒿興者喻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蒿呼毛反長張丈反下皆同思息嗣反○**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箋云哀哀者恨不得終養父母報其生長已之苦 **疏** 蓼蓼至劬勞○正義曰言蓼蓼然長大者正是莪也而不精審視之以爲非莪反謂之維蒿以興有形器方可識者正是此物也而我不精識視之以爲非此物反謂之是彼物也以己二親今且病亡身在役中不得侍養精神昏亂故視物不察也旣不得終養又追而爲恨言可哀之又可哀我父母也其生長我也其病勞矣今不見其亡所以深恨○箋莪已至其事○正義曰視莪以爲非莪亦是作者身視故云我視之是作者自我也但作者憂思之深每事皆不精識故舉視莪爲蒿以喻衆事皆然故喻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謂衆事不精識非獨莪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蔚牡

菣也○蔚音尉菣去刃反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箋云瘁病也○瘁似醉反【疏】傳蔚牡菣○正義曰釋草文舍人曰蔚一名牡菣某氏曰江河間曰菣陸機疏云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爲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薪蒿缾之罄矣維罍之恥缾小而罍大罄盡也箋云缾小而盡罍大而盈言爲罍恥者刺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缾蒲丁反罄苦定反罍音雷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鮮寡也箋云此言供養日寡矣而我尚不得終養恨之言也○鮮息淺反供九用反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箋云恤憂靡無也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依然以爲不可斯須無也出門則思之而憂旋入門又不見如入無所至○怙音戶韓詩云怙賴也恃負也【疏】缾之至靡至○正義曰罍器大缾器小酌酒者當多酌罍少酌缾不使小缾先竭今缾之既盡矣而罍尚盈滿是爲酌罍者之恥也以與民有富而多丁貧而寡弱治民者當多役富少役貧不使貧者先困今貧者既困矣而富者尚饒裕是王之恥也今王不以爲恥偏困貧民我不得供養故因此以恨言寡矣民之一生也言生而得養其日尚寡況我尚不得終養是可恨之甚如此我不如死之久矣言已雖生不如死之已久也所以然者以無父何所依怙無母何所倚恃已無父母出門則以中心銜憂旋來入門則堂宇空曠不復覩見如行田野無所有至是其所以悲恨也○箋缾小至恤寡○正義曰釋器云小罍謂之坎孫炎曰酒罇也郭璞曰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是罍大如缾也言缾盡矣對罍盈言爲罍恥者是爲主罍者之恥即酌者也以罍大似富衆缾小似貧寡然罍缾並列俱以酌之則當多酌罍而少酌缾以至於俱盡是均也猶上之賦役以富貧並對俱以役之則當多役富而少役貧以至於俱堪亦爲均也今缾盡而罍盈盈者滿也是全不酌之辭猶偏役貧寡而富衆不行故言恥者刺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也謂不使富者分貧者之役衆者憂寡者之勞而共之也言缾罄則罍盈矣罍既無情之物終不以自盈爲恥故知是爲罍者恥以喻王恥也○箋孝子至所至○正義曰作詩之日已反於家故言出入之事入門無見又似非殯是已卒哭之後也入門上堂不見傾爲廟焉爲時實爲甚三年之外孝子之情亦然但此以三年內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鞠養腹厚也箋云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畜起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拊音撫畜喜郁反顧音故覆芳福反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箋云之猶是也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疏】父兮至罔極○毛以爲此言父母生養之恩已思報之言父兮本流氣以生我母兮以懷任以養我又拊循我起止我長遂我覆育我顧視我反覆我其出入門戶之時常愛厚我是生我劬

勞也我今欲報父母是勞苦之德昊天乎心無已也常所憶念無有已時故言已痛切之情以告於天。鄭以腹為懷抱為異。傳腹厚。正義曰釋詁文。箋父兮至懷抱。正義曰上章揔言父母此分父母而說之故云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以鞠已為養畜我承拊我之後明起止而畜愛之故為起也言覆育者謂其寒暑或身體嫗之覆近而愛育為旋視謂去之而反顧也復反也故為反覆謂小者就所養之處迴轉反覆之也腹我謂置之於腹故為懷抱以父母厚已非獨出入之時故易傳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烈烈然至難也發發疾貌箋云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發發然寒且疾也。飄避遙反後篇同本又作票

民莫不穀我獨何害箋云穀養也言民皆得養其父母我獨何故覩此寒苦之害

疏 南山至何害。正義曰孝子言已在役之苦我本從役苦於南山值時寒甚視南山則烈烈然愴其至役之勞苦而情以為至難也又遇飄風發發然寒而且暴疾也於時天下之民豈不皆得養其父母者我獨何故覩此寒苦之甚害而不得養父母乎此何害與下不卒互也。箋言民至之害。正義曰何害者皆以已刺彼故言他得孝養已獨寒苦此則怨者之常辭且虐君者役賦不平非無閑豫之人故作者言已偏苦得稱民莫不穀也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

民莫不穀我獨不卒箋云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卒子恤反重直用反

蓼莪六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也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譚徒南反國名

疏 大東七章章八句至告病焉。正義曰作大東之詩者刺亂也時東方之國偏於賦役而損傷於民財此譚之大夫作是大東之詩告於王言已國之病困焉困民財役以至於病是為亂也言亂者政役失理之謂揔七章之言皆是也言困於役者對則貨財謂之賦功力謂之役案此經文及傳箋皆刺賦斂重薄無怨力役之事故哀我憚人箋云哀其民人之勞苦亦不欲使周之賦斂則亦可息也是欲息其賦斂非力役也但王數徵賦須轉餫餫輸之勞即是役也四章云職勞不來下箋云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言送轉輸而不蒙勞來是困於役之事也經則主怨財盡故唯言賦重斂則兼言民勞故云困役由送衰財以致役故先言之從首章以盡三章皆是困役財之事四章以下言周衰政偏衆官廢職由此已國所以賦重故言之以刺周亂也言病者雖七章皆是若指事而言則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是所苦之辭也言東國者譚大夫以譚國在東而見偏役故經

云小東大東敘亦順之而言東國爲不指譚而言東者譚大夫雖自爲已怨而王政大綫偏東
非譚獨然故言東以廣之譚大夫者以別於王朝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必別之者以此主陳
譚國之偏苦勞役西之人優逸是有彼此之辭故須辨之明爲譚而作故也若汎論世事則不
須分別小明大夫悔仕於亂彼牧伯大夫不言其國是也。箋譚國至滅譚。正義曰解譚大
夫而序言東國之意也莊十年齊師滅譚是春秋經也傳曰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
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是以齊師滅之引此者證其在京師之事也。**有饛簋**
飧有捄棘匕興也饛滿簋貌飧熟食謂黍稷也捄長貌匕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箋云飧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凡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興者喻古者
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饛音蒙簋音軌飧音孫捄音虯又其牛反下章同匕必履反饔於恭反施始鼓反**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如砥貢賦平均也如
矢賞罰不偏也○砥之履反○**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箋云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也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其如砥矢之平小人又皆視之共之無怨○
共音恭本又作恭○**睠言顧之潸焉出涕**睠反顧也潸涕下貌箋云言我也此二事者在乎前世過而去矣我從今顧視之爲之出涕傷今不如古○睠
音卷本又作眷潸所姦反說文作潸云涕流貌山晏反出如字徐尺遂反涕音體爲于僞反○【疏】有饛至出涕○正義曰言有饛然滿者簋中黍稷之飧也有捄然長者棘木載肉之匕也
客始至主人以簋盛飧以匕載肉而待之是主人供承之惠於賓客厚也以與古者天子施予
之恩於天下厚也非直與恩厚又法制齊均周之貢賦之道其均如砥石然周之賞罰之制其
直如箭矢然是所行之政皆平而不曲也以天子崇其施予之厚故其時君子皆共法傚所以
履而行之以周道布其砥矢之平直時小人皆共承奉所以視而供之既君子履其厚小人視
其平是上下相和舉世安樂今此二者於前世已過而去睠然迴反我從今世徒反顧而視之
終不可値由此潸焉爲之出涕傷今不如古所以見偏役也○傳饛滿至赤心○正義曰簋以
盛飧饛爲其狀故知饛滿簋貌也主人供賓客有禾有米此以盛於簋故知熟食也又禮之通
例皆簠盛稻粱簋盛黍稷故知謂黍稷也捄爲匕之狀故知長貌雜記云匕用桑長三尺是也
鼎實賓肉也賓肉必實之於鼎必載之者以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胖既大故須以匕
載之載謂出之於鼎升之於俎也雜記法亦言匕所以載牲體牲體卽鼎實也言棘赤心者以
棘木赤心言於祭祀賓客皆赤心盡誠也吉禮用棘雜記言用桑者謂喪祭也待賓客之匕禮
當用棘傳言赤心解本用棘之意未必取赤心爲喻○箋飧者至天下厚○正義曰箋飧之所
用故言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知者聘禮賓初至大夫帥至於館宰夫朝服設飧是也必先
設之者以其初至權致小禮彼注云食不備禮曰飧對饔餼之大爲不備司儀注云小禮曰飧

大祝曰饔餼是也言凡飧饔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者掌客文也案大行人及掌客云上公飧五牢饔餼九牢侯伯飧四牢饔餼七牢子男飧三牢饔餼五牢諸侯之朝必以臣從彼為凡介行人宰史設文故注云凡大行人宰使衆臣從賓者也行人主禮宰主具史主書皆有饔餼尊其君以及其臣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者爵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爵大夫也則飧大牢饔餼三牢爵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大牢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是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也陳者依此數陳列以與之言此證飧之所用是供客之禮也知諭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者以下云周道如砥言周平安之世睠言顧之傳其不見往古故知此以主人待客之隆諭古者施予之厚也以東國困役而刺王則與天下同怨故知諭天下古之天子正謂周之聖王下言周道明所思不出於周也。傳如砥至不偏。正義曰砥謂礪之石禹貢曰礪砥砮丹以砥石能磨物使平故比貢賦均也矢則幹必直故比賞罰不偏也砥言周道則其直亦周道也如矢言其直則如砥言其平互相通也知砥比貢賦矢比賞罰者以王道所行唯此事耳此爲貢賦之偏以發言故先以砥比貢賦取均平之義貢賦之外唯賞罰耳故以矢比之傳因有二文而分之耳其實貢賦賞罰皆平皆直理亦兼通故下箋云砥矢之道獨爲貢賦而砥矢並言是得兼通故也此篇怨斂偏斂重無言賞罰之事傳言之者以言周道爲事廣所可平直者卽貢賦賞罰耳故因而盡言以暢之且粲粲衣服鞙鞙佩遂是濫賞所及亦是賞罰不平也。箋此言至無怨。正義曰此言君子小人在位與民庶相對君子則行其道小人則供其役此上四句有二事明君子履其恩厚而法傚之小人視其平直而供承之以履視不同先上二事故箋分以當之也言君子所履者明已今賦斂之偏亦由時在位貪亂不履先王之道不能佐君以致於偏故五章以下刺其空官廢職與此相首尾**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空盡也箋云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譚無他貨維絲麻爾今盡杼柚不作也。杼直呂反說文云盛緯器柚音逐本又作軸斂力豔反後同。**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佻佻獨行貌公子譚公子也箋云葛屨夏屨也周行周之列位也言時財貨盡雖公子衣屨不能順時乃夏之葛屨今以履霜送轉餫因見使行周之列位者而發幣焉言雖困乏猶不得已。糾居黝反屨九具反佻徒彫反徐又徒了反沈又徒高反韓詩作嬥嬥往來貌並音挑本或作窕非也周行戸郎反注周行下載施之行并注同餫音運。**既往既來使我心疚**箋云既盡疚病也言譚人自虛竭餫送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惠是使我心傷病也。疚音救。

疏　小東至心疚。正義曰譚大夫既思古無及乃言今幽王政偏重斂於已小亦於東大亦於東前所賦斂者唯出杼柚今既輸送杼柚從其上之物

皆已盡焉由此財盡衣屨不備糾糾然夏日之葛屨公子以貧乏之故謂其可以履冬日之霜寒
也佻佻然獨行者我譚國之公子也因送轉餫又見使行而彼周之列位而發幣焉雖則困乏
猶不止也公子之困如此又我譚人自盡空竭送餫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虛空而來貧無反
幣復禮之惠由是所以使我心傷病焉。箋小也至不作。正義曰知譚無他貨唯有絲麻者
以杼柚之有維絲麻耳說文云杼持緯者也。箋雖公子至不得止。正義曰上言杼柚其空
是譚國財盡履霜之下即云公子是公子服此葛屨而履霜也下云既往既來仍是轉輸之事
故知公子獨行爲送轉餫至京師又因見使之行周列位而發幣焉謂適有司而納其轉餫之
幣列位則是有司也隱七年左傳曰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杜預云朝而發幣於公卿如今
計獻詣公府卿寺彼因朝而有貢獻之物發幣於公卿與此公子發幣同但此轉餫不因行聘
也以葛屨爲履霜仍彼行役言困乏猶不得止也。箋會無反幣復禮之惠是使我心傷悲焉。
正義曰聘禮云無行則重。賄反幣謂以幣反報來者故此以反幣言之知責王無反幣者以
怨其盡受明當有報也中庸曰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有報矣天子報諸侯之禮雖亾
春秋之世諸侯之事霸主與天子同也齊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諸
侯之使垂橐而入稛載而歸言其空而來重而歸也則天子亦當有報故此其所以怨之也

有冽沈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冽寒意也側出曰沈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箋云穫落木名也既伐而析之以爲薪不欲使沈泉浸之浸之則將濕腐不中用也今譚大夫契契憂苦而寤歎哀其民人之勞苦者亦不欲使周之賦斂小東大東極盡之極盡之則將困病亦猶是也。冽音列沈音軌字又作晷濅子鴆反漬也字又作浸穫戶郭反毛刈也鄭落木名也字則宜作木傍契苦計反徐苦結反憚丁佐反徐又音但下同字亦作癉腐音輔朽也

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載載乎意也箋云薪是穫薪者析是穫薪也尚庶幾也庶幾析是穫薪可載而歸蓄之以爲家用哀我勞人亦可休息養之以待國事。○蓄勅六反

疏有冽至可息。毛以爲有冽然寒氣之沈泉無得浸漬我所穫之樵薪也以與暴虐者周室之幽王無得稅斂我譚國之民人也刈薪者惜其樵薪不欲使沈泉妄浸之以妄浸之則濕腐不中用故也以與今譚大夫契契憂苦而寤寐之中嗟哀憐我譚國勞苦之民人不欲使周人極斂之極斂之則困病不堪其事也又言薪蓄是穫刈之薪者尚以爲可存載於意當餫而掌之以爲家用故不欲沈泉之所浸也況譚大夫哀於我勞苦之人寧不亦可念之在情當休息而養之以待國事故不欲周王之所斂也此以沈泉比周王刈薪之人惜已薪猶譚大夫之愛譚人意雖相對而文有詳略言沈泉之浸穫薪不言周王之斂譚人譚大夫有憂民之容刈薪者無惜薪之狀皆互見也。鄭唯穫爲木名尚爲庶幾又尚

可載以對亦可息是薪可載歸猶人可休息直文比事於義爲通故不從毛餘同。傳洌寒至憚勞。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栗洌是洌爲寒氣也說文洌寒貌故字從冫釋水云沈泉穴出穴出穴出也李巡曰水泉從傍出名曰沈沈側出是側出曰沈泉也穫讀如穫稻之穫故爲刈也薪當析之鄭云刈者蓋木之細者以荆楚之類故曰言刈其楚是小者刈之也以有哀歎故知契契憂苦也憚勞釋詁文。箋穫落至爲薪。正義曰穫落釋木文文在釋木故爲木名某氏曰可作杯圈皮韌繞物不解郭璞曰穫音穫可爲杯器素也陸機疏云今椰榆也其葉如榆其皮堅韌剝之長數尺可爲絙索又可爲甑帶其材可爲杯器是也易傳者以諸言薪者皆謂木也而言刈於理不安故易之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東人譚人也來勤也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貌箋云職主也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京師人衣服鮮絜而逸豫言王政偏甚也自此章以下言周道衰其不言政偏則言衆官廢職如是而已。來音賚注同**舟人之子熊羆是裘**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箋云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羆彼皮反檝音接字又作楫近附近之近下同搏音博冥莫歷反**私人之子百僚是試**私人私家人也是試用於百官也箋云此言周衰羣小得志。僚力彫反字又作寮同。

【疏】東人至是試。毛以爲言王政之偏東國譚人之子主爲勞苦盡財以供王賦而曾不見謂以爲勤言王意以譚人空竭爲常不愧之也其西人京師之子則有粲粲然鮮盛之衣服言王意纖西人使令驕溢不賦之也王既政偏如是又上下無制致舟檝之人之子以熊羆之皮是爲衣裘言賤人踰制而奢富也其私家之人之子則百僚之官於是登用之小人得志驕貴也此周道之衰已所以傷苦。鄭以舟人之子二句爲異具在箋。傳東人至鮮盛。正義曰東以對西則西人是京師之人京師是王畿之大號決其不賦稅非在朝之人也來勤釋詁文以不被勞來爲不見勤故采薇序曰杕杜以勤歸卽是勞來也。箋東人至而已。正義曰東人言王勞苦則知西人爲逸豫西人言其衣服鮮明則東人衣服弊惡互相見也上章言公子衣屨不能順時況國人乎此詩譚大夫所以告已國之病首章至此言譚人之困而從此以下非復譚事故解之自此章以下言周道衰也所言道衰雖有二事其所不言王政偏則言衆官廢職雖如是而已此章以下并此章亦是從此盡不以其漿言政偏鞙鞙佩璲以下言衆官廢職也其文雖多意唯此二事故揔解之。箋舟當至之職。正義曰箋以此章八句辭皆相反舉鮮盛而對職勞以是裘而對是試則周人私人猶東人西人也既東西勞逸不同則周私所主爲異又是試爲上之所用則是裘非身之所衣皆是王使之也以此知舟當作周裘當作求周世臣之子孫者謂在周有功德世爲臣其子孫賢者也裳裳者華序曰棄賢者之

類絶功臣之世是有退在賤官者也以熊羆是裘明遣賤人求捕熊羆故知在冥氏穴氏之職秋官冥氏下士二人穴氏下士一人冥氏掌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注云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而熊羆即亦猛獸故知在此二職也若然上云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西人即周人也上句刺其鮮盛下句復傷其退求熊羆者以無道之世莫不蔑愛羣小斥逐賢哲故讒佞之徒多有逸樂功成之輩退在賤官雖同是周人賢愚不等作者刺彼驕奢哀此賤黜辭各有爲不相害也○傳私人私家人○正義曰此云私人則賤者謂本無官職卑賤之屬私居家之小人也崧高云遷其私人以申伯爲王卿士稱其家臣爲私人故傳曰私人家臣也有司徹云獻私人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以臣仕於私家謂之私人非此類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或醉於酒或不得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鞙鞙玉貌璲瑞也箋云佩璲者以瑞玉爲佩佩之鞙鞙然居其官職非其才之所長也徒美其佩而無其德刺其素餐○鞙胡犬反字或作琄璲音遂

維天有漢監亦有光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箋云監視也喻王閟置官司而無督察之實○監古蹔反閟音閉字亦作閉○

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跂隅貌襄反也箋云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莫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跂說文作歧丘豉反徐又丘婢反更音庚歷也

疏 或以至七襄○毛以爲言王政之偏或用之爲官令其醉酒者或不見任用不得其漿者言王政既偏其所用之人皆鞙鞙然佩其璲玉居其官職不以其才之所長徒美其佩而無其德也維天之有漢仰監視之亦有精氣之光是徒有光而無明今佩璲之人亦徒有名而無實也跂然三隅之形者彼織女也終一日歷七辰至夜而迴反徒見其如是何曾有織乎言王之官司徒見列於朝耳何曾有用乎○鄭唯言佩璲云是玉也故鞙鞙爲玉貌璲瑞釋器文郭璞曰玉瑞也禮以玉爲瑞信其官謂之典瑞此瑞正謂所佩之玉故箋云佩璲者以瑞玉爲佩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是也釋訓云皋皋鞙鞙刺素餐也某氏云鞙鞙無德而佩故刺素餐也○傳漢天至所明○正義曰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爲天漢楊泉物理論云星者元氣之英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著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大雅云倬彼雲漢是也此天河雖則有光不能照物故有光而無所明也自下諸星皆取有名無用以爲義天漢此知不以無水用爲義者以言監亦有光是嫌其光之小也故知取無明爲喻其女牛箕斗各自言其無所用知其不取無明也星皆在天獨漢言維天者以其初言天象故云維天以摠之使下諸星皆蒙維天之文也天畢又言天者以其餘皆二字爲星名箕斗又有南北相配維畢單名故言天以配之也此諸星者牛女言其貌箕斗言其用七襄再述其辭長庚一無所說參差不同者皆作者選言屬辭使成文理潤色而已無義例也○傳跂隅貌襄反○正義曰說文云頃頭也字從匕孫毓云織女

三星跂然如隅然則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故云隅貌襄反者謂從旦至暮七辰而復反於夜也○箋襄駕至七襄○正義曰襄駕釋言文言更其肆者周禮有市廛之肆謂止舍處也而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也舍卽肆矣在天爲次在地爲辰每辰爲肆是歷其肆舍有七也星之行天無有舍息亦不駕車以人事言之耳晝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卽自卯至酉也言終日是晝也晝不見而言七移者據其理當然矣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不能反報成章也箋云織女有織名爾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

睆彼牽牛不以服箱 睆明星貌河鼓謂之牽牛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箋云以用也牽牛不可用於牝服之箱○睆華板反箱息羊反河鼓何可反又音河星名牝頻忍反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 謂明星曰旦出爲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箋云啓明長庚皆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也

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捄畢貌畢所以掩兔也何嘗見其可用乎箋云祭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實今天畢則施於行列而已○

疏 雖則至之行○正義曰言雖則終日歷七辰有西而無東不成織法報反之文章也言織之用緯一來一去是報反成章今織女之星駕則有西而無東不見倒反是有名無成也又睆然而明者彼牽牛之星雖則有牽牛之名而不曾見其牽牛以用於牝服大車之箱也又東方有啓導日明之星西方有增長續日之星此亦何曾能有啓續乎又有捄然而長者在天之畢也徒則施之於二十八宿之行列而已亦何曾見其掩兔載肉之用乎是皆有名無實亦與王之官司虛列而無所成也○傳何鼓至之箱○正義曰河鼓謂之牽牛釋天文也李巡曰河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炎曰河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之北也或名爲河鼓亦名爲牽牛如爾雅之文則牽牛河鼓一星也如李巡孫炎之意則二星今不知其同異也知服牝服者以連箱言之爲牛所用故牝服也車人言大車牝服二柯又三分柯之二注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牝服長八尺謂較也今俗爲平較兩較之內謂之箱甫田曰乃求萬斯箱書傳曰長幾充箱是謂車內容物之處爲箱言大車者以經有牽牛之文故知大車箱也○傳日旦至庚續○正義曰言旦出者旦猶明也明出謂嚮晨時也啓開也言開導日之明故謂明星爲啓明庚續釋詁文日既入之後有明星言其長能續日之明故謂明星爲長庚也釋天云明星謂之啓明孫炎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命曰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命曰太白然則啓明是太白矣長庚不知是何星也或一星出在東西而異名或二者別星未能審也○傳捄畢至掩兔○正義曰上言捄長貌此云畢貌亦言畢之長也鴛鴦曰畢之羅之月令禁羅網畢翳無出國門是田器有畢也此畢象畢星爲之而施網焉故言所以掩兔也○箋祭器至鼎實○正義曰特牲饋食禮曰宗人執畢是祭器有畢也彼注云畢狀如叉蓋爲其似畢星取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是所以助

載鼎實也掩兎祭器之畢俱象畢星爲之必易傳者孫毓云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所出也畢弋之畢又取象焉而因施網於其上雖可兩通箋義爲長。**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挹㪺也。簸波我反徐又府佐反斗都口反沈作主挹音揖㪺矩于反廣雅云酌也本又作㪺

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翕合也箋云翕猶引也引舌者謂上星相近。翕許急反柄彼病反揭居竭反徐起謁反

疏 維南至之揭。正義曰言維此天上其南則有箕星不可以簸揚米粟維此天上其北則有斗星不可以挹斟其酒漿所以不可以簸挹者維南有箕則徒翕置其舌而已維北有斗亦徒西其柄之揭然耳何嘗而有可用乎亦猶王之官司虛列而無所用也此挹下言酒漿則簸揚下宜言米粟作者取文便而不言之耳又西柄之揭與載翕其舌文不類者以箕斗之形成於柄舌又簸之須舌猶挹之須柄各隨其義故不同也言南箕北斗者案二十八宿連四方爲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而已壁者室之外院箕在南則壁在室東故稱東壁鄭稱參傍有玉井則井星在參東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以箕斗是人之用器故令相對爲名其名之定雖單亦通故巷伯謂箕爲南箕爲此也。傳翕合。正義曰言合者以天星衆也此獨爲箕者由此星合聚相接其舌也。箋翕猶引至相近。正義曰鄭以爲箕星踵狹而舌廣而言合於天文不便故言翕猶引也引其舌者謂上星近也言箕之上星相去近故爲踵因引之使相遠而爲舌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疏 四月八章章四句至興焉。正義曰四月詩者大夫所作以刺幽王也以幽王之時在位之臣皆貪暴而殘虐下國之諸侯又構成其禍亂結怨於天下由此致怨恨禍亂並興起焉是幽王惡化之所致故刺之也經云廢爲殘賊是在位貪殘也我日構禍是下國構禍也民莫不穀是怨亂也亂離瘼矣是亂事也言怨亂並興者王政殘虐諸侯構禍是亂也亂既未弭則民怨不息政亂民怨同時而起故云並興也經八章皆民怨刺王之辭此篇毛傳其義不明王肅之說自云述毛於六月徂暑之下注云詩人以夏四月行役至六月暑往未得反已闕一時之祭後當復闕二時也先祖匪人之下又云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我先祖獨非人乎王者何爲忍不憂恤我使我不得脩子道案此經序無論大夫行役祭祀之事據檢毛傳又無此意雖如所說理亦不通故孫毓難之曰凡從役踰年乃

怨雖文王之師猶采薇而行歲暮乃歸小雅美之不以爲譏又行役之人固不得親祭擯者脩之未爲有闕豈有四月從役六月未歸數月之間未過古者出師之期而以刺幽王亡國之君乎非徒如毓此言首章始廢一祭已恨王者忍已復闕二時彌應多怨何由秋日冬日之下更無先祖之言豈廢闕多時反不恨也以此王氏之言非得毛意孫以爲如適之徂皆訓爲往今言往暑猶言適暑耳雖四月爲夏六月乃之適盛暑非言往而退也詩人之與言治少亂多皆積而後盛盛而後衰衰而後亂周自太王王季王業始起猶維夏也及成康之世而後致太平猶徂暑也暑往則寒來故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善惡之喻各從其義毓自云述毛此言亦非毛旨何則傳云暑盛而往矣是既盛而後往也毓言方往之暑不得與毛同矣毓之所說義亦不通案經及序無陳古之事太王成康之語其意何以知然又以四月爲周基六月爲尤盛則秋日爲當誰也直云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不辨其世之所當何哉若言成康之後幽王之前則其間雖有衰者未足皆爲殘虐何故以凉風喻其病害百卉乎若言亦比幽王則已歷積世當陳其漸何故幽王頓此二時中間獨爾闕絕也又毓言以爲有漸則幽王既比於冬不得更同秋日不宜爲幽王何傷先世之亂離哉如是則王孫之言皆不可據爲毛義也今使附之鄭說雖一徂字異耳計秋日之寒未知冬時反言百卉具腓以譬萬民困病其喻有甚於冬則三者別喻不相積累以四時之中九可慘酷者莫過於冬日故以比王身自言上之所行不論病民之狀以冬時草木收藏而無可比下故獨言王惡也二章以涼風之害百草喻王政之病下民首章言王惡之有漸嚴寒毒暑皆是可患各自爲興不相因也其興之日月先後爲章次耳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

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箋云徂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興人爲惡亦有漸非一朝一夕○構古候反

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箋云匪非也寧猶曾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爲曾使我當此難世乎○難乃旦反

【疏】四月至忍予○毛以爲言四月維始立夏矣未甚暑至六月乃極暑矣既極然後往過其暑矣以往表其極言四月已漸暑至六月乃暑極以興王初即位雖爲惡政矣未甚酷至于今乃極酷也自即位以漸酷至今乃酷甚也四惡如此故大夫仰而訴之我先祖非人乎先祖若人當知患難何曾施恩於我當此亂世乎以王惡之甚故訴其先祖也○鄭以徂爲始六月始暑喻王乃始酷餘同○傳徂往至往矣○正義曰徂往釋詁文也月令季夏六月昏大火中是六月火星中也火星中而暑退暑盛而往矣是取暑盛爲義喻王惡盛也由盛故有往是以往表其盛無取於往義也傳言暑盛而往矣其意出於左傳昭三年傳曰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彼以極退故此以理反之故言往而明極也故知不取往爲義也○箋云徂猶至一夕○正義曰鄭以大夫已遭王惡倒本其漸王惡無已退之時不似寒暑之更代故以始言之徂訓爲往今言徂始者義出

於往也言往者因此往彼之辭往到郎是其始暑自四月往至於六月爲始也以毛言徂往涉於過義故更以義言訓之爲始東山云我徂東山下言我來自東則我徂東山爲到東山是徂爲始義也漢書律厤志云四月立夏節小滿中故言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也以興人爲惡有漸非一朝一夕是暑以喻其惡之極也不與下秋冬相繼也。箋云我先至亂世。正義曰人困則反本窮則告親故言我先祖非人出悖慢之言明怨恨之甚猶正月之篇怨父母生己不自先後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淒淒涼風也卉草也腓病也箋云具猶皆也涼風用事而衆草皆病興貪殘之政行而萬民困病。淒本亦作悽七西反卉許貴反腓房非反韓詩云變也**亂離瘼矣爰其適歸**離憂瘼病適之也箋云爰曰也今政亂國將有憂病者矣曰此禍其所之歸乎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爲亂。瘼音莫。

疏 秋日至適歸。正義曰言嚴秋之日淒淒然有寒涼之風由此寒涼之風用事於時故使百草皆被凋殘以致傷病以興幽王之惡有貪殘之政由此貪殘之政行於天下故萬民皆見殘害以遭困病此是王政之亂王政既亂則國將有憂病矣曰此憂病之禍其何所歸之乎言此憂病之禍必歸之於國家滅亂也。箋今政至爲亂。正義曰經中亂字承上經之事是政亂也亂憂病三者連文明非共爲一事故分之也政亂已損害於民則民不堪命將以危國故言國將有憂病者也謂可憂之病滅亡之事也又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於亂者謂之於滅亡之亂流彘滅戲之類非疊上文也宣十二年左傳引此詩乃云歸於怙亂者也是之歸於亂也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箋云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言王爲酷虐慘毒之政如冬日之烈烈矣其亟急行於天下如飄風之疾也。亟紀力反**民莫不穀我獨何害**箋云穀養也民莫不得養其父母者我獨何故覩此寒苦之害。養其餘亮反

疏 箋我獨至之害。正義曰上以寒風喻王行慘毒之政則言禍害者正謂毒政之害也言寒苦之害者遭虐政之苦猶遇風寒之苦因上文以寒喻故言寒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箋云嘉善侯維也山有美善之草生於梅栗之下人取其實蹂踐而害之令不得蕃茂喻上多賦斂富人財盡而弱民與受困窮。蹂如久反廣雅云履也令力呈反蕃音煩與音預**廢爲殘賊莫知其尤**廢忕也箋云尤過也言在位者貪殘爲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者言忕於惡。廢如字一音發忕時世反下同又一本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行下孟反下之行同。

疏 山有至其尤。正義曰言山有此美善之草矣其生也維在栗維在梅之下人往取其梅栗之實則蹂踐害此美草使不得蕃茂以興國中有此貧弱之民矣其居也維在富人之傍上多冨斂富人財盡則又并賦此貧民使之不得生育俱受困窮由此在位之人慣習爲此殘賊之行以害於民莫有自知其所行爲過惡者故令民皆病

○傳廢伕。正義曰說文云伕習也恒爲惡行是慣習之義定本廢訓爲太與鄭不同。**相彼泉水載清載濁** 箋云相視也伕視彼泉水之流一則清一則濁刺諸侯竝爲惡會無一善。相息亮反注同。**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構成曷逮也箋云構猶合集也曷之言何也穀善也言諸侯日作禍亂之行何者可謂能善。曷舊何葛反一云毛安葛反。疏 相彼至能穀。毛以爲我視彼泉水之流尚有一泉則清一泉則濁我視彼諸侯之行何爲一皆爲惡會無爲善乃泉水之不如也所以然者我此諸侯日日構成其禍亂之行逮何時能爲善言其日益禍亂不能逮於善時。鄭以下二句爲異言我諸侯日日合集其惡作爲禍亂之行何者可謂其善言其皆無所善不如泉水有清者也。傳曷逮。正義曰釋言文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滔滔大水貌其神足以綱紀一方箋云江也漢也南國之大水紀理衆川使不雝滯喻吳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小國使得其所。滔吐刀反長張丈反。**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箋云瘁病仕事也今王盡病其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使羣臣有土地曾無自保有者皆懼於危亡也吳楚舊名貪殘今周之政乃反不如。瘁本又作萃似醉反下篇同。疏 傳滔滔至一方。正義曰滔滔大水貌與吳楚強盛言神者以國主山川所在之國當祀其神魯語曰禹會羣神於會稽以諸侯主祭其神故言神也則此言其神足以綱紀一方是明所事其神之國將有綱紀其意亦喻江漢之傍國故言一方也。箋江漢至其所。正義曰紀理衆川使不壅滯者謂衆川有所注入江漢能統引之不使其水壅遏滯塞常時通流也知喻吳楚之君者以舉江漢爲喻而彼南國之紀則以喻江漢所在之國能相紀理故喻吳楚矣吳楚之意出於經之南國也若然上章言諸侯竝惡會無一善今稱吳楚能理小國又幽王時吳楚微弱未爲盟主所以能長理傍國爲之綱紀者上言諸侯竝惡謂中國諸侯耳漸漸之石序曰戎狄叛之荊舒不至是幽王之時荊已叛矣亦既有背叛王命固當自相君長是大能字小紀理傍國明矣南方險遠世有強國商頌云撻彼殷武奮伐荊楚是殷之中年楚已嘗叛鄭語史伯謂桓公曰姜嬴荊芊實與諸姬相干也南有荊蠻不可以入是幽王之時楚已強矣於時未必有吳以吳亦夷之強者與楚相配言耳公羊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是吳楚相近故連言之。箋今王至不如。正義曰封畿之內謂中國所及之境故六月箋云今汝出征以正王國之封畿彼謂逐玁狁正中國也此疾王之惡而言盡病故爲盡病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謂以兵甲之事勞役之使不得安寧故羣臣諸侯有土地者無敢自保有之皆懼於危亡也以禹貢唐虞之時已云江漢朝宗于海言朝宗以示臣義故注以爲荊楚之域國無道則先強有道則後服也殷王武丁已伐荊楚是舊貪殘也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鶉鵰也鵰鳶貪殘之

鳥也大魚能逃處淵箋云翰高戾至鱣鯉也言鶉鳶之高飛鯉鮪之處淵性自然也非鶉鳶能
高飛非鱣鮪能處淵皆驚駭辟害爾喻民性安土重遷今而逃走亦畏亂政故○鶉徒丸反字
或作鷻鳶以專反鶉也鱣張連反鮪于軌反鵰音彫 疏 傳鶉至于淵○毛以爲鵰也鳶也貪殘之鳥乃高飛至天今在
位非鵰非鳶也何故貪殘驕暴如鳥之高飛至天也鱣也鮪也
長大之魚乃潛逃於淵今賢者非鱣非鮪也何爲隱遁避亂如魚之潛逃於淵也是貪殘居位
不可得而治大德潛遁不可得而用所以大亂而不振也○鄭以爲王政亂虐下民逃散言若
鶉若鳶可能高飛至天非鱣鮪之小魚亦潛逃於淵性非能然爲驚駭避害故也以興民不欲
逃走而逃者性非能然而然者爲驚擾畏亂政故也○傳鶉鵰至處淵○正義曰說文云鶉鵰
也從敦而爲聲字異於鶉也鵰之大者又名鶚孟康漢書音義曰鶚大鵰也說文又云鳶鷙鳥
也鶉鳥皆殺害小鳥故云貪殘之鳥以喻在位貪殘也大魚能逃於淵喻賢者隱遁也故王肅
云以言在位非鵰鳶也何則貪殘驕暴高飛至天時賢非鱣鮪也何爲潛逃以避亂孫毓云貪
殘之人而居高位不可得而治賢人大德而處潛遁不可得而用上下皆失其所是以大亂而
不振皆述毛說也○箋喻民至政故○正義曰箋以上章王政之亂病害下民下
章言民不得所不如草木則此亦宜言民之困病故以爲喻民逃走畏亂政也○**山有蕨薇**

隰有杞桋 杞枸檵也桋赤楝也箋云此言草木尚各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傷之也○蕨居月反桋本亦作荑音夷枸音苟檵音計楝所革反郭霜狄反 **君子作**

歌維以告哀 箋云告哀言勞病而愬之 疏 山有至告哀○正義曰言山之有蕨薇之菜隰之有杞桋之木是菜生於山木生於隰所生皆得其所以興人生處於安
樂以得其所今我天下之民遇此殘亂驚擾失性草木之不如也由此君子作此八章之歌詩
以告訴於王及在位言天下之民可哀憫之也作者自言君子以非君子不能作詩故也○傳
桋赤楝○正義曰釋木文又曰白者楝舍人曰桋名赤楝也某氏曰白色爲楝其色雖異爲名
同江河間楝可作鞍郭璞曰赤楝樹葉細而岐說也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爲車輞白楝葉
員而岐爲木大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使如字已音
紀下竝放此同養餘亮反 疏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至父母焉○正義曰經六章皆怨役使
不均之辭若指文則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是役使不均也朝夕從事是已

勞於從事也憂我父母是由不得養其父母所以憂之也經序倒者作者恨勞而不得供養故言憂我父母序以由不均而致此怨故先言役使不均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箋云言我也登山而采杞非可食之物喻已行役不得其事。杞音起。**偕偕士子朝夕從事**偕偕强壯貌士子有王事者也箋云朝夕從事言不得休止。偕音皆徐音諧說文云强也。**王事靡盬憂我父母**箋云靡無也盬不堅固也王事無不堅固故我當盡力勤勞於役久不得歸父母思已而憂。盬音古。

疏 陟彼至父母。正義曰言有人登彼北山之上者云我采其杞茶之葉也此杞葉非可食之物而登山以采之非宜矣以興大夫循彼長遠之路者云我從其勞苦之役也此勞役非賢者之職而循路以從之非其事矣所以行役不得其事者時王之意以已爲偕偕然而强壯令爲王事之子以朝繼夕從於王役之事常不得休止王家之事無不堅固使已勞以堅固之令使憂及於我父母由久不得歸故父母思已而憂也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溥大率循濱涯也箋云此言王之土地廣矣王之臣又衆矣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溥音普濱音賓涯魚佳反字又作崖**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賢勞也箋云王不均大夫之使而專以我有賢才之故獨使我從事於役自苦之辭

疏 傳溥大也濱涯。正義曰溥大釋詁文釋水云滸水涯孫炎曰涯水邊說文云浦水濱廣雅云浦涯然則滸濱涯浦皆水畔之地同物而異名也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盡近水而以濱爲言者古先聖人謂中國爲九州者以水中可居曰洲言民居之外皆有水也鄒子曰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其外有瀛海環之是地之四畔皆至水也濱是四畔近水之處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作者言王道之衰傷境界之削則云蹙國百里蹙蹙靡所騁恨其有人衆而不使卽以廣大言之所怨情異故設辭不同王不均大夫之使不過朝廷而普及天下者明其衆也。傳賢勞。正義曰以此大夫怨已勞於事故以賢爲勞箋以賢字自道故易傳言王專以我有賢才之故乎何故獨使我也王肅難云王以已有賢才之故而自苦自怨非大臣之節斯不然矣此大夫怨王偏役於已非王實知其賢也王若實知其賢則當任以尊官不應勞以苦役此從事獨賢猶下云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恨而問王之辭非王實知其賢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傍布彭反得已音以。**嘉我未老鮮我方將**將壯也箋云嘉鮮皆善也王善我年未老乎善我方壯乎何獨久使我也。鮮息淺反沈云鄭音仙**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旅衆也箋云王謂此事衆之氣力方盛乎何乃勞苦使之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燕燕安息貌**或盡**

瘁事國盡力勞病以從國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箋云不已猶不止也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叫呼號召也。叫本又作嘂古弔反號戶報反協韻戶刀反慘七感反字又作懆。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鞅掌失容也箋云鞅猶何也掌謂捧之也負何捧持以趨走言促遽也。棲音西卬音仰本又作仰鞅於兩反何戶可反又音何捧芳勇反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箋云咎猶罪過也。湛都南反樂音洛咎其九反。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箋云風猶放也。風音諷議如字協句音宜。

疏或燕燕至不爲。正義曰三章勢接須通解之皆具說在注或不知叫號者居家用逸不知上有徵發呼召者或出入風議謂閒暇無事出入放恣議量時政者或勤者無事不爲者定本集注並作議俗本作儀者誤也。鄭唯鞅掌爲異餘同。箋鞅猶至促遽。正義曰傳以鞅掌爲煩勞之狀故云失容言事煩鞅掌然不暇爲容儀也今俗語以職煩爲鞅掌其言出於此傳也故鄭以鞅掌爲事煩之實故言鞅猶荷也鞅讀如馬鞅之鞅以負荷物則須鞅持之故以鞅表負荷也以手而掌執物是捧持之負荷捧持以趨走也促遽亦是失容但本意與傳異耳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周大夫悔將小人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

疏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至小人。正義曰作無將大車詩者謂時大夫將進小人使有職位不堪其任愆負及己故悔之也以將進小人後致病累可爲鑒戒以示將來足明時政昏昧朝多小人亦所以刺王也若然此大夫作詩則賢者也自當擇交旣進而悔者知人則哲堯尚難之孔子以聖人之雋尚改觀於宰我子文以諸侯之良猶未知於子玉況大夫非聖能無悔乎經三章皆悔辭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大車小人之所將也箋云將猶扶進也祇適也鄙事者賤者之所爲也君子爲之不堪其勞以喻大夫而進舉小人適自作憂累故悔之。祇音支累劣偽反篇末同本或作辱無思百憂祇自疧兮疧病也箋云百憂者衆小事之憂也進舉小人使得居位不任其職愆負及己故以衆小事爲憂適自病也。疧都禮反任音壬愆起連反

疏無將至疧兮。正義曰言君子之人無得自將此大車若將此大車適自塵蔽於己以興後之君子無得扶進此小人適自憂累於己小人居職百事不幹己之所舉必助憂之故又戒後人言無思百衆小事之憂若思此憂適自病害於己。傳大車小人之所將也。正義曰冬官車人爲車有大車鄭云大車平地

載任之車則此是也其車駕牛故酒誥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是小人之所將也。箋將猶扶進。正義曰言將猶扶進者以大車須人傍而將之是爲扶車而進導也大車比小人言無扶進比小人也。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箋云冥冥者蔽人目明令無所見也猶進舉小人蔽傷己之功德也。冥莫庭反又莫迥反令力呈反。無思百憂不出于熲熲光也箋云思衆小事以爲憂使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熲古迥反沈又古頃反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箋云雝猶蔽也。雝於勇反字又作壅又於用反無思百憂祇自重兮箋云重猶累也。重直龍反又直用反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疏小明五章上三章章十二句下二章章六句至亂世。正義曰小明詩者牧伯大夫所作自悔仕於亂世謂大夫仕於亂世使於遠方令已勞苦故悔也首章箋云詩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四方之事然則牧伯大夫使述其四方之事是常令而悔仕者以牧伯大夫雖行使是常而均其勞逸有期而反今幽王之亂役則偏苦行則過時也故我事孔庶箋云王政不均臣事不同是偏苦也歲聿云莫箋云乃至歲晚尚不得歸是過時也偏當勞役歷日長久故所以悔也經五章皆悔仕之辭雖揔爲悔仕而發但所悔有意故首章言載離寒暑以日月長久是悔仕箋因其篇初故言遭亂世勞苦而悔仕三章言其自詒伊戚是憂悔之語故箋云悔仕之辭其實皆悔辭也明明上天照臨下土箋云明明上天喻王者當光明如日之中也照臨下土喻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也據時幽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艽野遠荒之地初吉朔日也箋云征行徂往也我行往之西方至於遠荒之地乃以二月朔日始行至今則更夏暑冬寒矣尚未得歸詩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方之事遭亂世勞苦而悔仕。艽音求更音庚。心之憂矣其毒大苦箋云憂之甚心中如有藥毒也。大音泰念彼共人涕零如雨箋云共人靖共爾位以待賢者之君。共音恭注下皆同豈不懷歸畏此罪罟罟網也箋云懷思也我誠思歸畏此刑罪羅網我故不敢歸爾。罟音古疏明明至罪罟。正義曰言明明之上天日中之時能以其光照臨下土之國使無幽不燭品物咸亨也以喻上者處尊之極當以其明察理於天下之事然無屈不伸勞逸得所也今幽王不能然闇於照察勞逸不均令己獨遠使言我行往之西方

至于艽野遠荒之地其路之長遠矣以二月初朔之吉日始行至于今則離歷其冬寒夏暑矣尚不得歸其淹久如此故我心中之爲憂愁矣其憂之甚則如毒藥之大苦然由仕於亂世以致如此故困苦而悔之念彼明德供具賢者爵位之人君欲往仕之而不見涕淚零落如雨然雖時無此人恨本不隱處以待之也又言己勞苦之狀我豈不思歸乎我誠思歸但畏此王以刑罪羅網我我恐觸其羅網而得罪故不敢歸耳。箋明明至以刺之。正義曰言照臨故知有日月之明察雖中乃然故云王者光明當如日中之照也昭五年左傳曰日上其中易豐卦彖曰王宜日中以王明之光照臨天下如日中之時是也必責王令明如天日者以王者繼天理物當與日同故易曰大人與日月合其明是也。傳艽野至朔日。正義曰野是遠稱艽蓋地名言其歷日長久明當至於遠處故言遠荒之地爾雅四海之外遠地謂之四荒言在四方荒昏之國也此言荒者因彼荒是遠地故言荒爲遠辭非即彼之四荒也何則牧伯之大夫行其所部而已不得越四海而至四荒也言荒者若微子云吾家耄遜于荒謂在外野而已此言二月朔而始行下章鄭以四月而至假令還以朔到尚六十日也以日行五十準之則三千里矣州之遠境容有三千但述職之行有所過歷不知定日幾里也以言初而又吉故知朔日也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爲吉周禮正月之吉亦朔日也。箋詩人牧伯之大夫。正義曰知者以言我征徂西至于艽野是遠行巡歷之辭又曰我事孔庶是行而有事非征役之言是述事明矣述事者唯牧伯耳故知是牧伯之下大夫也若然王之存省諸侯亦使大夫行也知此非天子存省諸侯使大夫者以王使之存省上承王命適諸侯奉使有主至則當還不應云我事孔庶歲莫不歸故不以爲王之大夫也牧伯部領一州大率二百一十國其事繁多可以言孔庶也前事未了後又委之可以言政事愈蹙也如此則爲牧伯之大夫於事爲宜故也且牧伯之大夫不在王之朝廷今而爲王所苦所以於悔切耳然則牧伯大夫自仕於牧非王所用而言悔仕者此之勞役由王所爲故曰幽王不能徵是者王而使已多勞故怨王而悔仕也言牧伯者以牧一州之方伯謂之牧伯然單言之直牧耳此言述職之大夫則容牧下二伯之大夫不必專侯牧之伯一人而已。箋共人至之君。正義曰下云靖共爾位與此共人文同此大夫悔仕於亂世則思不亂而明德者仕之故爲以待賢者之君也若然此大夫所恨恨幽王之惡徧被天下土無二王不得更有天子然則靖共爾位之君當世之所無矣而云念之者此大夫自悔本應坐待明君不當事於朝廷今仕而遇亂追念昔時言我本應待彼共人無故冒此亂世而涕零耳非謂當時有賢君可念也下章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勸友使聽天任命不汲汲求仕於時亦無明君可令友往仕之正勸待之耳此所念者亦念其當待之非當時有可念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除陳生新也箋云四月爲除昔我往至於艽野以四月自謂其時將即

歸何言其還乃至歲晚尚不得歸○除直慮反如字者依爾雅則宜餘舒二音莫音暮注及下同**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憚勞也箋云孔甚庶衆也我事獨甚衆勞我不暇皆言王政不均臣事不同也○憚丁佐反徐又音但亦作癉同**念彼共人睠睠懷顧**箋云睠睠有往仕之志也○睠音眷**豈不懷歸畏此譴怒**疏昔我至譴怒○毛以爲大夫言昔我初往向艽野之時矣日月方欲除陳生新二月之中也於我初發郎云何時云其得旋歸乎望得早歸也今乃歲月遂云已暮矣而尚不得歸其時朝廷大夫多得閑逸念我獨憂衆事兮我事甚繁衆也由此心之憂愁矣以事多勞我不得有閑暇之時憂苦如此悔仕於亂故念彼靖共爾位之人睠睠然情懷反顧欲往仕之恨不隱以待而遭此勞也既遭此苦豈不思歸乎我誠思歸畏此譴怒而不敢歸耳○鄭唯方除爲異言往至於艽野之時四月中也於時而望旋反餘同○傳除除陳生新○正義曰上云二月初吉謂始行之時故言除陳生新二月也下章云日月方奧傳曰奧煖郎春温亦謂二月○箋四月至不得歸○正義曰四月爲除釋天文今爾雅除作余李巡曰四月萬物皆生枝葉故曰余余舒也孫炎曰物之枝葉數舒然則鄭引爾雅當同李巡等除余字雖異音實同也方除之下郎云曷云其還是至郎望歸故云至于艽野以四月自謂其時將郎歸也言歲聿云莫是未歸之辭若歲莫得歸不須發此言矣故云乃至歲晚尚不歸也凡言往矣似是始行之辭此得爲往到艽野者往者從此適彼之辭在此言之爲始行據彼言之爲往到自歲聿云莫以下皆是在彼之辭故謂初到彼地爲往矣易傳者以行之思歸當至所往之處乃可還不應發始已望歸也又下章云四月方奧文與此同洪範庶徵曰燠曰寒寒爲冬則燠爲夏矣若毛以方燠爲二月之初則接於正月之末時尚有霜不可云燠且爾雅稱四月爲除故據以易傳也**昔我往矣日月方奧**奧煖也○譴棄戰反怒乃路反奧於六反煖音暄又奴緩反○**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蹙促也箋云愈猶益也何言其還乃至於政事更益促急歲晚乃至采蕭穫菽尚不得歸○蹙子六反穫戶郭反菽音叔**心之憂矣自詒伊戚**戚憂也箋云詒遺也我冒亂世而仕自遺此憂悔仕之辭○遺唯季反下同冒莫報反又亡北反○**念彼共人興言出宿**箋云興起也夜臥起宿於外憂不能宿於內也**豈不懷歸畏此反覆**箋云反覆謂不以正罪見罪○覆芳福反注同**嗟爾君子無恒安處**箋云恒常也嗟女君子謂其友未仕者也人之居無常安之處謂當安安而能遷孔子曰鳥則擇木○處昌慮反○**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

之式穀以女 靖謀也正直為正能正人之曲曰直箋云共具式用穀善也有明君謀具女之爵位其志在於與正直之人為治神明若祐而聽之其用善人則必用女是使聽天乎命不汲汲求仕之辭言女位者位無常主賢人則是。治直吏反祐音又本或作右又作佑並同 【疏】嗟爾至以女。正義曰大夫既自悔仕亂又戒朋友恐其仕不擇時還同己悔故嗟嘆而深戒之嗟乎汝有德未仕之君子人之居無常安樂之處謂不要以仕宦為安汝但安以待命勿汲汲求仕當自有明君謀具汝之爵位其志在於正直之人於是與之為治者此明君能得如是為神明之所聽祐之其用善人必當用汝矣勿以今亂世而仕也言神之聽之者明君志與正直故為神明聽祐而用善人用其善則國治是神明祐之。箋嗟女至擇木。正義曰以此大夫悔而戒之下言式穀以汝是知未仕者無常安之處謂隱之與仕所安無常也安安而能遷者無明君當安此潛遁之安居若有明君而能遷往仕之是出處須時無常安也必待時而遷者孔子曰鳥則擇木猶臣之擇君遷也故須安此之安擇君遷也安安而能遷曲禮文也孔子曰鳥則擇木哀十一年左傳文。傳靖謀至曲曰直。正義曰靖謀釋詁文也襄七年左傳公族穆子引此詩乃云正直為正正曲為直此傳解正直取彼文也彼杜預注云正直為正正已之心正曲為直正人之曲也取此為說論語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直者能正人之曲也。箋是使至則是。正義曰人之窮達在於上天貴賤生死命皆先定故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上天之命定於冥兆非可以智力求非可以進取得易稱君子樂天知命為此也大夫身遭困厄悔於進仕勸友脩德以待賢君此詩是令其友聽天之處分任命之窮達不汲汲求仕之辭也又爵位是君所設官非其友之物而此詩謂之爾位故又解言汝位者以位無常主賢人則是也其友賢者有此位分故謂之汝位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 息猶處也 **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介景皆大也箋云好猶與也介助也神明聽之則將助女以大福謂遭是明君道施行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十三之一）

○谷風

能及於膏潤澤陰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澤當作之 故潤澤德行 補 閩本明監本毛本德作得案得字是也

扶搖謂之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猋誤猋下同是也

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集注本也正義云定本及集注本云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其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正義釋經云無能使草不有死者無能使木不有萎者釋傳云是草木無能不有枝葉萎槁者意必求之或當無有不作無能不有也考文古本作不有采正義

大德切瑳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瑳誤磋案正義作磋瑳磋古今字易而說之之例也不當依以改箋

○蓼莪

貌視之以爲非莪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貌作我考文古本我字亦同案我字是也正義云故云我視之是作者自我也可證　故謂之蒿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故作反案反字是也正義云反謂之爲蒿又云反謂之是彼物也是其證

民之一生也言生而得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之至生剜添者一字　是器大如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如當於字誤是也

拊我畜我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詩經小學云戴震云畜當爲慉說文慉起也此箋慉起也明是易畜爲慉今考釋文云畜喜郁反正義云畜我承拊我之後明起止而畜愛之是釋文正義二本經皆是畜字箋畜起也仍用經字以畜爲慉之假借而於訓釋中顯之者也例見前

愴其至役之勞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至當作在形近之譌

○大東

歛則兼言民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歛當斂字誤是也　由送衰財以致役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送衰當作哀送　證其在

京師之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事當作東

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效作傚案正義云皆共法傚又云而法傚之是其本作傚字

雜記法 (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法當作注形近之譌 言凡殯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殯下當有饔字 故注云凡大行人宰使 閩本明監本毛本使作吏案所改是也浦鏜云介誤大

杼柚其空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柚本又作軸考柚即軸之假借方言云木作謂之柚五經文字木部云柚橘柚也又杼柚字見詩 維絲麻爾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爾當作耳正義云維絲麻耳考文古本作耳采正義

糾糾葛屨 毛本屨誤履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是使我心傷悲焉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悲作病焉作也案所改病字是也字非正義上文云由是所以使我心傷病焉可證正義本是焉字今各本作也字與正義本不同

正義曰聘礼云無行則重○賄反幣 (補)案○衍也 垂櫜而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櫜誤櫜非也今國語作櫜乃誤字耳韋昭注云櫜櫜也囊櫜韯文則通昭元年有垂櫜而入櫜非此之用也相涉而致誤

有洌氿泉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洌作冽案釋文洌音列寒意也正義云故字從冫明監本毛本依之改也詩經小學云字從仌列聲 無浸穫薪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穫戶郭反毛刈也鄭落木名也字則宜作木旁正義云穫落釋木文文在釋木故為木名考此經毛如字鄭以穫為檴之假借仍用經字而但於訓釋中顯之者也例與遂瑞也价申也之屬同詳見前爾雅釋文檴下引詩云無浸檴薪是依鄭義破其字而引之非此經有作檴之本也 既伐而折之以為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折作析案析字是也 今譚大夫契憂苦而寤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重契字考文古本同案重者是也

蓄之以為家用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又言薪畜是穫刈之薪者釋文云畜勑六反畜蓄二字以鴟鴞甫田等釋文考之經注中皆有錯互者當各依其舊

有洌至可息 閩本明監本毛本洌作冽下同案所改是也 以荊楚之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以當作似 穫落釋木文 閩本明監本毛

本同案穫當作檴正義引爾雅本是檴字不云字與義同者省耳 郭璞曰穫音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穫當作檴下音穫二字當旁行細字正義自爲音例如此。案舊挍非也此郭璞自爲音耳

舟人舟楫之人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釋文云檝字又作楫正義本未有明文正義云致舟檝之人之子者當亦是以楫檝爲古今字而易之未必與釋文本同也

使搏熊羆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搏音博正義云明遣賤人求捕熊羆是其本搏作捕

快其不賦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宋板快作決其實不然當是剜也

杕杜以勤歸 毛本歸誤婦閩本明監本不誤山井鼎考文所載勤作勦譌字也

東人言王勞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主誤王是也

刺其素餐 相臺本同閩本同小字本餐作飧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釋訓云皐皐琄琄刺素餐也某氏曰鞙鞙無德而佩故刺素餐也考爾雅是食字食字與上下文爲韻鄭據彼文及正義所引亦當作食今作餐者轉寫之誤耳召旻正義引釋訓作食引某氏曰無德而空食祿也亦可證

從旦莫七辰一移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旦下有至字重辰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至字辰字者是也

跂說文作歧 補 釋文挍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歧改歧云歧舊譌跂今改正案挍字是也

更音東 補 案東當作庚形近之譌小明釋文更音庚可證毛本所附不誤

天漢此知不以無水用爲義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天漢此知當知此天漢誤是也

睆彼牽牛 唐石經相臺本同小字本睆作晥案釋文云睆華板反考杕杜釋文云晥字從白或作目邊是小字本本晥當睆之誤也廣韻晥明星卽此經字

河鼓謂之牽牛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河作何案釋文云何胡可反又音河是釋文本作何也正義引爾雅及李巡孫炎注字盡作河是正義本作河也其郭璞注爾雅字作何讀爲荷正義不引以其字不合也唐石經爾雅初刻何後磨刻作河此正義十行本唯標起止一字剜爲何彼此互改皆誤也

今曰明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史記天官書索隱今作命下今日太白同命字是也

彼注云畢狀如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叉誤叉是

也

翕如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如作合考文古本同案如字誤也

○四月

是怨亂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亂當辭字譌是也

何故幽王頓此二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此當比字誤是也

未知冬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知當如字誤是也

何爲曾使我當此難世乎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難作亂考文古本同案亂字是也正義云當此亂世乎可證

四惡如此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四作曰案山井鼎云曰恐王誤非也浦鏜云疑肆字誤是也寫者以四爲肆之別體字而致誤耳大小雅譜肆夏作四夏是其證也

何曾施恩於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左傳疏恩作恐見於文公十三年傳是也此卽經之恐字

百卉具腓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李善注謝靈運戲馬臺詩引毛詩作痱考釋文云腓房非反病也韓詩云變也不言其字有異是毛詩經亦作腓但傳訓爲病以爲痱之假借字

必自之歸爲亂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云必之歸於國家滅亂也又云是之歸於亂也是爲當作於

其何所歸之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歸之當作之歸下必歸之於國家滅亂也同

廢爲殘賊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癈後磨改廢

廢忕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忕時世反下文一本作癈大也此是王肅義正義云定本廢訓爲大與鄭不同標起止云傳廢忕定本當是依王肅申毛也

言大於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大作忕考文古本同案忕字是也列女傳引詩云廢爲殘賊言忕於惡可證六經正誤云釋文忕作忕誤

上多富斂　[illegible]

本當作賦案賦字是也定本廢訓爲太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太當作大

伐視彼泉水之流㊟補案伐當我字之譌毛本正作我

匪鶉匪鳶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鶉徒丸反鵰也字或作鷻正義云說文云鷻鵰也從敦而爲聲字異於鶉也標起止云匪鶉又云傳鶉鵰考此是正義釋文二字皆作鶉字鶉即鷻字之省耳

言若鶉若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言下浦鏜云脫非字非也主說他鳥箋所謂非鵰鳶者也非鱣鮪之小魚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大誤小非也主說他魚箋所謂非鱣鮪者也此經中四匪字箋以爲魚鳥之非鵰鳶鱣鮪者與傳以爲人非鵰鳶鱣鮪不同故正義文如此浦所改失箋及正義之意也

說文云鶉鵰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說文作鷻是也正義下文可證說文又云鳶鷙鳥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鳶說文作鳶是也

鶉鳥皆殺害小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鳥字浦鏜云鳶誤是也

尙各得其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尙作生案生字是也

葉細而岐銳也㊟補案說當銳字之譌爾雅注正作銳毛本銳字不誤依爾雅注刪也字非中爲車網㊟補案網當作輞爾雅注作輞毛本不誤

○北山

其有瀛海環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其下浦鏜云脫外字是也

鞅猶可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無也字案無者脫也

或勤者無事不爲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宋板者作若其實不然當是剜也

○無將大車

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十六字非鄭注也考下箋云不任其職愆負及已此正義亦云不堪其任愆負及

已絕無反見讒害之事使有此注正義自不容不為之解其當無此注明甚且此正義云此大夫作詩刺賢者也若有此注則鄭已明言賢者正義不待推作詩而後定其賢者矣是正義本決無此注也今各本皆誤

祇自疷兮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疷作痻案釋文云疷兮都禮反又祈支反是此依徐讀也考疷字見於爾雅說文玉篇廣韻五經文字皆從氐不從氏則徐讀非也段玉裁六書音韻表云一作疷無此字宋劉彝聽孜疷以巔塵亦無此字考唐石經正作疷與白華疷字皆甚明畫顧炎武從劉說謂石經乃從諱民減畫之例非也詩見詩經小學釋文疷通志堂本亦誤為痻今正詳後考證

言無扶進比小人也 補毛本同案比當作此

維塵雍兮 唐石經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雍作雝案雍字是也九經字樣云爾雅作雝是其證石經考異云經中雍字皆放此釋文云雍字又作壅考文古本作壅采釋文而誤

○小明

令而悔仕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令當今字誤是也

喻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 閩本明監本毛本事下衍也字小字本相臺本無十行本初刻無後剜添

以喻上者 補毛本同案上當作王

月之明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日誤月是也

又下章云四月方奧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日誤四是也

奧煖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奧誤燠案此經釋文唐石經皆作奧與無衣經用字不同上正義兩云下章日月方奧可證其正義自為文則用燠字者以奧燠爲古今字而易之也考文古本經作燠采正義而誤耳

讁棄戰反怒乃路反 補毛本同案此八字當附上節經文下

是使聽天乎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乎作任考文古本同案任字是也

遷也故須安此之安擇君遷也 閩本

明監本毛本同案上遷也二字當衍擇君下當有而能二字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脫毛本小明至二章脫

清嘉慶二十年重刊宋本毛詩注疏南昌府學栞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三（十三之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之十三 十三之二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鼓鍾刺幽王也 疏 鼓鍾四章章五句至幽王。正義曰毛以刺鼓其淫樂以示諸侯鄭以爲作先王正樂於淮水之上毛鄭雖其意不同俱是失所故刺之經四章毛鄭皆上三章是失禮之事卒章陳正禮責之此刺幽王明矣鄭於中候握河注云昭王時鼓鍾之詩所爲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爲說也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 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箋云爲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將七羊反湯音傷比毗志反爲于僞反下同犧素何反皆鐏名王音義

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箋云淑善懷至也古者善人君子其用禮樂各得其宜至信不可忘

疏 鼓鍾至不忘。毛以爲言幽王會諸侯於淮水之上鼓其淫樂以示之者鼓擊其鍾而聲將將然其傍淮水之流湯湯然於淮上作樂以示諸侯而其樂不與德比故賢者爲之憂結於心且復悲傷傷其失所也故相念古人言古之善人君子其用禮樂得宜者至實信然不忘也至信俱言其實然耳鄭雖以爲正樂爲異其文義則同。傳幽王至憂傷。正義曰王者象功成以作樂其意與道德和比今幽王用樂不與德比者正謂鼓其淫樂是也毛直言淫樂不知以何爲淫樂王基曰所謂淫樂者謂鄭衛桑間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王肅云凡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淫過也幽王既用樂不與德比又鼓之於淮上所謂過也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非徒過而已未知二者誰當毛旨也言會諸侯淮上者以淮遠於京師非王常行之處不應適淮上獨自作樂明其有會聚而作之故知會諸侯也。箋爲之至尤甚。正義曰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定十年左傳孔子辭也服虔云犧象饗禮犧尊象尊也嘉樂鍾鼓之樂也引此者以野尚不可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大也與彼文到者以證樂事故先言樂也傳言淫樂箋易之爲先王之樂者以卒章所陳是先王正樂之事舉得正以責王明是王作之失所耳非有他樂也故孫毓云此篇四章之義明皆正聲之和欽欽人樂進之善同音四縣克諧以雅以南既以其正且廣所及以籥不僭又爲和而不僭差皆無淫樂在其間也則未知幽王曷爲作先王之樂於淮水之上耳二者之說箋義爲長如毓此言不信毛爲會諸侯也箋於上下皆不言諸侯或亦以如毓不知何爲如此作故不言也。

鼓鍾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 喈喈猶將將湝湝猶湯湯悲猶傷也。喈音皆湝戶皆反

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回邪也。邪似嗟反

鼓

鍾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鼛大鼓也三洲淮上地妯動也箋云妯之言悼也○鼛古毛反長丈二尺妯勅留反徐又直留反郭音爾雅盧叔反又音迪○**淑人君子其德不猶**猶若也箋云猶當作瘉瘉病也○猶如字鄭改作瘉羊主反○**疏**鼓鍾至不猶○毛以爲幽王會諸侯而示之淫樂鼓擊其鍾伐擊其鼛於淮水有三洲之地由此失所賢者爲之憂結於心且爲之變動容貌也念古之善人君子其用禮樂當得其宜其德不肯若今之幽王失所也鄭以爲幽王作先王正樂擊鍾伐鼛於淮上賢者爲憂心且悼傷思古之善人君子其德不於礼法爲病者類上不忘不回故以猶爲瘉瘉是病名與上相類角弓云不令兄弟交相爲瘉斯干云兄及弟矣無相猶矣以彼二文知猶瘉相近而誤○傳鼛大淮上地○正義曰鼛即皐也古今字異耳韗人云皐鼓尋有四尺長丈二是大鼓也三洲繫淮言之水中可居曰洲故知淮上之地○箋妯之言悼○正義曰以類上傷悲故爲悼也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欽欽言使人樂進也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箋云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樂音岳縣音玄○**以雅以南以籥不僭**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籥舞若是爲和而不僭矣箋云雅萬舞也萬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尙武故謂万舞爲雅雅正也籥舞文樂也○籥以灼反樂器僭七心反沈又子念反又楚林反韎本又作昧音昧又莫戒反禁居蔭反**疏**鼓鍾至不僭○毛以爲幽王既作淫樂失所故言其正者言善人君子皆鼓擊其鍾則其聲欽欽然人聞而樂進其善又鼓其瑟與琴又擊其堂下東方之笙磬於是四縣之樂皆得和同其音矣琴瑟堂上也笙磬堂下也是上下之樂得所以爲王者之雅樂以爲四方之南樂又以爲羽舞之籥樂如是音聲舒合節奏得所爲和而不參差此正樂之作也王何爲不如此作之乃鼓其淫樂於淮水之上以示諸侯乎鄭以爲上三章言幽王作正樂於淮水之上失其處故此言其正樂鼓其鍾欽欽然又鼓其瑟與琴吹笙竹之笙與玉石之磬於是堂上之琴瑟與堂下之磬鍾皆同其聲音不相奪倫又以爲雅樂之萬舞以爲南樂之夷舞以爲羽籥之翟舞此三者皆不僭差又作不失處故可爲美王今何故於淮水而作之乎○傳欽欽至皆同○正義曰此欽欽亦鍾聲也云使人樂進者以陳先王之正樂正聲之美使人樂心於善樂記說樂之和感動人之善心而已是聞樂而進於善也以鍾在前故先言其狀云欽欽明下琴瑟等亦得所也以鼓瑟鼓琴類之故鼓鍾爲擊鍾也樂器多矣必以鍾爲首而先言之者以作樂必擊鍾左傳謂之金奏是先擊金以奏諸樂也言笙磬東方樂者以東方物生之位故謂其磬爲笙磬也大射樂人宿縣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鑮皆南陳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東方爲笙磬則鍾鑮可知矣以笙磬

之下即言同音故知四縣皆同也小胥云王宮縣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是也以東爲始舉笙磬則四方可知故也。箋同音至克諧。正義曰以上言鍾及琴瑟是琴瑟爲堂上鍾爲堂下故爲笙與磬俱在堂下以配鍾而同音堂下既同則堂上亦同故云八音克諧八音克諧尚書文言其能相諧和也八音者春官太師云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注云金鍾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也此經言云鍾琴笙磬是金石絲匏四者矣舉此明土革竹木亦和同可知。傳爲雅至僭矣。正義曰以三者舞名故與上異其文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故舞在後也傳言爲雅爲南者明以爲此舞以籥屬下句故別言之云以爲籥舞明其上皆爲矣若是和者若如也謂此三舞與上琴瑟笙磬節奏齊同如是乃爲和也此三者雖是舞包上琴瑟謂之樂箋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爲雅是以先言雅也南先籥者進之以韻句以上下類之則知南亦舞也以四夷之樂所取者不盡取其樂器雖取舞耳故言舞四夷之樂美大王者德廣能所及故舞之也白虎通云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以爲均中國也即爲夷禮恐夷人不宜隨中國禮也四夷之樂雖爲舞以使中國之人是夷樂雖舞也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是廣所及也魯下天子因在東南用二方耳旄人云舞四夷之樂故此傳廣言四方以明之經獨舉南可以兼也孝經鉤命決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東方之舞助時生也南方助時養也西方助時殺也北方助時藏也然則言昧者物生根也南者物懐任也秋物成而離其根株冬物藏而禁閉於下故以爲名焉以南訓任故或名任此爲南其實一也定本作朱離其義不合於此言南而得摠四夷者以周之德先致南方故秋官立象胥之職以通譯四夷是言南可以兼四夷也然則舞不立南師而立昧師者以象胥曲以示法昧四夷之始故從其常而先立之也若然虞傳云東岳陽伯之樂舞株離注云株離舞曲名言象物生株離也彼雖中國之舞四岳所獻非四夷之舞要名與此東西反者以物生與成皆有離其根株之義故兩有其言也以爲籥舞謂吹籥而舞也簡兮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以翟或謂之羽舞也若是爲和而不僭差結上三舞之辭。箋雅萬至文樂。正義曰以干戚而言萬者舉本用兵入衆之大數爲舞以象之故言萬舞也萬即武舞故云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爲雅以對籥爲文樂也言進退之旅者謂此三舞進退皆旅衆齊一鄭意直據三種之舞進退齊一不包上經琴瑟與毛意異必異毛者以不僭謂行列不有參差故特謂爲舞也故樂記云古樂之發進旅退旅注云言其齊一是爲不僭也。

鼓鍾四章章五句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田萊多荒茨棘不除也饑饉倉庾不盈也降喪神不與福助也

【疏】楚茨六章章十二句至思古焉○正義曰作楚茨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政教既煩賦斂又重下民供上廢闕營農故使田萊多荒而民皆饑饉天又降喪病之疫民盡皆流散而逃亡祭祀又不爲神所歆饗不與之福故當時君子思古之明王而作此詩意言古之明王能政簡斂輕田疇墾闢年有豐穰時無災厲下民則安土樂業祭祀則鬼神歆饗以明今不然故刺之田廢生草謂之萊自然多荒而并言之者周禮以田易者爲萊若使時無苛政則所廢年滿亦當墾之今乃與不易之田並不蓺種故言多荒也既言降喪而又言流亡者明死者爲天災所殺在者又棄業而逃也降喪流亡由祭祀不饗所致而後言祭祀不饗者欲明喪亡亦由饑饉以見人神相將也經六章皆陳古之善以反明今之惡故箋每事屬之言田萊多荒茨棘不除則首章上四句是也饑饉倉庾不盈首章次四句是也降喪神不與福助首章下四句盡於卒章言古之享祀神錫爾福反明今之不饗神不祐助也政煩賦重則於經無所當而下篇有其事耳此及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之詩事皆陳古文指田類故序有詳略以相發明此序反經以言今信南山序據今以本古甫田直言思古畧而不陳所由大田言矜寡不能自存又畧而不言思古皆文互見大田曰曾孫是若言成王止力役以順民是政不煩也甫田云歲取十千言稅有常法是賦不重明幽王政煩賦重也信南山經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而序云不能脩成王之業以奉禹功是曾孫爲成王矣而甫田大田皆言曾孫則所陳古皆爲成王時也此經無曾孫之言而周之盛王致太平者莫過成王則此思古者思成王也此篇思古明王先成其民而後致力於神故首章言民除草以種黍稷收之而爲倉庾王者得爲酒食獻之宗廟揔言祭祀之事其享妥侑皆主人身之所行也二章言助祭者各供其職爰及執爨有俯仰之容君婦有清濁之德俎豆肥美獻酬得法以事鬼神鬼神安之報以多福四章言孝子恭敬無愆尸嘏以福五章祭事既畢告月利成卒章言於祭之末與同族燕飲六章共述祭事而其文皆次唯三章獻酬笑語事在祭末當處報嘏工祝致告之下文在先者以獻酬是賓客之事因說羣臣助祭而言之耳三章傳曰繹而賓尸及賓客或以爲三章則別陳繹祭之事知不然者以此篇所陳上下有次首章言酒食二章言牛羊三章言俎豆燔炙四章言神嗜飲食其論一祭首尾接連不得輙有繹祭厠之也案三章傳曰燔取膟膋也禮燔燎報陽乃是朝事之節繹祭事尸而已無求陽燔燎之事若傳以三章爲繹祭安得以燔爲膟膋也三章傳又曰豆謂內羞庶羞案有司徹陳羞豆之下注云此皆朝事之豆籩大夫無朝事而用之賓尸然則天子有朝事則此豆當朝事用之矣作者何得捨正祭而不述越言之繹祭之末

禮乎又繹祭主於事尸而事神禮簡三章言神保報福與二章正同豈禮簡之謂以此知三章所陳非繹祭矣然則傳言繹而賓尸及賓客者正以經言孔庶其豆既眾則所用必廣故因分之以為賓謂繹曰敬尸為客謂正祭所薦見用豆處廣之意其文不主繹也箋易傳以庶為眵自然無繹祭之事矣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 楚楚茨棘貌抽除也箋云茨蒺藜也伐除蒺藜與棘自古之人何乃勤苦為此事乎我將得黍稷焉言古者先生之政以農為本茨言楚楚棘言抽互辭也○抽勑留反徐直留反蓺魚世反蒺音疾藜音梨一音梨

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 露積曰庾萬萬曰億箋云黍與與稷翼翼蕃廡貌陰陽和風雨時則萬物成萬物成則倉庾充滿矣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與音餘注同積如字又子賜反蕃音煩廡音無又音武

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妥安坐也侑勸也箋云享獻介助景大也以黍稷為酒食獻之以祀先祖既又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為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所以助孝子受大福也○妥湯果反侑音又坐才臥反為其于偽反

[疏]楚楚至景福○毛以為彼明王之時有楚楚然者茨棘也我明王之時民皆除去其茨棘焉自古昔之人何為乃勤苦為此事乎言我蓺黍與稷也既種而値陰陽和風雨時萬物蕃盛何所種之黍與與然我所種之稷翼翼然蕃茂盛大皆得成就及秋收而治之我倉之內既得滿矣我庾之大維積一億也明王乃以黍稷為酒之與食以獻祀其先祖也謂鬱鬯之酒以灌朝踐酳醴饋熟酌盎以獻比至於尸酳以酢諸臣皆為用酒也當饋獻又迎尸於室以拜安之乃設食以進為尸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侑勸之由祭祀以禮神所歆享故以得大大之福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鄭唯以介為助餘同○傳楚楚茨棘貌抽除也○正義曰經言楚楚者茨并言棘者以茨言楚楚須抽之棘言抽明楚楚故箋云互辭也○箋茨蒺至互辭○正義曰茨蒺藜釋草文也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是也其古者先王之政以農為本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洪範八政一曰食是也○傳露積曰庾○正義曰甫田言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此聚稼也又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積粟也下言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欲以萬箱載稼千倉納庾是庾未入倉矣故曰露積言露地積聚之九章算術平地委粟是也周語云野有庾積韋昭引唐尚書云十六斗曰庾昭謂此庾露積穀也引詩云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取此傳為說也且言野有則非倉之類亦露積之驗也○箋黍與與至喻多○正義曰與與翼翼黍稷之狀故言蕃廡貌釋詁云廡茂豐也謂黍稷之苗蕃殖而茂盛也既言露積為庾則庾在於空非有可滿之期言互辭者庾舉億為多以至億為滿也倉無一億者假令一億十萬斛依九章算術古粟斛方一尺長二尺七寸是一億之積方

一尺而長二十七萬尺也立方開之幾六十五尺雖則高大之倉未有能容此者知其不相通也明在地則一億入倉則盈倉宜以庾至於億倉至於滿爲相互耳箋言喻多明非實然也若然過年曰亦有高廩萬億及秭廩亦倉之類而得萬億及秭者彼論天下之粟非據一廩所容故得及億秭也。傳妥安坐也侑勸也。正義曰妥安坐也釋詁文又云侑報也傳以爲勸者已飲食而後勸之亦是重報之義。箋享獻至大福。正義曰酒是大名其鬱鬯五齊三酒揔名皆爲酒也月令命大酋爲酒云秫稻必齊則爲酒非直黍也又天子之祭其祭當用黍稷稻粱然則爲酒食者非獨黍稷而已以黍稷爲國之主故舉黍稷以揔衆穀順上我黍稷之文上言黍稷乃是天下民田稅以充倉庾耳以爲酒食交承其下則以稅得之粟爲酒食矣案祭義君親耕以供粢盛則當用積田黍稷而此文勢得用稅物者觀耕示其孝敬之心以勸民耳。必祭祀所用皆所親爲信南山云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是用稅物之明文也言獻之祀先祖者此揔辭也總祭皆是祀事因獻之於神以成祭祀故並言享祀以便句也言先祖者以經云先祖是皇故據而言也下章云以往烝嘗則時祭也時祭當自禰以上而言先祖者據遠可以兼近言旣又迎尸使處神坐者解妥侑之意文承享祀之下而享祀雖揔於祭因在其前則爲灌及朝踐矣妥侑當饋食之節故云又迎尸使處神坐而食於時拜以安之是妥也爲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是侑也又者亞前灌獻之辭初尸入祝延之入廟奧而行灌禮至朝踐祭統注云天子諸侯之祭延尸於戶外郊特牲注云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注又云至薦孰乃更延主於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升坐於主北焉卽郊特牲曰舉斝角詔妥尸注云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斝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卽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是又迎尸使處神坐也言嫌者以天子使公卿爲尸尸爲天子所尊已有爲臣之嫌故言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知祝者以今少牢特牲之札主人及尸之言皆祝之所傳故也案鳧鷖云公尸來燕來寧注云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已實臣之故自嫌則尸意安而不嫌云嫌者此據正祭彼論繹祭故尸安也。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

濟濟蹌蹌言有容也亨飪之也肆陳將齊也或陳于牙或齊于肉箋云有容言威儀敬慎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者有煑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濟子禮反大夫之容也蹌七羊反士之容也亨普庚反注同肆音四飪本又作腍而甚反齊才細反下或齊同解剝上佳買反下邦角反有肆他歷反解肆也奉芳勇反又如字。

祝祭于祊祀事孔明

祊門內也箋云孔甚也明猶備也絜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祊補彭反說文作鬃云門內祭先祖所彷徨也處昌慮反。

先祖是皇神保是饗

皇大保安也箋云皇暀也先祖以孝子祀禮甚明之故精氣歸暀之其鬼神又安而享其祭祀○暀于況反下篇同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

疆箋云慶賜也疆竟界也○竟音境○

疏 濟濟至無疆○毛以爲古之明王其助祭之臣大夫士其義濟濟然蹌蹌然甚皆敬慎乃鮮絜爾王者所祀之牛羊以往爲冬烝秋嘗之

祭也於周禮祭祀之聯事司徒奉司牛馬奉羊六牲各有司也既絜此牲其理治之亦各有職或解剝之者或亨煑之者或陳其肉於牙之上者或分齊其肉所當用者於是之時祝則博求先祖之神祭於門內之祊既羣臣恪勤各司其職祭祀之事於是甚絜明矣以此知先祖之精靈於是美大之其神安而於是歆饗之既爲所饗故令孝孫有慶賜之事報之以大夫之福使孝孫得萬年之壽無有疆境也由臣助得禮令王受介福今幽王之時非徒王不敬神臣又廢職故神所不歆降之喪禍故刺焉○鄭唯或肆或將及是皇爲異既或亨而煑之匕載而出或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有奉持而進之者爲事之次又先祖之神以孝子祀事孔明故於是精氣歸暀之餘同○傳濟濟至其肉○正義曰曲禮下曰大夫濟濟士蹌蹌是有容也祭祀之禮主人自盡而趨其賓客則有容儀故濟濟蹌蹌也亨謂煑之使熟故云亨飪之也行葦云肆筵設席肆是設之言故爲陳也將齊釋言文郭朴曰謂分齊也地官牛人云凡祭祀共其牛牲之牙注云牙若今屠家縣肉架則肆謂既殺乃陳之於牙上也齊其肉者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則是既陳於牙就牙上而齊之也或肆或將其事俱在或亨之前以二者事類相將故進或亨於上以配或剝耳○箋冬祭至進之者○正義曰據四時則嘗先於烝經先烝後嘗便文耳不言祠礿者王肅云舉盛言也然則以此二禮備於春夏故特言之耳祭祀各有其事者解其每事言或由各有所司故也禮運曰腥其俎熟其殽注云腥謂豚解而腥之熟謂體解而爛之豚解腥之是解剝其肉也定本集注皆云解剝其皮體解爛之是煑熟之者禮運又曰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注云謂分別骨體之貴賤以爲眾俎也是肆其骨體於俎也特牲少牢之禮每云佐食奉俎肉是奉持而進之定本持作將此說天子之祭羣臣各有所司於周禮則內饔云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則解剝其肉是內饔也亨人云掌供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饔之爨亨煑則煑熟之者是亨人也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供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則肆其骨體於俎是外饔也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亨先王亦如之注云肆進所解骨體又小子職云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則奉持進之是司徒小子之類也然羣臣助祭各有所掌故稱奔走在廟奉持進之非獨此二職而已易傳者以祭雖有豕不施於既亨之後并文次也孫毓云此章祭時之事始於絜牛羊成於神保享各以次第也既解剝則當亨煑之於鑊既煑熟當陳其骨體於俎然後奉持而進之爲尸羞不待既亨熟乃分齊所當用也箋義爲長○傳祊門內○正義曰釋宮云閍謂之門李巡曰閍廟門名孫炎曰詩云祝祭于

祊祊謂廟門也彼直言門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也而郊特牲云直祭祝於主注
云直正也謂薦熟時也祭以熟爲正又曰索祭祝於祊注云廟門外曰祊又注祊之禮宜於廟
門外之西室與此不同者以彼祊對正祭是明日之名又彼記文稱祊之於東方爲失明在西
方與繹俱在門外故禮器曰爲祊於外祭統曰而出於祊對設祭於堂爲正是以明日之繹故
皆在門外與此不同以廟門謂之祊知內外皆有祊稱也。箋明猶至甚明。正義曰以此祀
事孔明之言捴濟濟蹌蹌以下故言明猶備也絜也博求其神是備也絜爾牛羊是絜也所以
於此而祝祭于祊者以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也每
處求之是祀禮於是甚明也明此祊廟門之名其內得有待賓客之處者聘禮公食大夫皆行事
於廟其待之迎於大門之內則天子之禮焉其迎諸侯之臣或於廟門內也繹祭之祊在廟門
外之西此正祭之祊或在廟門內之西天子迎賓在門東此祭當在門西大宰繫之門內爲待
賓客之處耳。箋皇暀至祭祀。正義曰信南山箋云皇之言暀也泮水箋云皇當作暀猶往
也不同者注意趨在義通不爲例也先祖與神一也本其生存謂之祖言其精氣謂之神作者
因是皇是享異事變其文耳箋易傳以皇爲暀者以論祭事宜爲歸暀孫毓云孝經稱宗廟致
敬鬼神著矣禮曰聖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享親故此章云神保是享下章稱神保是格皆取
之往安來爲義箋說爲長

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

爨饔爨廪爨也踖踖言爨竈有容也燔取膟膋炙炙肉也箋云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其爲之於爨必取肉也肝也肥碩美者也。爨七亂反注雖言爨竈一字七端反餘並同踖七夕反又七略反燔音煩廪力甚反膟音律膋音寮脂膏肝炙之赦反。

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

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豆謂肉羞庶羞也繹而賓尸及賓客箋云君婦謂后也凡適妻稱君婦事舅姑之稱也庶胗也祭祀之禮后夫人主共籩豆必取肉物肥胗美者也。莫音麥內羞如字內羞房中之羞或作肉羞非也適音的稱尺證反胗字又作侈昌紙反何沈都可反共亦作供音恭

獻醻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東西爲交邪行爲錯度法度也獲得時也箋云始主人酌賓爲獻賓既酌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醻至旅而爵交錯以徧卒盡也古者於旅也語。醻市由反又作酬度如字沈徒洛反邪似嗟反徧音遍下同

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格來酢報也。【疏】執爨至攸酢。毛以爲當古明王祭祀之時其當執爨竈之人皆踖踖然敬慎於事而有容儀矣其爲俎之牲體甚博大言肥腯而得禮也或燔燒膟膋以報陽者或炕
炙其肉以薦獻者君婦之后又復莫莫然清淨而敬慎以至其爲薦豆甚眾多非直以之薦神
又爲繹而賓敬其尸及令爲賓客所用是其眾多也既有此豆以薦賓客故令賓客於祭日飲

酒行獻酬之禮旅而交錯以至於偏也其實客禮儀盡依法度其爲笑語盡得其時是得萬國之歡心恭敬事其先王故神安而於是來歸之報以大大之福以万年之壽所用報孝子也今王君臣不能然故舉以刺也○鄭以爲俎孔碩謂爲從獻之俎必取肉及肝甚肥大而美者或加火燔燒之謂燔肉也或炕火貫炙之謂炙肝也以從於獻酒之用也爲豆孔庶謂於先爲豆實之時必取肉物肥腯美者既以朝獻爲賓客以爲薦故賓客用而獻酬餘同○傳爨饔至炙肉○正義曰以祭祀之禮饔爨以煑肉廩爨以炊米此言臣各有司故兼二爨也少牢云雍人摡鼎匕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北上廩人摡甑甗匕與敦于廩爨廩爨在雍爨之北故知有二焉踖踖爨竈有容者謂執爨之有容儀也燔取膟膋王肅云取膟膋燔燎報陽也案祭義曰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執鸞刀以刲之取膟膋注云膟膋血與腸間脂也郊特牲曰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禮器曰君親制祭注云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膋時也如是則當朝事之時取牲膟膋燎於爐炭是燔膟膋也既以燔爲膟膋故以炙爲炙肉爲傳以炙爲炙肉則是薦俎非從獻也從獻之俎炙用肝○箋燔燔肉至美者○正義曰鄭以上或肆爲陳其骨體於俎則此非尸賓常俎故爲從獻之俎既以爲從獻之俎明燔炙是從獻之物故爲燔肉炙肝也言從獻者既獻酒卽以此燔肉從之而置之在俎也於此言之者以其爲之於爨故就爨文言之以其俎之常者隨體所值此特言孔碩故云必取肉也肝也肥而碩美者也知燔肉炙肝者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彼燔與此燔同則彼肝與此炙同故云炙肝炙也炙既用肝明燔用肉矣故行葦箋亦云燔用肉炙用肝也特牲先言肝此後言炙者便文耳夏官量人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是從獻之文也然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生民傳曰傳火曰燔瓠葉傳曰加火曰燔對遥炙者爲近火故云傳火加之。留其實亦炙非炮燒之也故量人注云燔從於獻酒之肉。特牲。云燔炙肉是燔亦炙也且燔亦炙爲臠而貫之以炙于火如今炙肉矣故量人制其數量注云數多少長短若非臠而炙之何有多少長短之數量乎故知燔亦臠而貫炙之易傳者以燔燎報陽祭初之事君親爲之此文承爲俎之下言執爨有容則序助祭之人非君親之也且膟膋燎之於爐此燔炙爲之於爨禮有燔肉炙肝從獻所用以此知非報陽燎薦之事故易之也此爲豆孔庶若正祭則先薦豆然後獻繹祭則先獻後薦知者少牢正祭云主婦薦韭菹醢醢主人乃獻尸案有司徹大夫賓尸禮云主人獻尸乃始云主婦薦韭菹是以鄭注祭義云君獻尸夫人薦豆謂繹日也○傳莫莫至賓客○正義曰毛以孔庶爲甚衆故云莫莫清靜而敬至由后能清靜恭敬又至篤故能爲豆甚多若簡躁不恭則不能也此豆實則葅醢也周禮醢人注云凡醢者必先膊乾其肉乃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缾中百日則成矣然則爲豆先祭而豫作此本而言之非當祭時也豆內羞庶羞者以言孔庶則非一故爲兼二羞也有

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注云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是有二羞之事也彼大夫賓尸尚有二羞明天子之正祭有二羞矣天子庶羞百有二十品明內羞亦多矣毛又以豆言甚眾爲過常之辭而云爲賓爲客則所爲有二事也然則非但正祭所用至繹又用之故云繹而賓尸及賓客也言於繹祭可以此賓徹於尸而薦之解爲賓也又今正祭賓用之爲薦是爲客也繹雖在後而尸尊於賓客故先言爲賓也。箋君婦至胶美。正義曰凡適妻稱君婦故妾稱之爲女君也婦有舅姑之稱公羊穀梁傳文也庶胶也釋言文舍人曰庶眾也胶多也孫炎曰庶豐多也云胶然則豐胶亦肥多之義爾雅既有此釋且以爲俎孔碩顆之宜爲肉甚肥胶故易傳也天官九嬪職曰贊后薦徹豆籩是后夫人主供籩豆此論天子之事言后足矣兼云夫人者以諸侯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故連言之由后主供籩豆故爲豆實必命有司令取肉物肥胶美者言物者籩豆有非肉者也若棗栗及菹與糗粉之屬不用肉故言肉物也后夫人所主籩豆唯有朝事饋食之籩豆后薦之耳於周禮加。籩則內宗薦之內羞庶羞則世婦薦之而此言君婦爲豆爲賓爲客者以后夫人摠主之故也。箋始主人至旅也語。正義曰此特牲少牢咸有其事獻酬據其初故依彼節而言也交錯言其末故云至於旅而爵交錯以徧也古者於旅也語鄉射記文引之者證笑語得時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熯敬也善其事曰工賚予也箋云我我孝孫也式法莫無愆過徂往也孝孫甚敬矣於禮法無過者祝以此故致神意造主人使受嘏既而以嘏之物往予主人。熯而善反又呼但反賚如字徐音來嘏古暇反

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幾期式法也箋云卜予也苾苾芬芬有馨香矣女之以孝敬享祀也神乃歆嗜女之飲食今予女之百福其來如有期矣多少如有法矣此皆嘏辭之意。苾蒲蔑反一音蒲必反下篇同芬孚云反嗜市志反徐云又巨之反下章同幾音機予羊汝反下同歆喜今反女音汝下同

既齊既稷既匡既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稷疾勑固也箋云齊減取也稷之言即也永長極中也嘏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擩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嘏辭以勑之又曰長賜女以中和之福是万是億言多無數。齊王中毛如字整齊也鄭音資一音才細反謂分之齊也筐本亦作匡丘方反擩而專反又音芮又而純反何耳誰反醢音海。

【疏】我孔至時億。毛以爲上三章既言孝子助祭之人皆得其禮爲神饗報故此承而結之言我孝子甚能恭敬矣其於祭祀之法與禮儀無過差者孝子既能如此工善之祝以此之故於是致神之意以告主人令之受嘏

旣而因以所嘏之物往與主人孝孫也神本所以與孝孫嘏福者能苾苾芬芬有馨香乃汝以孝敬享祀故鬼神忻說乃歆嗜汝之飲食今所以與汝百種之福其來早晩如有期節矣其福多少如有法度矣我孝子旣能整齊矣旣能極疾矣旣能誠正矣旣能愼固矣於祀之禮無所失是知神永賜汝中和之福於是得萬於是得億言多無數此卽報以介福之事也今王不能然故以刺之鄭唯旣齊旣稷旣匡旣勑二句爲異以徂賚孝孫言以嘏之物往予主人也次四句乃本所以嘏之意旣齊以下陳爲嘏之禮祭有黍稷牢肉魚祝就中齊減取其物以擩于醢以受尸矣孝子旣就尸而受之矣旣得乃使宰夫受之以筐矣旣得尸令祝釋嘏辭以勑之永錫爾極卽嘏辭之畧也。傳熯敬至賚予。正義曰熯敬釋詁文以工者巧於所能論語曰工欲善其事故云善其事曰工賚予也釋詁文。箋我我孝至主人。正義曰以上章說臣事旣然此摠結之故知我我孝孫也特牲少牢薦獻禮終尸皆命祝以嘏於主人故知工祝致告是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也告之下卽云徂賚孝孫故知以嘏之物往與主人其嘏之物卽下箋云黍稷牢肉是也此及下章再言工祝致告箋以此章祝以神意告主人使受嘏下章祝以主人之意告尸以利成知者此致告之下卽云徂賚孝孫以物予主人明是告之使受嘏也下章乃云工祝致告詑卽云皇尸載起明致孝子之意以告尸也又特牲少牢皆受嘏在前告利成在後以此知之二者皆祝傳其辭故並稱工祝致告。箋苾苾至之意。正義曰以其馨香宜重言故云苾苾芬芬有馨香矣汝以孝敬祭祀曰孝子能盡其誠信致其孝敬故馨香也由歆食馨香故神歆嗜之而予之百福其來如有期矣言須而卽來不遲晩也多少如有法矣謂來必豐足不乏少也嘏辭予主人以福此說得福之事故云皆嘏辭之意言嘏辭之意耳此非嘏辭。傳稷疾也勑固。正義曰王肅云執事已整齊已極疾已誠正已固愼也傳意或然。箋齊減取至勑之。正義曰齊與資古今字異資訓取齊爲減取非訓齊爲減取也以上言嘏之意此言嘏之事參之以特牲少牢而事有似故說爲嘏之禮也其不同者天子與大夫尊卑旣殊故祇數有異耳少牢禮曰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曰旣稱嘏辭主人坐奠爵興受黍坐振祭嚌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是大夫受嘏之禮也特牲禮曰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特于季指卒角拜尸荅拜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是士受嘏之禮二禮皆取黍而已特牲注云獨用黍者食之主也又云變黍直言嗇者因事託戒欲其重稼嗇此言徧取黍稷牢肉魚者以齊者是減取諸物故知徧減取也知祝取之者嘏祇祝所主又特牲言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尸準此故爲祝也知擩于醢者以醢亦宜在徧取之中而少牢祇云尸取韭菹辯擩于三豆有擩醢之事此旣徧取以嘏天子天子當嘗之故知擩于醢以授尸也旣以

授尸故孝子前就凡受之特牲尸親嘏少牢命祝嘏此言旣卽是孝子自就取則亦尸親嘏不嫌與士同也言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者以少牢宰夫受之故知此亦宰夫特牲少牢皆受以籩此經云旣筐故知受之以筐也以少牢主人受之出以授宰夫此初卽宰夫受之不至於出故言天子使宰夫以爲别異之文也定本注天子宰夾受之無使夫兩字祝則釋嘏辭以勑之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百年勿替以之是一大夫之嘏辭也天子嘏辭無以言之此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是其辭之略以少牢嘏辭準之知天子嘏辭必多於是彼先設嘏辭乃嘏以黍此先以嘏予之乃釋辭者亦天子之禮大節文之數與大夫異也易傳者以徂賚孝孫是嘏之事也永錫爾極是嘏之辭也則此章唯說受嘏之禮耳不得有執事於其間若不指執事則極疾固慎文無所主故易之以爲受嘏之禮○**禮儀旣備鍾鼓旣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致告告利成也箋云鍾鼓旣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也祝於是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成○祭禮畢禮或作祀○**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皇大也箋云具皆也皇君也載之言則也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謖送尸而神歸尸出入奏肆夏尸稱君尊之也神安歸者歸於天也○謖所六反起也夏戶雅反**諸宰君婦廢徹不遲**箋云廢去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不遲以疾爲敬也○廢方吠反徹直列反去起呂反下同**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燕而盡其私恩箋云祭祀畢歸賓客豆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

【疏】禮儀至燕私○正義曰此受嘏之後言祭畢之事故云祭祀之禮儀旣畢備矣鍾鼓之音聲旣告戒矣謂擊鍾鼓以告戒廟中之人言祭畢也主人孝孫於此之時則往於堂下西面之位工善之祝則從西堂下致孝孫之意告尸言利養之成也於時神皆醉飽矣故皇尸則起而出也尸以節神尸畢而神醉故神醉而尸起也乃鳴鍾鼓以送尸謂奏肆夏也神安而遂歸於天也尸已出矣而諸宰及君婦肅敬於事其徹去俎豆皆不遲矣於是之時賓客歸之俎其諸父兄弟留之使皆備具我當與之燕而盡其私恩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箋鍾鼓至利成○正義曰以禮儀旣畢而擊鍾鼓以戒知戒諸在廟中者告以祭禮畢也祭禮畢卽禮儀旣備是也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知者以言往而自此適彼之辭而特牲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少牢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是尊者出稍遠也此云徂位明遠於大夫故知至堂下也特牲少牢皆西面故知天子之位亦西面也旣言徂位卽云致告故云於是致孝子之意告尸以利成也少牢主人立於阼階祝立于西階上告利成此孝孫在堂下西面則祝當以西階下告利成也若然特牲告利成卽云尸謖祝前主人降少牢祝告利成卽云祝入

尸嘏主人降此二者皆祝告主人以利成是致尸意也此言致孝子之意告尸者以孝子之事尸有尊親及賓客之義命當由尊者出讓當從賓客來祝畢義由於尸非主人所當先發故知彼二禮皆言祝告主人以利成也則天子彌尊備儀盡飾蓋有節文準彼二禮祝告主人則此以祝先致尸意告主人乃更致主人之意以告尸故云告尸以利成也此云皇尸載起郎彼尸嘏也但此祭主人之報告則得尸告而可知矣必知然者以彼大夫與士尊卑而俱告主人明亦有告主人矣其告主人則同主人報告則有差彼士祝告主人利成尸郎謖大夫則祝入乃尸謖明天子則祝入又報以利成然後尸乃起準彼爲差故知然也言利成者少牢注云利猶養也成畢也孝子之養祀畢○傳皇大也○正義曰箋依釋詁以皇爲君稱君尊之少牢亦云皇尸命工祝傳皇爲大言尊大之尸亦君義○箋具皆至於天○正義曰言皆醉者所祭羣廟非止一神故也又解神尸相將之意故云尸節神者也郊特牲云尸神象也此尸所陳言神醉而尸謖送尸而神歸是尸與神爲節度也神無形故尸象焉特牲少牢注皆依釋言云謖起也又解以鼓鍾送尸由尸出入奏肆夏故也尸出入奏肆夏春官大司樂職文也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此鼓鍾送尸者以哀其享否不可知自孝子之心耳其送尸猶自作樂也神者魂魄之氣郊特牲云魂氣歸於天故言神安歸於天也○箋尸出至爲徹○正義曰案特牲少牢祝尸出之後乃饗乃陽厭尋亦徹之故此繫于尸起也而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者以周禮九嬪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知君婦籩豆而已餘饌諸宰徹之也周禮宰夫無徹饌之文膳夫云凡王祭祀賓客則徹王之胙俎注云膳夫親徹胙俎胙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然則徹饌者膳夫也言諸宰者以膳夫是宰之屬官宰膳皆食官之名故繫之宰言諸者序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故言諸也祭末嫌其惰慢故言以疾爲敬○箋祭祀至骨肉○正義曰祭統曰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論語曰祭於公不宿肉特牲少牢皆曰祝執其俎以出是祭祀畢賓客歸之俎也其同姓則皆留之與燕而盡其私恩也特牲云祝命徹胙俎豆籩設于東序下注云胙俎主人之俎設于東序下亦將私燕也是祭末而燕私之事歸之俎所以尊賓客留之燕所以親骨肉也大宗伯云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注云脤膰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春秋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同姓得肉者彼謂不助祭者不得與燕故歸之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綏安也安然後受福祿也將行也箋云燕而祭時之樂復皆入奏以安後日之福祿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女之殽羞已行同姓之臣無有怨者而皆慶君是其歡也○復扶又反

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箋云小大猶長幼也同姓之臣燕已醉飽皆再拜稽首曰神乃歆嗜君之飲食使君壽且考此其慶辭○長張丈反

孔惠孔時維其

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替廢引長也箋云惠順也甚順於禮甚得其時維君德能盡之願子孫勿廢而長行之○替天帝反 疏 樂具至引之○正義曰以上章云備言燕私故此即陳燕私之事以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入於寢而奏之以安其從今以後之福祿言骨肉歡樂然後君之福祿安也其燕之時非直以鼓鍾樂之又爾之殽羞既行之長幼皆徧故同姓之臣莫有嗟怨而皆慶君是其骨肉歡矣於是之時既醉於酒矣既飽於食矣其同姓小大長幼皆再拜稽首而共慶君曰由君明德馨香神乃嗜君飲食使君得壽考之福也祭甚順於禮甚得其時雖君德其能盡此順時之美願君之子孫世世勿廢而長行之欲使長行此禮常得福祿此即所謂其慶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箋燕而至其歡○正義曰案前文而言入奏故知祭之樂復皆入也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也後日從今以後之日也宗族不親則公室傾危故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同姓無怨而皆慶是其歡矣神嗜飲食以下是慶辭也○傳替廢引長○正義曰替廢釋言文引長釋詁文釋詁云子子孫孫引無極也舍人曰子孫長行美道引無極也郭璞曰世世昌盛長無窮是勿廢長行之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疏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至思古焉○正義曰作信南山詩者刺幽王也刺其不能脩成王之事業疆界分理天下之田畝使之勤稼以奉行大禹之功故其時君子思古成王焉所以刺之經六章皆陳古而反以刺今言成王能疆理天下以奉禹功而幽王不能脩之經先云禹功乃言曾孫見成王能遠奉禹功今幽王不能述脩成王之業非責幽王令奉禹功也故箋云言成王乃遠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是思古之內直思成王耳而成王又有所奉故經言禹焉首章言我疆我理是疆理天下也維禹甸之是禹功也以下言雲雨生穀乃稅以祭祀鬼神降福皆由疆理使然故序者略之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甸治也畇畇墾辟貌曾孫成王也箋云信乎彼南山之野禹治而丘甸之今原隰墾辟則又成王之所佃言成王乃遠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甸毛田見反鄭繩證反畇音匀又作畇蘇遵反又音旬墾辟上苦很反下婢亦反佃音田本亦作田乘繩證反○**我疆我理**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南東其畝**

或南或東疏信彼至其畝。毛以為信乎彼南山之傍田野得成平田可種殖者維本禹所治之
又此地今畇畇然成其墾辟之原隰者由曾孫成王所田之又正我天下經界之疆
又分我天下土宜之理而隨事之便使南東其畝成王能疆理天下奉禹之功而幽王不能脩
之故以刺焉。鄭唯甸之為丘甸之為異餘同。傳甸治至成王。正義曰此及韓奕之傳皆
言甸治則訓甸為治不為丘甸之異於鄭也墾辟貌者謂墾耕其地辟除草萊以成柔田也釋
訓云畇畇田也注引此畇畇原隰與勻音同也知曾孫是成王者序言成王奉禹之功此言曾
孫田禹之地故知曾孫與序成王一人也成王而謂之曾孫者以古者祖有德而宗有功因為
之號文武為受命伐紂定天下之基以為祖宗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也成王繼文武之
後為太平之主特異其號故詩經遍稱成王為曾孫也不繼於文王不直言孫者蓋周雖文王
受命而大王亦有王迹所起見其王業之遠故繼而稱曾孫不言玄孫者玄孫對高祖為定名
世數更多則不得稱玄孫矣曾者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故維天之命箋云自孫
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為遠辭明周德之隆久故繼大王而不稱玄也毛以此及維天
之命言曾孫篤之亦為成王鄭以禮非一人所行雖彼不從之耳。箋信乎至賦法。正義曰
言信乎者文通於下言禹治南山成王田之皆信然矣上云南山下云原隰皆南山之傍見禹
之所甸成王所脩為一處互其文以相曉也箋云彼南山之野禹治而丘甸之即云今原隰墾
辟則又成王之所田言成王乃遠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言脩禹功而文相因明南山
原隰二者為一處成王之脩禹功實天下盡然而獨言南山者作者指一處以表之其意通及
天下也故序言疆理天下下注言上天同雲是非獨南山之傍脩禹功也獨舉原隰以為言者
鄭駁異義引此詩以盡三章此詩之意以原隰生百穀原隰之功於人尤大故獨言也甸之
為字既訓為治音又為乘以治其地使平成田則訓為治以方十里出兵車一乘故又音為乘
也韓奕箋云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是亦以治為義也地官小司徒云
四丘為甸注云甸之言乘也讀如中甸之甸稍人云掌令丘乘之政令注云丘乘四丘為甸甸
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郊特牲云丘乘共粢盛注云甸或謂之乘以其於
車賦出。。。長轂一乘是以乘為義也知六十四井為甸者小司徒云四井為邑四邑為丘
四丘為甸如數計之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為井計之則邑方
一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又解方八里名為甸之意以其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
乘以為賦法故謂之甸甸乘也十里為成冬官匠人文也知甸居一成之中者以匠人既云十
里為成即云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當甸在其中傍一里以治洫故彼注云方十里為
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是也論語注引司馬法云井十為通通十為
成成出革車一乘是據成方十里出車一乘也成元年左傳服注引司馬法云四邑為丘有戎

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是據甸方八里出車一乘也二者事得相通故各據一焉若然成出兵車一乘為七十五人耳而哀元年左傳說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成方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也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上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其出兵夫則衆不盡行故一車士卒雖七十五人傳說少康言有衆一旅盡舉大衆故與出賦異也箋以此維禹甸之為丘甸孫毓云禹平治水土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於周法虞𦤎之制未有聞焉今以周之法為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土皆丘甸之非其義也然則鄭為禹亦丘甸之者亂遲說大道既隱而曰以立田里是則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皐陶謨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於川同也是則丘甸之法禹之所為左傳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於是則十里為成井周之賦法也禹之治水既平乃任土作貢有何不暇而云未及丘甸之也故鄭以為禹治而丘甸之。傳疆畫至地理。正義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田不均趙岐注云經亦界也然則經界者地畔之名也疆謂正其封疆故云畫經界襄四年左傳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九州尙畫其界是田之經界須畫之也分地理者分別地所宜之理若孝經注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傳或南或東。○正義曰成二年左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是於土之宜須縱須橫故或南或東也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 雰雰雪貌豐年之冬必有積雪○雨于傅反雪如字雰芳云反 **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 小雨曰霢霂箋云成王之時陰陽和風雨時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霢士革反霂音木優說文作瀀音憂渥烏學反 **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疏】上天至百穀○正義曰言成王時在上天同起其雲正於冬月雨下此雪雰雰然多而積也至於春日又益之以小雨而霢霂然以接冬澤既已優洽饒已饒渥既已沾潤既已豐足是以故得生我之衆穀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言上天同雲明澤之徧也以雲在於天上雨從上下故云上天非有義例○傳豐年至積雪○正義曰謂明年將豐今冬積雪為宿澤也然則積雪是年之前冬而言豐年之冬必有積雪者以此章言穀之生下章言其成熟舉一年之生成以為首尾之次非復言歲初歲末限以同年傳達經意故言豐年冬耳○傳小雨霢霂○正義曰釋天文也李巡曰水雪俱下案彼文上有暴雨下云久雨於間無雪事而李巡云俱下妄矣此傳有云小雪者誤今定本云小雨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 埸畔也翼翼讓畔也彧彧茂盛貌○埸音亦下同彧彧於六反 **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

年箋云斂稅曰穡畀予也成王以黍稷之稅爲酒食至祭祀齊戒則以賜尸與賓尊尸與賓所以敬神也敬神則得壽考萬年○畀必寐反注同齊側皆反 疏 疆場至萬年○正義曰上既言百穀以生成故此云稅取供祭也言所生百穀之處其農人理之使疆場之上翼翼然閑整謹畔令黍稷之苗彧彧然茂盛而成長至秋收刈則曾孫成王之所稅斂而以爲酒之與食也既爲酒食於祭前齊戒之時乃賜我尸之與賓以尊養之尸賓未至祭時而豫賜之酒食爲敬神故也神既爲王所敬故令王得壽考萬年之福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傳場畔至盛貌○正義曰以田之疆畔至此而易主名之爲場翼翼是閒暇之名故舉讓畔之敬以明其田事之理也上言生我百穀此獨言黍稷者黍稷爲穀之長故特言之也○箋斂至萬年○正義曰上言黍稷或是天下民田也曾孫之穡文承其下故知稅斂曰穡也賓之與尸祭時所有經云畀我尸賓何知不指謂祭時予之而箋以爲齊戒則以賜尸賓者以此詩陳事而有次序五章卒章始言祭時之事清酒騂牡享于祖考則此未祭而言畀我尸賓明祭前矣又不言享祀而云畀我是賜下之辭故爲祭祀齊戒以賜尸賓也祭義云祭前十日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周禮所謂前期十日是也於齊之時官當與之酒食而箋云賜者以其未祭則尸猶臣道故言賜也經言敬事尸賓而令神降福者以其尊尸與賓即所敬神也由能敬神則壽考萬年也神與壽考祭時嘏辭與卒章萬壽無疆明其同時也以伯敬於神以及尸賓於後得福故此致其意而逆言之耳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剝瓜爲菹也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爲菹貴四時之異物○廬力居反剝邦角反菹側居反便毗戰反削思約反淹英鉗反漬子賜反淹也○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箋云皇君祜福也獻瓜菹於先祖者順孝子之心也孝子則獲福○祜音戶○ 疏 箋中田至異物○正義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故言中田謂農人於田中作廬以便其田事於田中種穀於畔上種瓜亦所以便地也於畔上種瓜廣謂天下民田瓜成又入其稅民以瓜新熟獻於天子天子得之乃剝削淹漬以爲菹欲以供祭祀貴四時之異物故也徧檢書傳未見天子稅民瓜以供祭祀者故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其其果蓏瓜瓠之屬郊特牲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是則天子之瓜自令有司供之不稅於民此言瓜成入其稅於天子者周禮言其正法瓜不稅民此述成王之時民盡力於農業故畔上種瓜獻諸天子天子得爲菹以祭欲見天子孝於親而下民愛其主反以刺今幽王也箋以對前曾孫之穡爲正稅故云又入其稅耳非謂正法所當稅也○箋獻瓜至獲福○正義曰周禮場人祭祀供其果蓏是祭必有瓜菹矣醢人豆實無瓜菹者主說正豆之實故文不具耳○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

享于祖考周尚赤也箋云清謂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納亨時○騂息營反字林許營反享許兩反徐許亮反注及下同鬱紆勿

反齊才細反亨普庚反○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箋云毛以告純也膋脂膏也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膋音聊中丁仲反臭昌救反

[illegible]祭以至血膋○正義曰此章陳正祭之事古者成王爲祭之時祭神以清與酒清謂玄酒也酒謂鬱鬯與五齊三酒也先以鬱鬯祼而降神乃隨從於後以騂牡之牲迎而入于廟門以獻于祖考之神既納以告神乃令卿大夫執持其鸞鈴之刀以此刀開其牲之皮毛取牲血與脂膏之膟膋而退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馨香以薦神各有其人皆肅其事今王不能然故刺之○傳周尚赤也○正義曰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注以陽祀爲宗廟似由陽祀故用騂此云尚赤者牧人以周尚赤故郊廟用騂爲陽以相對其實由所尚故曰白牡騂公牡三代祭其廟各用其所尚之毛色也○箋清謂至亨時○正義曰禮運說祭之禮云玄酒在室是祭祀有玄酒也春官鬱人掌祼器凡祭祀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彝尊彝四時之祭皆祼用彝是祀祼用鬱鬯也天官酒正云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供奉之是祭祀有五齊三酒也酒正鄭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酇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酒矣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也又云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時醳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是也鄭解五齊三酒之事也此言祭以清酒廣言祭用酒事則文當揔攝諸酒故箋分而屬之清謂玄酒也酒謂鬱與五齊三酒也玄酒水也故以當清五齊三酒則釀而爲之故以當酒然鬱人注云鬱金香草也則鬱非酒矣亦以爲酒者祭之用鬱責之以和鬯郊特牲所謂臭鬱合鬯是也鬯人注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者也然則祼之有鬱和秬鬯而用之故鬱亦爲酒也此言清酒箋既辨之旱麓云清酒既載騂牡既備箋直言祭祀先爲清酒其次擇牲不復曲辨清酒之名者此下有鸞刀謂殺牲祭時則騂牡在其上據迎牲時清酒又在其上明據灌時今經直云清酒恐不兼鬱鬯故箋備解之彼旱麓汎說未是祭時故注與此不同烈祖云既載清酤箋云既載清酒於尊中酌以祼獻以周禮言之祼獻所用則鬱鬯與醴齊也清酤之言亦揔諸酒與此同也案三酒之名三曰清酒何知清酒非三酒之清酒者以言祭以清酒則以清酒祭神也三酒卑於五齊非祼獻所用故司尊彝凡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脩酌鄭注差次之云凡祭酒三酒也四者祼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然則三酒乃是諸臣之所

酢不用之以獻神故知詩之清酒非三酒之清酒也司尊彝又注云唯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
酒此不必大事言五齊三酒者以獻饋必醴盎在五齊之中諸臣所酢必當用酒故因言五齊
耳不必此祭備三五也箋又以經先言祭以清酒乃云從以騂牡言從是相亞之辭郊特牲曰
既灌然後迎牲是先用酒後用牲故云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郊特牲又曰灌用鬯臭
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是以鬱降神也又言享于祖考謂納亨時者大宰云及納亨贊王牲事
注云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然則納亨者謂牽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
納亨也亨于祖考知是納亨時者祭義云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
以刲之此下文乃言執其鸞刀故知是納亨時也納亨而謂之獻於祖考者地官充人云碩牲
則贊注云贊助也助君牽牲入告肥是獻之也○傳鸞刀至中節○正義曰鸞即鈴也謂刀環
有鈴其聲中節故郊特牲曰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是中節也祭義曰
卿大夫鸞刀以刲之取膟膋則此亦卿大夫也○箋毛以至馨香○正義曰經言以啓其毛取
其血膋據文言之直開毛取血不似取毛箋言毛以告純者以祭禮用毛不言啓皮而云啓毛
明是取毛用之郊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貴純之道也楚語觀射父云毛以示物韋昭曰物
色是毛以告純膋者腸間脂也脂釋者曰膏故云膋脂膏也血以告殺亦楚語文也若不殺則
無血故以血告殺也韋昭曰明不因故是也膋以升臭謂燒其脂膏升其臭氣使神聞之又申
明升臭之事以此脂膏合之黍稷置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知者郊特牲
曰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又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馨香注云
蕭香蒿染以脂合黍稷燒之是合馨香之事也定本及集注皆以此注為毛傳無箋云兩字是

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 烝進也箋云既有牲物而進獻之苾苾芬芬然香祀禮於是則甚明也○ **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箋云皇之言暀也先祖之靈歸暀是孝孫而報之以福○暀居良反 疏 是烝至無疆○皇介二字別毛以先祖之精靈於是美大之報以大夫之福鄭以先祖之神靈於是歸往之報之所以助受大福祿餘同○箋既有牲物○正義曰上章騂牡是牲也酒及血膋是物也以承上文而言是烝是享故云既有牲物而進獻之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谷風之什十篇五十四章三百五十六句卷終

毛詩注疏挍勘記（十三之二）

○鼓鍾

鼓其淫樂以示之之〔補〕案下之字衍

以云諸侯〔補〕毛本云作示案示字是也　與彼文到者〔補〕案到當作倒

傳鼛大淮上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大至地剜添者一字淮當作至

東夷之樂曰昧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云韎本又作昧正義云然則言昧者物生根也是正義本與釋文又作本同

南夷之樂曰南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南作任案南字是也正義云以南訓任故或名任此爲南其實一也可證

西夷之樂曰朱離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朱作株案正義云秋物成而離其根株又云定本作朱離其義不合是作株字者改之以合正義也

如是音磬舒合〔補〕案磬當作聲形近之譌毛本正作聲

此經言云鍾琴笙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字當衍琴上當有瑟字

四夷之樂雖爲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雖當作唯

○楚茨

民盡皆流散流散而逃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流散二字當作棄業

田疇懇闢　閩本明監本毛本懇作墾案所改是也毛本闢誤闕

文指田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田當作相大田序正義可證

君婦有清濁之德　閩本明監本毛本濁作淨案所改是也

我蓺黍稷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蓺作藝案藝字非也釋文云我蓺魚世反南山釋文云蓺樹也本或作藝技藝字耳猗嗟釋文云藝技其綺反

我將得黍稷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得作樹案樹字是也

萬萬曰億　毛本萬誤十明監本以上皆不誤案毛以萬萬爲億伐檀正義有明文

何所種之黍與與然(補)毛本何作我案我字是也 依九音草術(補)案音草當作章筭形近之譌 以黍稷爲國之主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國當穀字誤是也

則當用積田黍稷(補)案積當作藉形近之譌毛本作籍 必祭祀所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必上浦鏜云疑脫非字是也

或陳于牙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牙當作𤘘𤘘卽互之別體碑刻中每見之周禮釋文云互徐音乎正義中字同 或齊于肉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于作其案其字是也正義標起止云至其肉又云齊其肉者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可證 有解剝其皮者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豚解腥之是解剝其肉也定本集注皆云解剝其皮是正義本作肉字

而享其祭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享作饗考文古本同案饗字是也

其義濟濟然(補)案義當作儀毛本作儀是也 司徒奉司牛馬奉羊(補)案司牛二字當倒 報之以大夫之福(補)案夫當作大形近之譌毛本正作大 由名有所司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名當各字誤是也 體其犬豕生羊(補)案生當作牛毛本不誤 供其脯脩刑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膴誤撫考周禮是也 毋處求之是祀禮於是甚明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求之是剜添者一字

豆謂肉羞庶羞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肉作内案釋文云内羞如字内羞房中之羞庶或作肉羞非也正義云豆肉羞庶羞者是其本作肉不誤也 必取肉物肥腯美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者字案正義標起止云箋君婦至腯美是其本無者字段玉裁云有者是

故云傳火加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當作火 留其實亦炙閩本明監本毛本留作燔案此當作其實燔亦炙 燔從於獻酒之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肉下浦鏜云脫炙字考周禮注是也 特牲云燔炙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上浦鏜云脫注字是也 數多少長短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長上浦鏜云脫量字考周禮注是也 孫炎曰庶豐多也云侈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多也二字當倒 加籩則內宗

薦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籩上浦鏜云脫豆字以周禮考之是也

造主人使受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造作告考文古本同案告字是也 嘏古嘏反補毛本同案下嘏字乃假字之譌釋文挍勘通志堂本作假盧本作雅云舊譌今改正案雅字是也小字本所附是雅字

旣匡旣勑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筐本亦作匡考此經毛無傳但以稷疾勑固側之必不與鄭義同匡義依王述毛以說傳云旣能誠正矣是其本經字作匡與釋文亦作本同毛氏詩經字自知此也鄭箋本經字亦作匡其云受之以筐者以匡爲筐之假借不云讀爲而於訓釋中竟改其字以顯之也釋文本經字作筐乃依箋所改當以正義本爲長正義云旣匡旣勑二句爲異又云此經云旣筐皆易字之倒耳○按說文筐即匡之或字即知毛訓匡鄭訓器而無異字也

天子使宰夫受之以匡小字本相臺本匡作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考文古本同案筐字是也 又音苪補釋文挍勘通志堂本盧本苪作芮案芮字是也小字本所附是芮字 以擩于醢以受尸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受當作授 曰孝子能盡其誠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曰當由字誤是也 率命祝祝受以東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率恐卒誤是也 特于季指補特當作挂形近之譌 故孝子前

就凡受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尸誤凡是也 定本注天子宰又受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定本下當脫集字又字當衍文是也

眉壽萬年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萬當作万形近之譌儀禮少牢嘏辭眉壽萬年万萬古今字耳 勿替以之閩本明監本毛本以作引案山井鼎云以恐非是也

是一大夫之嘏辭也補毛本一作亦案所改是也

鼓鍾送尸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宋書樂志兩引此作鍾鼓送尸考箋云尸出入奏肆夏此經言鼓鍾猶春秋內外傳之言金奏肆夏也變上經鍾鼓旣戒亦使不相蒙也當以作鼓鍾者爲是正義云乃鳴鍾鼓以送尸謂奏肆夏也鍾鼓當倒耳○按舊挍非宋書自可據也

神安歸者歸於天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宋書樂志引歸於天地也考正義云神安而歸於天也又云郊特牲云魂氣歸於天故言神安歸於天也標起止云至於天是有地字者誤也

歸賓客豆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豆作之案豆字誤也正義云於是之時賓客歸之俎又云是祭祀畢賓客歸之俎也又云歸之俎所以尊賓客是正義當作賓客歸之俎考文古本客下有之字仍衍豆字

此尸所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詩誤尸是也

釋詁云子子孫孫 閩本明監本毛本詁作訓案所改是也

○信南山

畇畇原隰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畇畇音匀又作眴蘇遵反又音旬正義云釋訓云畇畇田也注引此畇畇原隰與匀音同也是正義本作畇字

則又成王之所佃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釋文云佃本亦作田正義云由曾孫成王所田之又云成王田之皆信然矣又云今原隰墾辟則又成王之所田是其本作田與亦作本同佃非其義乃俗本耳

下注言上天同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當作經

讀如中甸之甸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衷誤中非也正義所引自如此今周禮注作衷甸左傳同說文人部引作中佃

乓乘其粢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共誤其是也

出馬四匹長轂一乘 閩本明監本毛本出下不空案此所空當是馬四匹三字也郊特牲注本無此三字正義以義增之耳依彼注刪非也

皆乓甸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皆誤比十行本亦比字與匠

入井閭有洫同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成誤井是也

疆埸翼翼 毛本埸誤場明監本以上皆不誤下同

周禮所諧前期十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謂誤諧是也

受天之祜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祜誤祐

箋云毛以告純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標起止云箋毛以至馨香又云定本及集注皆以此注為毛傳無箋云兩字是自此至合馨香也二十八字皆在傳是也

故曰白牡騂公牲明監本毛本牡誤牲公誤剛閩本牡字不誤案騂當作周魯頌傳云白牡周公牲正義引彼文也不知者轉輒改之而不可通矣

彝尊彝四時之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彝字當作司

郊特又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特下浦鏜云脫牲字是也

享于祖考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享誤亨是也

報以大夫之福(補)案夫當作大毛本不誤

清嘉慶二十年重栞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三

甫田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一 孔穎達疏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刺者刺其倉廩空虛政煩賦重農人失職 疏 甫田四章章十句○箋刺者至失職○正
義曰經言成王庾稼于倉萬箱是倉廩寶反明幽王之時倉廩虛也言適彼南畝耘耔黍稷是
農人得職反明幽王之時農人失職也政煩賦重楚茨序文次四篇文勢大同此及下篇箋皆
引之言由政煩賦重故農人失其常職也若然賦重則倉應實倉虛則賦應輕而同刺之者以
王貪而無藝故賦重用而無節故倉虛由倉虛而賦更重以賦重而民逃散農人失職由政煩
賦重所致其倉虛則別有費散不由賦
重故箋先言倉廩虛則言政煩賦重也倬彼甫田歲取十千倬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十
千言多也箋云甫之言丈夫
也明乎彼大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
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
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倬陟角反韓詩作箌音同云箌卓也甫之言丈夫也
直兩反依義丈夫是也本又作大夫一本甫之言夫也又一本甫之言大也大古音泰見賢遍
反○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尊者食新農夫食陳箋云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
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者
豐年之法如此○食音嗣賒音奢貰音世又食
夜反說文云貸也紓音舒何常汝反蓄勑六反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耘除
草也
耔雝本也箋云今者今成王之法也使農人之南畝治其禾稼功至力盡則薿薿然而茂盛於
古言稅法今言治田互辭○耘音芸沈又音運本又作芸音同耔音子沈音茲壅禾根也薿魚
起反徐又
魚力反○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烝進髦俊也治田得穀俊士以進箋云介舍也禮使民鋤
作耘耔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
進其爲俊士之行○介音界王大也烝之承反髦音毛鋤本或作
助同仕魚反閒音閑處昌慮反肄以四反字亦作肆同行下孟反 疏 倬彼至髦士○毛以爲
倬然明大者彼古太平
之時天下之大田也一歲之收乃取十千以其天下皆豐故不槩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
言多取田畝之收舉十千多數而已以其大熟如此故詩人云我取其陳者以食農人使一家
之內尊老得食其新粟卑穉食其陳粟是爲老壯之別等養之義也自古太平有豐年其時如
此故今成王之時亦奉而脩之其萬民適彼南畝之內或耘除草木或擁其根本功至力盡故

令黍稷得薿薿然而茂盛收穫既多國用充足所以成大功所以自安止又得進我民人成爲
髦俊之士由倉廩實知禮節故豐年多穫髦士所以得進也而幽王不脩之故舉以刺焉鄭唯
今適南畝三句同其首尾皆異言倬然明著者彼太古之時於丈夫之所稅田一歲之中於一
成之地取十千畝也言賦斂不重倉廩盈實故於時之民見官有餘遂云我從官取其倉廩之
陳者而食我農夫之民所以紓官之畜滯亦使民愛存新穀故令國以足用下無困乏自古豐
有之年其法如此故今成王之時奉而脩之其萬民適彼南畝之中或耘或耔黍稷薿薿然茂
盛其農人所居廬舍及所止息之處閒暇則以道藝相講肄故得進我農人成其爲俊士之行
是農人盡力而治田上依古法而稅斂政省賦輕倉廩以實今王不能然故反以刺之○傳倬
明至言多○正義曰以雲漢云倬彼雲漢是明貌也言明者疾今不能言古之明信故云明也
齊甫田傳曰甫大也以言大田故謂爲天下田也十千者數之大成舉其成數故云十千言多
也王肅云太平之時天下皆豐故不繫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孫
毓曰凡詩賦之作皆總舉衆義從多大之辭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甫田猶下篇言大
田耳言歲取十千亦猶頌云萬億及秭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在有大田皆有十千之收推而
廣之以見天下皆豐此皆申述毛說也○箋甫之至畝一鍾○正義曰以此意言自古有年又
云今適南畝一章之內而有古今相對今適南畝言民之治田則歲取十千宜爲官之稅法稅
法而言十千爲有限之數則不據天下不可言大不得與齊之甫田同訓故云甫之言丈夫也
穀梁傳曰夫猶傳也男子之美稱士冠禮注亦云甫丈夫之美稱甫或作父是爲丈夫也易曰
師貞丈人吉言以禮法長於人可倚丈也是夫者有傳相之德而可倚丈謂之丈夫通天下男
子之辭喪服曰丈夫婦人是也言明乎彼太古之時者以此詩據幽王之時而思古謂思成王
也成王既古矣而云今適南畝以成王之時爲今則古又古於成王是爲太古也案禮記郊特
牲與士冠禮皆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下即云牟追夏后氏之道章甫殷道委貌周道然則太
古冠布在三代之前故注云唐虞以上曰太古然世代推移後之仰先皆爲古矣古有遠近其
言無常故易以文王爲中古禮記以神農爲中古各有所對爲古不同則太古之名亦無定限
此言太古古於成王則可未必要唐虞以上也孟子曰欲重之於堯舜大桀小桀輕之於堯舜
大貉小貉則什一而稅堯舜已然此論稅法而言太古亦以太古爲唐虞於理雖通但什一而
稅三代皆然據今成王所脩不必要本堯舜信南山言成王奉禹之功則此太古蓋亦禹也言
丈夫稅田謂於丈夫而稅其田以治田者男子故言於丈夫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
之數者司馬法計之而然也司馬法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是九夫爲井也井十爲通通十爲
成亦司馬法文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謂九夫之內與公助一夫田有百畝故知井稅一夫其
田百畝從此而累計之故知通稅千畝成稅萬畝也又解不言萬畝而稱十千意欲見其數從

井通起故言十千明從井稅一夫爲百畝千是通之稅故云十千以見之而不言萬畝也鄭門
爲稅法者亦以此十千故耳知此爲田畝者以十千之文連甫田之下明取十千之由故知田
畝非釜斛也又解田之所收數言上地穀畝一鍾明時和而收多故稅輕而用足也史記河渠
書曰韓使水工鄭國間說秦鑿涇水爲渠並於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渠成而用漑瀉鹵之地四
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彼瀉鹵之地灌漑之功畝收一鍾明太平陰陽和風雨時上地畝亦收一
鍾也昭三年左傳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是鍾容六
斛四斗也漢書食貨志曰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碩半爲粟百五十碩歲有上中下上孰其
收自四中孰自三下孰自倍張晏曰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碩今大孰四倍收六百碩自三。百五
十碩自倍三百碩彼謂中平之地上孰畝六碩故本太平之上孰上地準關中爲畝一鍾也孟
子曰言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若井稅一夫是九稅一矣此詩之意刺幽王賦重當陳古稅之
輕而言成稅萬畝反得重於什一者孟子言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
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故冬官匠人
注廣引經傳而論之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
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
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是鄭解通率爲什一
之事也又孟子云滕文公使畢戰問井田孟子對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鄭所
引異外內之事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
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是說助法井別一夫以入公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
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爲郊外也野人爲郊外則國中謂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
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助法既言百畝爲公田則使自賦者明
是自治其田貢其稅穀也助則九而助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爲什一也若然九一而助者
爲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卽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
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爲賦也故鄭玄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若什一自賦爲
什中賦一則不得與九一通率爲什一也且鄭引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不言國中
什而稅一明是國中什一而貢一故得通率爲什一也如鄭之言邦國亦異外內則諸侯郊內
貢郊外助矣而鄭正言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以爲諸侯皆助者以諸侯郊內之地少郊外
助者多故以邦國爲助對畿內之貢爲異外內也案王制云千里之內曰甸其外曰采注云取
其美物以當穀稅又尚書鄭志說貢篚之義云凡所貢篚之物皆以稅物市之隨時物價以當
邦賦然畿外諸侯不以穀入天子此若成稅萬畝是畿外助法則詩譏天子之事得云我取十
千者以天子天下爲家故美其收入之多則廣舉天下之田若貢之天子自可隨其所須變爲

貨物皆是稅穀市之亦得爲天子所取也史傳說助貢之法唯孟子爲明鄭據其言以什十而
徹爲通外內之率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
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其言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由是羣
儒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爲然皆義異於鄭
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
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
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
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於匠人注云
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事
俗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此井稅一夫是爲定法而禹貢注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
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者以禹貢九州之賦法凡有九等鄭欲品其多少無所比況遂
以九井擬之以示稅之多少耳非其實稅之也何則九州之地不至九倍若第一之州爲三等
豈第九州之上者一家受田九百畝中者千八百畝下者二千七百畝斯不然矣若亦以百畝
二百畝三百畝爲三等給之以地有薄厚差降其稅不可下州九家而共積一夫之稅此乃不
近人情也明是以九等井稅擬之耳箋必易毛者以此詩之作刺幽王政煩賦重廢民農業而
此章下言治田則此爲稅法互言其事以相發明耳且取者自此取彼之辭耳歲取既爲稅斂
之言十千卽是期限之數若子孫千億萬億及秭文無指定可爲多大之辭其此文與十千維
耦百室盈止周公之東征四國成湯之式於九圍皆是數有限量不得爲揔舉大辭也又參之
於司馬之書校之於一成之稅其數正允其若合符故不從毛氏也而孫毓難云一成之收裁
是十里之豐謂箋之說不足以該天下然毓以所在天下大田皆有十千之收可推而廣之則
每於十里皆取十千何獨不可推而廣也鄭氏之說亦足通矣。傳尊者至食陳。正義曰言
食我農人是辭有所別七月云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以對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是農夫別於眉
壽彼農夫與此農人一也言農夫食陳明對眉壽爲尊者食新矣孫毓云一家之中尊長食新
農夫食陳老壯之別孝養之義也。箋倉廩至如此。正義曰上言古之稅法一成而歲取十
千故知此言我取取於官是倉廩有餘驗貸取而食之也以官有畜積恐其久而腐敗所以絹
出官粟之畜積久滯者待秋收然後取民新穀以納官也於官則積而不腐亦是使民愛重存
留此新穀也定本及集注貸皆作貫義或然也地官旅師云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注云因時
施之饒時收之此卽義取其陳也此又特言農人不對眉壽則老壯揔爲農人不與七月同也
若然王制云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則太平豐年當家自有積而得有貸官粟者然古今
時運人亦一也作制者美古之辭據多以言不能使皆有畜積猶今之豐年而民有貧而無食

者稅斂有義用之以道以倉粟則陳陳相因民貧則貸取以食所以上下交濟海內乂安豈言皆無畜積人盡取之也。傳耘除草耔雝本。正義曰食貨志云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葉以上稍耨壠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比成壠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薿薿而盛也是說耘耔之事附根即此雝本也。箋今者至治田互辭。正義曰以上言自古有年此言今以別之而下言曾孫來止故知今者成王之時也言不奪農時故得使農人之其南畝也。傳治田至以進。正義曰管子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明人成俊士由田之得穀故云治田得穀俊士以進也攸介攸止毛雖不訓準生民之傳則不為舍而止息王肅云是君子治道所大功所定止傳意當然言太平年豐為功成治定故俊士以進以由得穀故耳。箋介舍至之行。正義曰以此田農之事介止相對止是止息故介為舍也信南山云中田有廬舍則必歸於廬止則隨其所惓而息故介止分為二事也禮使民勠作耘耔其有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相講論而肄習其業言禮者以其禮法當然非有禮文也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即此烝我髦士是也以文承或耔之下以止舍講習以成俊士於理為切故易傳。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 器實曰齊在器曰盛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箋云以絜齊豐盛與我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齊本又作齋又作齍同音資注同犧許宜反為于偽反下為農親為為之皆同。

我田既臧農夫之慶 箋云臧善也我田事已善則慶賜農夫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也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蜡仕詐反勞力報反篇末勞賜同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田祖先嗇也穀善也箋云御迎介助穀養也設樂以迎祭先嗇謂郊後始耕也以求甘雨佑助我禾稼我當以養士女也周禮曰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御牙嫁反注同豳彼貧反本亦作邠以樂音洛。

【疏】以我至士女。毛以為士絜黍稷茂盛故今至秋以用我器實之齊豐而明報及與我犧而純色之羊用此齊牲以祭社稷以祀四方以老其能成五穀之功也五穀成熟則我田事已善矣於孟冬之月其農夫之人受慶賜謂息田夫而饗勞之也至前孟春月以琴瑟及擊其土鼓以迎田祖先嗇之神而祭之所以求甘澍之雨以大得我稷之與黍其成熟則人皆脩飾以善我士之與女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唯以佑助我禾稼之黍稷及其成熟當以養我士之與女為異餘同。傳器實至於郊。正義曰經傳多齊盛連文故傳因齊解盛春官肆師祭之日表齍盛告絜注云粢六穀也則六穀揔為齊天官甸師注云粢稷也唯以稷為粢者以稷是穀之長為諸穀之揔名六穀皆為器之實故曰器實曰齊指穀體也在器曰盛據

已盛於器也故桓六年左傳曰絜粢豐盛言爲穀則絜清在器則豐滿是指器實爲粢在器爲
盛也毛氏解社其言不明惟此言社后土其義當與鄭同鄭駮異義以爲社者五土之神能生
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
昭二十九年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又曰后土則社鄭志荅趙商云后土爲社謂輔作社神趙
商問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大宗伯職曰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注云后土土神也若此之義
后土則社社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敢問后土祭誰社祭誰乎荅曰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爲社
前荅趙商曰當言后土土神言社非也檀弓曰國亡大縣邑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注云后土
大封先告后土玄注云后土土神不云后土社也田瓊問周禮大封先告后土注云后土社也
社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注云社后土也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注云社祭也神不言后
土省文此三者皆當定之否荅曰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爲社社而祭之故曰句龍爲后土後
轉爲社故世人謂社爲后土無可怪也欲定者定之亦可不須由此言后土者地之大名也傳
十五年左傳曰履后土而戴皇天指謂地爲后土也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爲后土此人爲
后土之官後轉以配社又謂社爲后土且社亦土地之神是后土之言參差不一故弟子疑而
發問也宗伯大封告后土者以其大封是土地之事宜告土神不告句龍故云定爲后土土神
檀弓曰以國亡大縣邑哭於后土以諸侯守社稷失地哭於社故云后土社也此文與月令皆
謂祭祀后土則配社之神故云社后土也中庸云郊社相對郊是天則社是地故云社祭土神
以宗伯與左傳皆謂地爲后土則土神宜稱后土而中庸言社不言后土故云省文以理皆可
通故云欲定定之亦可不須言也言迎四方之神於郊者下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
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實五官而
云四郊者火土俱在南其火土俱祀黎故鄭志荅趙商云后土轉爲社無復代者故先師之說
黎兼之亦因火土位在南又大宗伯注云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郊而
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爲玄冥
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是黎兼二祀也曲禮言歲徧此祀在秋而并
言四方者常祀歲徧此秋成報功則摠祭故并言四方也○箋以絜至其功○正義曰楚茨箋
云明猶潔也齊言明謂絜清羊言犧謂純色故云以絜齊豐盛與純色之羊經言齊明箋云絜
齊文倒者各從其便而言耳郊特牲云社稷太牢則四方之神亦太牢此獨言羊以會句言犧
以見純明非特羊而已社爲陰祀其犧用純黑色也其方祀則各以其方之色也知此社與四
方皆爲秋祭報功者以上言黍稷之盛而此言齊羊之祭明是物成而祭也下言農夫之慶當
孟冬休息以御田祖是來春祈穀故知此祭在秋爲時次也故大司馬仲秋云遂以獮田羅弊
致禽以祀祊注云祊當爲方聲之誤也獮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卽引此詩云以社以方是

祭四方在仲秋也良耜序云秋報社稷鄭駁異義引大司徒五地之物云此五土地者土生萬物養鳥獸草木之類皆爲民利有貢稅之法王者秋祭之以報其功是祭社亦在秋也○箋我田至不通○正義曰農夫之得慶賜唯勞賜之耳歲事不成則無此勞息故言我田事既善則慶賜農夫也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者王者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而謂之大蜡又爲臘先祖五祀因令黨正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而勞賜農夫令得極歡大飲是謂休息之知如此者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蜡也。蜡者索也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索饗之也是說大蜡之祭也月令孟冬云是月也臘門閭及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是說休息之事也郊特牲蜡祭之下又曰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既蜡臘先祖五祀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臘卽次蜡之後與蜡異也郊特牲止云息田夫不謂之臘必知月令之臘祭與特牲息田夫爲一者郊特牲說蜡祭之服云皮弁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喪殺也其下別云黃衣黃冠而祭明非蜡也又曰既蜡而收民息已既蜡乃云息民明知息民非蜡息民與月令休息文同故知黃冠而祭爲臘祭也是以注云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爲臘必也以此知臘在既蜡之後也地官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以此知黨正飲酒亦此時也下雜記云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恣民大飲也酒誥周公戒康叔禁民飲食民無故不飲酒歡樂今以歲穀豐熟場功畢入而特聽之故謂之慶賜勞息漢世每有國慶而賜民大酺亦此義也臘與息民蜡後爲之以其與蜡同月若不爲蜡則此事亦廢事皆相將故繫之蜡焉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郊特牲文引此者解言我田既臧乃云農夫之慶之意也彼注數八蜡云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此八蜡爲其主耳所祭不止於此四方百物皆祭之春官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注云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又大宗伯云䟽辜祭四方百物注云謂磔攘及蜡祭是蜡祭四方百物皆祭之○傳田祖至穀善○正義曰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是一也以祖者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神農始造田謂之田祖而后稷亦有田功又有事於尊可以及卑則祭田祖之時后稷亦食焉后土則五穀所生本云句龍能平之則句龍亦在祭中而籥章云以樂田畯尚及典田之大夫明兼后土后稷矣故大司徒注云田主田神后土及田正之神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以句龍爲后土后稷爲田正而言詩人謂之田祖則田祖之文雖主於神農而祭尊可以兼卑其祭田祖之時后土田正皆在焉故鄭摠言詩人謂之田祖也言此田祖其文得兼有后土后稷而司徒言田主則其文不得兼神農何則彼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則田主唯社稷不得有神

農故鄭唯云后土田正其言不及神農是其意也穀善釋詁文王肅云大得我稷黍以善我男女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箋設樂至田畯○正義曰言設樂者擽琴瑟擊鼓鼓言擊明琴瑟亦擊可知籥章云吹豳雅則有籥吹之此不云籥彼籥章不言琴瑟皆文不備耳知迎先嗇謂郊後始耕者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云謂以上辛郊祭天郎引襄七年左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又曰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注云元辰郊後吉亥是郊後始耕也謂於始耕時而祭之也知者以先嗇人神不宜先天而祭故當郊後也祈雨又宜早不可以至二月而田祖是始教田者故知是始耕時祭之也云甘雨者以長物則為甘害物則為苦昭四年左傳曰秋無苦雨服虔曰害物之雨民所苦是也雨以甘故故得祐助我禾稼當以養士女也以此事在孟春則事最在後時次於上故以此結章見後當恒然反明此年之春已有此事以興嗣歲亦此義也引周禮者籥章文也彼注云祈年求豐年也豳雅七月也七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歌其類也謂之雅以其言男女之正鄭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爾雅曰畯農夫也以此言之云吹豳雅謂籥吹之故其職掌土鼓豳籥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為匡以革為兩面可擊也鄭司農云豳籥豳國之地竹玄謂籥豳人吹籥之聲章是也祭田祖而并祭田畯者以神農始造田法典田大夫以其法教民亦是先教田其祭并及之先言祈年于田祖是此祭主祭田祖末言以樂田畯見其次及之故異其文也○**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箋云曾孫謂成王也攘讀當為饟饁饟饋也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喜讀為饎饎酒食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也為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饟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為嘗其饋之美否示親之也○饁于輒反畯子峻反本又作峻後篇同喜毛如字鄭為饎尺志反下篇同攘如羊反鄭讀為饟式尚反王如字饋巨愧反從才用反○**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易治也長畝竟畝也易以豉反徐以赤反**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敏疾也箋云禾治而竟畝成王則無所責怒謂此農夫能自敏也○

【疏】曾孫至克敏○毛以為成王之時非直為民報祭祈年又曾孫成王亦自來止親循畎畝以勸稼穡也君既勸之於上民又勤之於下農夫務事遂以其婦之與子並來饋饁於彼南畝之中家盡歡樂矣其田畯之官典田大夫既至見其勤勞則喜樂其事矣即教農夫以閒暇之時攘除田之左右辟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地和美與否也故使禾生易而治理長而次列徧竟畝中終至成善且收而大有曾孫成王見其如此不有恚怒乃謂此農夫其田事既有工能而且敏疾故不怒之以是致黍稷茂盛而年豐矣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以為曾孫成王之來止也則以其已之婦與子謂后與世子出觀農事使知稼

穡之艱難也又以飲食而行饋餉彼在南畝之農人設食以勸之使其樂事也田畯之官至又加之酒食之饋以慰其與田之勤也又饟其左右從已之行者以賞其行途之勞合喜於巡勸不厭也又親爲嘗其饋之美否示親而愛之故上下用命農畯勸樂餘同○箋曾孫至親之○正義曰以信南山準之故知曾孫成王也上言饁下言嘗皆飲食之事故攘讀當爲饟也釋詁云饁饟饋也舍人曰饟自家之野也此攘字在饁喜之下而先言之者以詩中未有其事故先明之田畯田家在田司主稼穡故謂司嗇漢世亦有此官謂之嗇夫故言今之嗇夫也郊特牲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注云先嗇若神農司嗇若后稷以神農始造其田后稷教民播種此二人有田事之大功者也蜡者爲田報祭故知謂此二人稷爲人臣教稼亦是田官故謂之司嗇此言田畯乃是當時主稼之人故以司嗇言之與郊特牲名同而實異也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此及大田文與七月正同故亦讀喜爲饎饎酒食也此爲田事而言曾孫之來故知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曾孫來止郎言以其婦子明曾孫自以已之婦子故知親與后世子行也王之婦必是后知子唯世子者以將欲傳之國祚明其教戒尤深故知非餘子也稼穡之艱難尚書無逸周公戒成王之辭也此經曾孫之下而公以其明以下皆曾孫之事故云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謂成王爲之設也言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則農人之饋無酒故云加之也其左右之行雖各有糧食王欲其勸農忘苦從行不厭故饟之也王之從者必有公卿大臣親爲嘗其饋之美否亦所以親之也此經毛不爲傳但毛氏於詩無破字者與鄭不得同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畎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饁饋也田畯之至喜樂其事敎農以閒暇攘田之左右除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和美與否也傳意當然王肅又云婦人無閫外之事又帝王乃躬自食農人周則力不供不偏則爲惠不普玄說非也孫毓云古者婦人無外事送兄弟不踰閾唯王后親桑以勸蠶事又不隨天子而行成王出勸農事何得將婦兒自隨而云使知稼穡之艱難王后寧復與稼穡事者乎此與豳風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之義皆同農人遽於其事婦子俱饟也田畯見其勤脩喜樂其事又王者從官自有常餼非獨於南畝之中乃饟左右而親爲之嘗又非人君待下之義皆以鄭說爲短斯不然矣此刺今思古之詩言古人之所難行以傷今之廢業也首章言輕其稅斂二章爲之祈報此章言恩澤深厚卒章言收穫弘多歷觀其次粲然有敘寧當於此甫說農人之家行饁之事又大田卒章上言曾孫下言禋祀並是成王之事不當以農人婦子輙厠其間也且言曾孫來止郎言以其婦子則是曾孫以之也上無農人之文何得爲農人婦子乎既言曾孫以其婦子則后之從行於文自見復何所言而云無事也若王后必無外事不當蠶於北郊王基以親蠶洩之非無理矣衣食人之所資田蠶並爲急務蠶則后之所專故后當獨行田則王之所勸后從行耳此乃外内之別職司之義而孫毓反言親桑不隨王非其難矣王者憂深思遠以世子者生於深宮之

內長於婦人之手故與之俱行知稼穡之艱難欲其重國用而愛黎民保王業而全宗祀也以子所親莫過於母使之俱觀辛勤內相規諫此聖賢明訓可與日月俱懸豳風同我婦子事連於舉趾此云以其婦子文繫於曾孫辭既不同義固當異又安得皆為農人婦子也田畯所喜當喜農人之勤事文在饁彼之下是則喜其饟食非復說其勤勞何有國史吟詠立文若是哉王者從官非無常饌直以同循稼穡共食苦甘與夫秦風所謂與子同袍亦復何異而云非待下之義乎此饁南畝之農人賜田畯以酒食者天子所省固無周徧值其所幸使即賜之使天下知我王之愛農也則莫不盡力農人之見饟也則人各用心賞一勸百可使海內從風何必每地皆往農人盡賚而云力不供惠不普也王基因於不徧之言而引周語以此為藉田之事謬矣然此詩止說豐年之義無刺廢藉之文箋之上下言不及藉下篇刺矜寡不能自存其文亦同於此豈令矜寡之人就藉田捃拾也又下章庾稼共此接連箋稱古之稅法非為藉田明矣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 茨積也梁車梁也京高丘也箋云稼禾也謂有藁者也茨屋蓋也上古之稅法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米庾露積穀也坻水中之高地也○茨徐私反庾羊主反坻直基反積如字又子賜反下皆同藁古老反總作孔反 **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 箋云成王見禾穀之稅委積之多於是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是言年豐收入踰前也○委積如字又於僞反年收手又反又如字 **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箋云慶賜也年豐則勞賜農夫益厚既有黍稷加以稻粱報者為之求福助於八蜡之神萬壽無疆竟也○疆居良反竟如字

【疏】曾孫至無疆○毛以為上言曾孫之親循畎畝此言稅穫之多曾孫成王所稅得禾穀之稼其積聚高大如屋茨如車梁也曾孫成王所稅得米粟之庾其唯高大如渚坻如丘京也成王既見禾稼之積粟庾之多於是乃求千倉以處其庾也乃求萬箱以載其稼也以其收入踰前故求倉廩車箱以載置之喜其收穫之廣慇念農夫之勤故以黍稷稻粱為農夫之慶謂黨正飲酒加其饌食以稻粱也非直勞而息之又為之求福於八蜡之神而報我農夫以大大之福使之得萬年之壽無有疆境令幽王不能然故刺之也二斯皆為語助○鄭唯以介為助餘同○傳茨積至高丘○正義曰墨子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為屋蓋傳言茨積非訓茨為積也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其意與箋同也孟子十二月車梁成梁謂水上橫橋有廣狹得容車渡則高廣者也故以比禾積釋丘云絕高為之京是京高丘也○箋稼禾至高地○正義曰庾是平地委粟而與稼相對則知稼有藁草矣故云稼禾稼謂有藁者也此言曾孫所有則是稅而得之而有庾稼二種明是稅有兩法故言古之稅法近者納總謂并禾稼納之遠者納粟米謂路遠者唯納粟又遠者唯納米以運輸為難故輕之也此文稼庾相對而下言千倉萬箱是箱以載稼

倉以納庾故知庾露地積穀也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是水中之高地也此言禾庾當在畿內若畿外則采取美物以當邦賦不入穀矣畿內雖用貢法亦校其歲以爲率依稅法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旬稍縣都無過十二以禾及米貢入於王掌客有芻薪倍禾之言是明周法有禾稼之稅矣禹貢有納銍納秸周之有無無以言也依禹貢賦其田使入穀禹弼其外百里者賦入總謂入刈禾也二百里銍銍斷去藁也三百里秸秸又云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注云甸服者堯制去穎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也甸服之制本自納總禹爲之差使百里者從之耳以此言之有輕遠之法故爲近者納總遠者粟米既無銍秸之文不知遠近以何爲差也若然後世之役宜繁於上代周止千里納穀唐虞則弼其外五百里爲方二千里是方千里者四納穀多於周者唐虞萬國諸侯歲朝其用或費於後代故納穀多也又鄭志荅趙商云畿內四百國則周郊內亦封諸侯矣於周法十國而又其一於天子然則雖千里者四其稅猶少於周故使方二千里入粟米世代不同故異法也。箋年豐至疆竟。正義曰特牲少牢之祭皆無稻粱此特言黍稷稻粱故知勞賜農夫加以稻粱也報者自神之辭明求神而得報爲農夫之求神唯蜡祭耳故云爲之求助於八蜡之神以祭有尸祝故云萬壽無疆竟爲得福之辭與三章互相成也蜡在息農夫前而後言之者以祭者雖在前而福慶是將來之事故後言之以結篇也定本疆境字作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蟲災害穀風雨不時萬民飢饉矜寡無所取活故時臣思古以刺之。矜古頑反注皆同字或作鰥。

【疏】大田四章上二章章八句下二章章九句至自存焉。正義曰四章皆陳古善反以刺王之辭經唯言寡婦序并言矜者以無妻爲矜無夫爲寡皆天民之窮故連言之由此而言孤獨老疾亦矜寡之類其文可以兼之矣。箋幽王至刺之。正義曰箋亦以序省畧反取經意以明之經從首章盡二章上三句言成王教民治田百穀茂盛止役順時秀實成好反明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也二章下五句言時無蟲災反明幽王之時蟲災害穀也三章上四句言雲雨安舒反明幽王之時風雨不時也三章下五句言收刈有餘寡婦獲利是下民豐盈矜寡得濟反明幽王之時萬民饑饉矜寡無所取活也詩皆公卿國史所作故云時臣思古以刺之序不言思古者楚茨至此文指相類承上篇而畧之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 箋云大田謂地肥美可墾耕多爲稼可以授民者也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

民出五種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而事
之。種章勇反此注及下注擇種並同墾苦狠反相息亮反長張丈反冒莫報反橛其月反**以**

我覃耜俶載南畝覃利也箋云俶讀為熾載讀為菑栗之菑時至民以其利耜熾菑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菑。覃以冉反徐以廉反俶載張家並如字俶音尺叔反始也載事也鄭讀為熾菑熾音尺志反菑音緇栗音列鄭注周禮云讀如裂繻之裂

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庭直也箋云碩大若順也民既熾菑則種其衆穀衆穀生盡條直茂大成王於是則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

【疏】大田至是若。毛以為古者成王之時有大肥美之田可墾耕
矣又多為稼而以授民也民已受地相地求種既已擇其種矣時王者又號令下民豫具田器
既已戒勑之矣此受地擇種戒勑具器既已周備矣至孟春之月乃耕而事之矣用我覃然之
利耜始設事於南畝而耕之以種其百種之衆穀其穀之生盡條直且又長而茂大民既勸力
已專其務曾孫成王於是止力役以順民不奪其時令民得盡力於田今王不能然故刺之。
鄭唯用利耜熾菑耕發其南畝所受之田為異餘同。箋大田至事之。正義曰知大田非天
下田者以文連多稼又云既種既戒皆謂田中之事不得為天下之田故以為肥美之大田可
墾耕者也舉肥美以與民則自然為天下田矣地自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其外
皆可墾耕作者舉其年豐明田多故云大田地之肥美者謂可墾耕者皆肥美也言多為稼可
授民者以此方陳擇種豫戒是本之於初所授受之辭其實此地先在民矣言多為稼者地官
司稼注云種穀曰稼如嫁女有所生草人掌土化之法稻人掌稼下地秋官薙氏掌殺草月令
云燒薙行水皆是為稼也為稼謂多為此等之稼以糞美其地故云多稼若其不然鄭則不宜
言為也此當在授民之後民自稼之言多為稼乃授民者疾今之田萊多荒而本之初授不廢
授民而稼之或公家令民稼之而後授故薙氏掌之也又云將稼者謂將稼種之與多為稼者
別也以別起此文明多為稼者故非稼種矣以下經始說耕事則此未得下種故知既種為相
地之宜而擇其種也月令云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五穀所殖司稼云掌巡邦野之稼而辨其種
穜之種與其所宜注云知種所宜之地草人云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即分地之利是也以既
知地所宜種故引月令并云出五穀為之種也計耦事者以耕必二耜相對共發一尺之地故
計而耦之也耒耜之具別言田器則耘耨所用故彼注云鎡錤之屬命民即是戒之故云此之
謂戒也既備者辭總上事故云是故備矣此在往年至春始用云乃者緩辭也孟春土長冒橛
陳根可拔月令注引此言農書曰則此出於農書也漢書藝文志農書有七家不知出誰書也
以冬土定故稼橛於地與地平孟春土氣升長而冒覆於橛則舊陳之根可拔於是乃耕故云
而事之。傳覃利也。正義曰良耜云畟畟載芟云有略與此覃皆連耜言之明為耜之利意

故云覃利也傳不解俶載之文以毛不破字必不與鄭同王肅以俶爲始載爲事言用我之利
耜始發事於南畝。箋俶讀至曰菑。正義曰此及載芟良耜皆於耜之下言俶載南畝是俶
載者用耜於地之事故知當爲熾菑謂耜之熾而入地以菑殺其草故方言入地曰熾反草曰
菑也連言菑栗之菑者弓人云凡鋸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注云玄謂栗讀如裂繻之裂
彼鋸弓幹以鋸菑而裂之猶耕者以耜菑而發之義理既同故讀從其文以見之也上云乃事
是豫以待時之言故云時至以爲相連文次也田一歲曰菑釋地文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
反草爲菑則是入地殺草之名故引爲證也。箋民既至其時。正義曰論語云長沮桀溺耦
而耕即云耰而不輟注云耰覆種也是古者未解牛耕人耕即下種故云民既熾菑則種其眾
穀此既庭及下章既方之等皆論天下之田宜爲普徧之辭故皆以既爲盡言穀生盡
條直茂大也月令云毋聚大眾毋作大事以妨農事是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既方**

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實未堅者曰皁稂童梁也莠似苗也箋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而
無稂莠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皁才老反稂音郎又音梁童梁草也說文作蓈云稂或字也禾粟之莠生而不成者謂之童蓈也莠餘久反**去其螟螣及**

其蟊賊無害我田穉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箋云此四蟲者恒害我田中之穉禾故明君以正己而去之。去起呂反注同螟莫庭反
螣字亦作蟘徒得反說文作蟘蟊本又作蛑莫侯反爾雅云隨所食爲名郭云皆蝗類也穉音稚下同。**田祖有神秉畀炎火**炎火盛陽也箋云螟螣之
屬盛陽氣嬴則生之今明君爲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與炎火使自消亡。秉如字執持也韓詩作卜卜報也畀必二反與也炎于沾反沈于凡反嬴音盈

疏既方至炎火。
正義曰上言穀生茂大此言秀實之好云衆穀既秀穗上已有孚甲盡生房矣稍復結粒盡成
實矣粒又稍成盡堅熟矣並無死傷盡齊好矣不有童梁之稂不有似苗之莠是其五穀大成
也所以得然者由其明王能自正己去其食心葉之螟螣及食根節之蟊賊無害我田中之穉
禾者由此而皆得大成也明所以能去四蟲者以其明君爲政德當靈祇故云田祖有神不受
此等之害持予炎火使自消亡今王不能然故刺之。傳實未至似苗。正義曰以此章承上
苗長之後皆論秀實之事皁音爲造訓爲成也文在堅上皁成而未堅故云實未堅曰皁也稂
童梁釋草文舍人曰稂一名童梁郭璞曰似莠是也仲虺之誥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
似粟莠似苗也。箋方房至致之。正義曰皁是未堅方文又在皁上初秀始欲結實之時故
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謂米外之房者言其孚甲米生於中若人之房舍然也孚
者米外之粟皮故秠者一孚二米言一皮之內有兩米也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之在人表其

種於地則開甲始生故月令孟春云其日甲乙注云物之孚甲始生謂開此孚甲生出也禾旣
有穗卽生孚甲故云盡生房矣房生旣成則有米實故云盡成實矣旣已有實稍向熟成故云
盡堅熟矣衆穗皆熟故云盡齊好矣稂莠苗旣似禾實亦類粟若擇種去其細粒鋤禾除其非
類則無復稂莠亦由時氣之和使然○傳食心至曰賊○正義曰皆釋蟲文李巡云食禾心爲
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蟘也食禾節言貪很故曰賊也食禾根者
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云蟊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爲名也郭璞曰分別蟲啖禾所在之
名耳蟘與螣蟊與蝨古今字耳郭璞自以蟲食所在爲名而李巡孫炎並因託惡政則災由政
起雖食所在爲名而所在之名緣政所致理爲兼通也陸機疏云螟似子方而頭不赤螣蝗也
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說云蟊螻蛄也食苗根爲人患許愼云吏犯法則生螟
乞貸則生螣舊說螟螣蟊賊一穗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犍爲文學曰此四種蟲
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箋此四至去之○正義曰以特言田穉故云恒害我田中之穉
禾蟲災之盛穉者亦食以穉者偏甚故舉以言之以其由政而然故云明君正已而去之○傳
炎火盛陽○正義曰以言炎火恐其是火之實故云盛陽也陽而稱火者以南方爲火炎爲甚
之故云盛陽也知非實火者以四者所謂昆蟲得陰而藏得陽而生故箋云盛陽氣贏則生之
義無取於火之實故爲盛陽也○箋螟螣至消亡○正義曰解本言炎火之意以螟螣之屬四
者盛陽氣贏則生之以得陽而生故陽盛而爲害月令仲夏行春令百螣時起是陽行而生陽
盛則蟲起消之則付於所生之本今明君爲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故持之付于炎火使自消
亡也田祖所以受者以害由政起今明君爲政害無由作故云田祖不受四蟲之害若政能消
之則本無可受而云田祖不受
者以田祖主田之神託而言耳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渰雲興貌
萋萋雲行
貌祁祁徐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而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令天主雨
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此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渰本又作弇於檢反漢書作黤萋七西反興
雨如字本或作興雲非也祁巨移反雨我
于付反注內主雨同一本主作注雨如字
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秉把也箋云成王之時百穀旣多種同齊孰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
不穫不斂遺秉滯穗故聽矜寡取之以爲利○穫戶郭反斂穧上力檢
反下才計反又子計反穧穫
也穗音遂把巴馬反矜音鰥
【疏】
有渰至之利○正義曰言太平之時有渰然旣起萋萋然行
者雨之雲也此雲旣行乃起其雨澤祁祁然安徐而落不暴
疾也民見雲行雨降歸之於君云此雨本主爲雨我公田耳因遂及我之私田雖作者廣見太
平之時民心先公之義要雨無不徧天澤以時故得五穀大成由此民所收刈力皆不足而令

彼處有不穫刈之穉禾此處有不收斂之穧束又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滯漏之禾穗此
皆士不暇取縱是寡婦之所利言捃拾取之以自利已今王不能然使矜寡無所資故刺之定
本集注穧作積。傳渰雲興貌定本集注云渰陰雲貌。正義曰既言有渰卽云興雨雨出於
雲故知渰雲興貌雲既興而後行萋萋在渰之下故知雲行貌雲行然後雨落故萋萋之下言
興雨也祁祁徐貌謂徐緩而降故箋云不暴疾也經興雨或作興雲誤也定本作興雨。箋成
王至爲利。正義曰穧者禾之鋪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聘禮曰四秉曰筥注云此秉謂刈
不盈手之秉筥穧名也若今萊易之閒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卽引此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
斂穧是也彼注言此秉者以對米秉爲異故掌客注云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
筥謂一穧然則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斛禾之筥四把耳米之筥則五斗是有對故言此
以別之王制及書傳皆云矜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餼地官遺人門關之委積以
養老孤則官自有餼而須捃拾者以豐年矜寡捃拾足能自活王者恐其不濟或力不堪事乃餼之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箋云喜讀爲饎饎酒食也成王出觀農事饋食耕者以勸之也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勞倦之爾。饋食音嗣勞力報反。

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騂牛也黑羊豕也箋云成王之來則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禋音因騂許兩反徐又許兗反黝伊糾反黑也。

【疏】曾孫至景福毛以爲曾孫成王之身自來止親循畎畝以觀稼穡也時耕者皆以其婦之與子同饁彼農人於南畝之中田畯之官
至喜樂其事以勸農能勤故得成穫故成王之來乃於四方之神則禋敬而絜祀焉其祀之也
以其騂赤之牛黑之羊豕與其黍稷之粢盛用此以獻以祀四方之神爲神歆饗而報以大大
之福所以常得年豐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以爲曾孫來止則以其婦之與子出共觀之又
設食饁彼南畝之農人以勸之其田畯又加之以酒食勞之故上下樂業穀得以成也曾孫之
來則又於四方之神而往禋祀焉所祀者以其牲或赤或黑與其黍稷之粢盛以獻以祀四方
之神神饗之而報以祐助與大福。傳騂牛黑羊豕。正義曰毛以諸言騂者若牛故云騂赤
牛也定本集注騂下無赤字是也上篇云以社以方而方社連文則方與社稷同用大牢故以
黑爲羊豕通牛爲三牲也自上章言犧羊是方有羊明不特牛故爲太牢牢中色而色不同者
毛意蓋以此四方既非望祀又非五方之帝故用是牲所以無方色之別。箋成王至黝牲。
正義曰此以田事爲主成王出觀民事因卽祭祀故云成王之來則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
詩出觀爲文也此出觀之祭則祭當在秋祈報並言者言其報以成而祈後年也陽祀用騂牲
陰祀用黝牲地官牧人文也彼注云陽祀南郊及宗廟陰祀北郊及社稷非四方之神而引以

解此者以毛分騂黑爲二牲鄭以騂黑爲二色故引牧人騂黝以明騂黑爲別方之牲耳非謂四方之祭在陽祀陰祀之中也知方祀各以其方色牲者大宗伯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云以爲禮五天帝人帝而句芒等食焉是五官之神其牲各從其方色則宜五色獨言騂黑者略舉二方以韻句耳故易傳大宗伯職祀大乃稱禋五祀在血祭之中而言禋者此五官之神有配天之時配天則禋祀此祭雖不配天以其嘗爲禋祀故亦以禋言之五祀在血祭之中則用太牢矣故上篇云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是方祭有羊孫毓以爲方用特牲非禮意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十四之二）

○甫田

甫之言丈夫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故云甫之言丈夫也釋文云依義丈夫是也本又作大夫一本甫之言夫也又一本甫之言大也考文一本作大夫采釋文古本作夫丈誤

上地穀畝一鍾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鍾作鐘案鍾字是也正義標起止同正義下文作鍾者自爲文而易字耳閩本皆作鍾非

民得賒貰取食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賒貸取而食之也又云定本及集注貸皆作貰義或然也釋文云貰音世

今言治田元辭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元作亙考文古本同案亙字是也正義標起止不誤

禮使民鋤作耘耔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鋤本或作助同仕魚反正義本是鋤字○按周禮耡訓助牀倨切作鋤仕魚切非也

以道藝相講肄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肄以四反字亦作肆同正義本是肄字

等養之義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等作孝案此用孫毓評也下文引是孝字

或擁其根本 閩本明監本毛本擁作壅案壅字非也正義引食貨志之附根故易壅爲擁而說之

故令黍稷得薿薿然而茂盛 閩本明監本毛本令誤今

所以紓官之畜滯 閩本明監本毛本畜作蓄後畜積同案畜字是

也以大東證之正義用畜爲今字　夫猶傳也毛本同閩本明監本傳作傅案傅字誤也　可倚丈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丈作仗案上仗乃俗字耳古祇用仗用丈

孰其收自四閩本明監本毛本孰誤熟下同　自三百五十頃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三下浦鏜云脫四字是也自三者以三乘百五十頃也當得四百五十頃　孟子曰言三代稅法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曰當衍字是也　方里而井九百畝閩本明監本毛本重井字案所補是也　故鄭

元通其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元當作互　其若合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其當作共　言農夫食陳閩本明監本毛本夫作人案所改是也

注云困時施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困誤因是也　此卽義取其陳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我誤義是也　因隤其土閩本明監本毛本隤誤墤　比成壠盡而根深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盛暑二字誤成非也當是正義所引自如此　用日少而畜德多閩本明監本毛本畜誤蓄案浦鏜云漢志作畜是也

以之其能成五穀之功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上之字作報案所改是也　於孟冬又月〔補〕又當作之　至前孟春其以琴瑟〔補〕其當作月　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又曰后土則社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共至下后字剜添者四字當是衍又曰后土四字也則者今之卽字下引趙商問后土則社社則后土可證　后土爲社謂輔作社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社至社剜添者一字當是衍謂字也輔當作轉下云後轉爲社又云後轉以配社又云后土轉爲社皆其證也　注云社祭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也當作地是也　社而祭之故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曰下浦鏜云脫后土社三字從周禮大宗伯疏挍是也　亦可不須由此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須下浦鏜云脫言也二字非也此讀當於言字絕乃七字爲一句　檀弓曰以國亡大縣邑哭於后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以字當衍土下當有者字　蜡也蜡者索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蜡也下衍一蜡字　禁民飲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酒誤食是也　彼云設其社稷之壝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壝誤壝是也　祁雨又宜早閩本明監本毛本案祁當作祈

成王則無所責怒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責作恚案正義云不有恚怒不知正義本字作恚或自為文也輒依以改者非

田畯

田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家當作官　而公以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公當云字誤是也

近者納稯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稯作總案釋文云稯作孔反考此正義總字凡五見應是其本作總與釋文本不同

是言年豐收入踰前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年收手又反又如字考此箋當本云是言年收踰前也年下豐字收下入字皆衍年收卽歲取也正義云以其收入踰前乃自為文耳或因此改箋又并添豐字考文古本倒作豐年但欲使年收連文以為合於釋文耳

秸又云穎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去誤云是也　定本疆境字作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境竟二字當互易七月正義可證

○大田

是既備矣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云是故備矣當是其本作故字　至孟春土長冒橛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橛作撅案橛字是也橛者陳稼之根橛在地中者也月令及此釋文皆作橛正義中字同皆可證○按禮記疏云以木橛置地上候之氣至則土冒橛上此云以冬土定故稼橛於地與地平稼字必誤當同月令疏作置非稼橛卽下文陳根也舊挍殊誤今復正之

農書有七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九誤七以漢志考之是也

稂童粱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粱作梁案粱字是也見下泉

無害我田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稺作穉唐石經初刻穉後磨改稺案穉字是也釋文云田穉音稚下同五經文字云穉穉幼禾也上說文下字林亦為長穉字載馳衆穉且狂唐石經同作穉者非谷風等箋長稚則多用稚又穉之今字也正義自為文長稚字亦當用之

盛陽氣嬴則生之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嬴作贏案六經正誤云作贏誤興國本作贏相臺本依之改非也釋文云嬴音盈古盈縮字作嬴見於書傳多矣

毛居正失考耳

故曰螟也 閩本螟誤螟明監本毛本螟作螣案正義下文以螟與螣爲古今字說此也作螣者誤 **蟊與蟊古今字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蟊當作蟊集韻所載如此可證也依此上所引李巡爾雅注是蟊字今作蟊者誤○按蟊今說文蟲部徐鉉曰上象其形非从矛書者多誤徐所云多誤者謂俗多上从矛耳

一穗蟊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穗作種案所改是也

故持之付于炎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于當作與因寫者以予爲與之別體字而又譌爲于也付與是箋所以說經畀字者也正義上文云持于炎火誤同

有渰萋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萋萋七西反正義云萋萋然行者段玉裁云當從說文玉篇廣韻作淒淒又呂氏春秋務本漢書食貨志後漢左雄傳皆作淒淒見經義雜記考文古本作淒采他書也

興雨祈祈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相臺本作祁祁考文古本同案祈祈誤也正義中字同釋文云興雨如字本或作興雲非也正義云經興雨或作興雲誤也定本作興雨考此經本作興雲顏氏家訓始以爲當作興雨釋文正義唐石經皆從其說也段玉裁云說文淒雨雲起也渰雨雲貌雨雲謂欲雨之雲凡大雨之來黑雲起而風生風生而雲行所謂有渰淒淒也已而風定白雲彌天雨隨之下所謂興雲祁祁雨公及私也作興雨於物理經訓皆失之詩經小學說同又呂氏春秋食貨志隸釋無極山碑韓詩外傳皆作興雲見經義雜記又鹽鐵論後漢書左雄傳作興雨當亦是後人以顏說改之耳

渰雲興貌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渰下云雲興貌正義云傳渰與雲貌定本集注云渰陰雲貌顏氏家訓引毛傳云渰陰雲貌段玉裁從家訓定本集注考文一本作渰陰雲興貌采正義而誤并二本爲一也

祁祁徐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祁祁下云徐也正義云祁祁徐貌謂徐緩而降段玉裁云家訓有貌考文一本作祈祈徐徐行貌也采正義而有誤

此有不斂穧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穧作積以釋文正義考之積字非也或積當作穦以齊資得通用而借穦爲穧也

騂牛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云騂赤牛也定本集注騂下無赤字是也是其本有赤字標起止無當是後改考文古本有采正義

以觀稼穡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勸誤觀是也甫田正義可證

目上章言犧羊 閩本明監本毛本目誤且案章當作篇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之十四 十四之一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疏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至罰惡焉○正義曰作瞻彼洛矣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不能爵命賞罰故思古之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以刺今之不能也爵命即賞善之事但爵命之外猶別有賞賜故敘分之經三章皆言爵命賞善之事既能有賞必當有罰故連言罰惡耳於經無所當也此及裳裳者華桑扈鴛鴦亦是思古以刺今但與上四篇文勢不類故敘於起發不同耳上篇每言曾孫則所思爲成王此等不言曾孫不知思何時也故宜云古明王不指斥之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 興也洛宗周漑浸水也泱泱深廣貌箋云瞻視也我視彼洛水灌漑以時其澤浸潤以成嘉穀興者喻古明王恩澤加於天下爵命賞賜以成賢者○泱於良反漑古愛反浸子鴆反灌古亂反○

君子至止福祿如茨 箋云君子至止者謂來受爵命者也爵命爲福賞賜爲祿茨屋蓋也如屋蓋喻多也○

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韎韐者茅蒐染韋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也天子六軍箋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其服爵弁服紂衣纁裳也○韎音昧又亡界反韐音閤又古洽反奭許力反赤貌茅如字蒐所留反韠音畢任音壬將子匠反下同紂音緇纁許云反○

疏 瞻彼至六師○正義曰言我視彼宗周之洛水矣維此洛水則泱泱然深而廣大能灌漑以時浸潤以成嘉穀以喻我視彼古昔之明王矣維此明王則仁而寬愛能爵賞以理賜命以成賢者是王恩之深厚也故君子諸侯之至止來見於王則王爵命之以福又賞賜之以祿其聚積多大如屋蓋之茨也又言諸侯世子初除父喪服士服來至京師正值有征伐之事王以其賢命代卿士之任服韎韐之韍有奭然而赤以作六師之將其賢如是故得福祿也今王不能爵賞諸侯之賢者故舉以刺之○傳洛宗周漑浸水○正義曰宗周鎬京也夏官職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是洛爲宗周之浸水也禹貢云漆沮既從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水洛水則漆沮是也與東都伊洛別矣○箋君子至喻多○正義曰上以水猶明王故知至止爲來至明王之所受爵命也凡言福者大慶之辭祿者吉祉之謂善事皆是不必一定以此所思者止思爵命賞賜耳故言爵命爲福賞賜爲祿於此經對文爲然於他書散則通矣福祿非聚積之物而云如茨故云如屋蓋以喻多也○傳韎韐至六軍○正義曰韎韐者衣服之名奭者赤貌傳解言奭之由以其

用茅蒐之草染之其草色赤故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者案爾雅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此曰韎韐則一入曰韎韐是縓也定本云一入曰韎韐是以他服謂之韍祭服則謂之韎韐以此韎韐代他服之韠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韍士無韍名謂之韎韐士言韎韐亦猶大夫以上之言韍也若然玉藻云一命緼韍黝珩注云侯伯之士一命則士亦名韍矣言韎韐者彼注亦云子男大夫一命則一命緼韍以子男大夫爲文故言韍耳其實士正名韎韐士冠禮爵弁服韎韐不言韍是也天子六軍夏官序文○箋此諸侯至纁裳○正義曰以序言爵命諸侯故知此謂諸侯世子也若在三年喪中則凶服不得有韎韐耳若已爵命則當服諸侯之赤韍不得服士服故知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也王制云諸侯之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此又言韎韐故知諸侯世子未賜爵命服士服也若然春官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以代父君國反服士服者周禮之文謂父在代父行禮故有執圭璧皮帛之禮未誓尚此卿今此雖已除父喪非代父行禮不得復繼於父又不敢自成爲君故服士服也世子雖服士服待之同於正君雜記云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彼注謂未踰年者尚然況除服後乎待之固如成君何但下一等而已此詩大意皆言諸侯世子受王爵命今服士服故知是未遇爵命又云作六師故知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也以軍將命卿故知代卿士也天子六軍一卿將一軍言將六軍而出者舉六軍見天子之法其實六軍之中將一軍耳將軍之時猶未得命由是仍服韎韐也春秋之義諸侯踰年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則天子遣使就國賜之矣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其事也此言除三年之喪自來受賜命者天子命諸侯之禮亡亦無明文春秋之義言踰年賜命者說者致之非傳辭也春秋之世魯文公晉惠公即位而賜之魯成公八年乃賜之齊靈公天子將昏於齊始賜之衛襄魯桓則既薨乃賜之是賜命時節無定限也由此而言蓋踰年賜命是其正其不得命則除喪自見天子此是踰年未得命者故自來也傳言韎韐茅蒐染故解之云茅蒐韎韐聲也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韎韐故名此衣爲韎韐也士冠禮注云韎韐者緼韍而黝珩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韎韐又駮異義云韎草名齊魯之間言韎韐聲如茅蒐字當作韎陳留人謂之蒨是古人謂蒨爲茅蒐讀茅蒐其聲爲韎韐故云茅蒐韎韐聲也又解代韠之意士朝服謂之韠祭服謂之韎韐駮異義云有韎韐無韠有韠無韎韐是韎韐必代韠也其韎合韋爲之此韎韐是蔽膝之衣耳士冠禮陳服于房中云爵弁服纁裳紂衣緇帶韎韐是韎韐配爵弁服也彼注云爵弁者冕之次也其色赤而微黑如雀頭然其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裳也紂衣絲衣朝服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此引之以衣在裳上故先云紂衣耳○**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珌飾也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

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箋云此人世子之賢者也既受爵命賞賜而加賜容刀有飾顯其能制斷○鞞字或作琕補頂反說文云刀室也琫字又作鞛必孔反佩刀削上飾珌字又作琕賓一反佩刀下飾珧音遙以蜃者謂之珧璗徒黨反字又作瑒音同爾雅云黃金謂之璗璆音虯又巨謬反又舊周反王也洮舉彪反又與彪反又張疇反鐐音遼爾雅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徐何盧到反又力弔反本又作璙亦音遼又力小反說文云玉也字書力召反鏐力幽反又力幼反洮又力虬反黃金之美者郭云紫磨金珕力計反說文云蜃屬斷丁亂反○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箋云德如是則能長安其家室親家室親安之尤難安則無篡殺之禍也○篡初患反殺本亦作弒同音試○疏君子至家室○正義曰言明王既有恩澤能爵命諸侯故君子諸侯至止於王之所王既爵命之又加賜以容飾之刀有鞞以盛之其鞞則有琫及其珌之飾賜之以顯其能制斷也君子諸侯爲王所賜之以其德如是則能萬年而長安其家室無危亡之禍矣今王不能爵賞諸侯故刺之○傳鞞至珕珌○正義曰古之言鞞猶今之言鞘內則注遰刀鞞是也以公劉云鞞琫容刀故知鞞容刀鞞也又容者容飾此琫有珌即容飾也琫上飾於鞞之形飾有上下耳其名爲琫珌之義則未聞公劉傳曰琫上飾鞞下飾者以彼无珌文因琫爲在上之飾下則指鞞之體故言鞞下飾也傳因琫珌歷道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知出何書也天子諸侯琫珌異物大夫士則同言尊卑之差也天子玉琫玉是物之至貴者也釋器說弓之飾曰以蜃者謂之珧郭璞曰珧似蜂說文云珧蜃甲所以飾物也釋器又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别名及其美者也鏐即紫磨金也說文云公珕蜃而不及於蜃故天子用蜃士用珕也定本及集注皆以諸侯珌璆字從玉又以大夫鏐珌恐非也○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箋云此人世子之能繼世位者也其爵命賞賜盡與其先君受命者同而已無所加也○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古者古昔明王時也小人斥今幽王也○諂勑檢反疏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至之世焉○正義曰作裳裳者華詩者刺幽王也以其古之仕於朝者皆得世襲其祿今用小人幽王在於天子之位則有讒佞諂諛之人並進於朝既爲佞以蔽之王又進讒以害賢而王信受之棄去賢者之膂類絕滅功臣之世嗣故時臣思古以刺之也此言古之仕者世

祿及文王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皆謂仕官於朝者朝者在官之揔名公卿大夫皆是也經言乘其四駱則仕者得乘四馬矣祿士乘兩馬則此詩所言不及士也古者有世祿復有世位世祿者直食其先人之祿而不居其位不賢尚當然子若復賢則居父位矣三章箋云守我先人之祿位并位言之見此意也類謂種類世謂繼世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其理一也由其賢而得有功以舉類而當嗣世義不異矣但指人身而稱賢者據祿位而言功臣耳經四章皆言思見明王以免讒諂並進令已棄絕之事也○箋古者至幽王○正義曰諸言在位者多謂臣在於位此小人在位汝對古者明王則在位謂幽王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

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湑盛貌箋云興者華堂堂於上喻君也葉湑然於下喻臣也明王賢臣以德相承而治道興則讒諂遠矣○湑思敘反治直吏反遠于萬反又如字

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箋云覯見也之子是子也謂古之明王也言我得見古之明王則我心所憂寫而去矣我心所憂既寫是則君臣相與聲譽常處也憂者憂讒諂並進○覯古豆反

疏 裳裳至處兮○正義曰詩人遇讒絕世傷今思古言彼堂堂然光明者華也在於上又葉湑然而茂盛兮在於下華葉相與共成榮茂以興顯著者君也在於上美德者臣也佐於下君臣相承共興國治古之明王政治如此我得見古之是子之明王則我心所憂讒諂之事爲除而去兮我心之憂既已寫兮則仕於彼朝君臣相得是以有聲譽之美而處之兮言常處此聲譽之美兮已由讒見絕故憂而思之以刺今也○傳裳裳至盛貌○正義曰以華狀顯見故言猶堂堂也此葉與臣德盛故湑爲盛貌有杕之杜刺不親宗族故傳以湑爲枝葉不相比也○箋興者至遠矣○正義曰讒諂並進由君受之三章皆言華故以華喻君也華既喻君而復有葉故以喻臣言君之須臣爲輔猶華之須葉以盛故下章無葉以喻無臣也華葉之在於枝高下同耳言華上葉下者因文之上下以喻君臣上下耳○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

芸黃盛也箋云華芸然而黃興明王德之盛也不言葉微見無賢臣也○芸音云徐音運見賢遍反

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箋云章禮文也言我得見古之明王雖無賢臣猶能使其政有禮文法度政有禮文法度是則我有慶賜之榮也○

疏 裳裳至有慶矣○正義曰既思君臣並賢而不得又思君明而無賢臣者言彼堂堂然光明者華也此華乃芸然而其色黃而盛矣以興顯著者君也此君其德彰而明矣華盛而不言其葉見君明而其臣不賢我得見是子明王雖無賢臣猶能使其政有禮文法度之章也維其政有禮文法度之章則能進用有德是以於我有慶賜之榮矣我所以欲得見之也○傳芸黃盛○正義曰芸是黃盛之狀故箋云華芸然而黃也此華赤以黃爲盛謂草木之有黃華者也苕之華紫赤而繁黃則衰矣與此不同也○箋華芸至賢臣○正義曰類上章

有華而此無故云而不言葉者微見無賢臣也微謂不明言而理見是其微也**裳裳者華或黃或白**箋云華或有黃者或有白者興明王之德時有駮而不純。駮邦角反。**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言世祿也箋云我得見明王德之駮者雖無慶譽猶能免於讒詔之害守我先人之祿位乘其四駱之馬六轡沃若然。駱音洛沃若如字徐於縛反。疏箋華或至不純。正義曰喻取其象既以黃色與明王德純故以異色喻其不純或有黃者或有白者華自有雜色與純者二章各舉以喻非此華本黃而變白又非白卽衰也華一時而黃白雜色以興明王亦一時而善惡不純非先盛而後衰爲不純也故言時有駮而不純者言時有善多而惡少非善惡半也若惡與善等則是闇君不得爲明王矣**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箋云君子斥其先人也多才多藝有禮於朝有功於國。朝直遙反下及下篇同。**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似嗣也箋云維我先人有是二德故先王使之世祿子孫嗣之今遇讒詔並進而見絕也疏左之至似之。正義曰詩人既思明王又陳已所以宜嗣之意也言左之左之左陽道朝祀之事我先人君子則宜而行之右之右之右陰道喪戎之事我先人君子則能有而曉之此二德者我先人維其並能有之是以先王使其子孫嗣之今遇讒見絕故思古明王也左陽道嘉慶之事故言宜之右陰道爲憂凶之事不得言宜故變言有之二者皆君子之所能故下經總言有之明二者皆有也。傳左陽至之事。正義曰以天下之事多矣大摠不過吉凶故舉左右以目之左陽道謂嘉慶之事朝者人所樂祀者吉之大故爲陽也右陰道謂憂凶之事喪者人所哀戎者有所殺故爲陰也以能事弘多故皆重言以見衆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動無禮文舉事而不用先王禮法威儀也。桑扈音戶桑扈竊脂鳥也說文扈作雇疏桑扈四章章四句至禮文焉。正義曰以其時君臣上下升降舉動皆無先王禮法威儀之文焉故陳當有禮文以刺之卽上二章上二句是也三章言其君爲百辟所法而受福卒章言臣能燕飮得禮而不傲慢皆是君臣禮文之事故摠之此與賓之初筵序皆言君臣上下以君臣卽有上下之禮故并言以見義**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興也鶯然有文章箋云交交猶佼佼飛往來貌桑扈竊脂也與者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於朝廷則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鶯於耕反佼交卯反**君子樂**

胥受天之祜胥皆也箋云胥有才知之名也祜福也王者樂臣下有才知文章則賢人在位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天予之以福祿○胥毛如字鄭徐思敘反祜音戶知音

智下同。【疏】交交至之祜○毛以為佼佼然飛而往來者桑扈之鳥也有鶯然其羽之文章故人皆觀覩而愛之以興動而升降者王與羣臣也當有威儀禮法則天下亦觀覩而樂之

君子既有禮文為下所愛盡得其所故能樂與天下所共是與天下皆樂而得受天之祜福也○鄭唯樂胥為異具在箋說○箋交交至樂之○正義曰黃鳥小宛傳曰交交小貌此云猶佼

佼飛而往來者作者各有所取佼佼實飛而往來之貌也此喻升降舉動故取往來為義○傳胥皆○正義曰釋詁文孫毓曰與天下皆樂樂之大者天子四海之內無違命則天子樂矣諸

侯四封之內無違命外內無故則諸侯樂矣大夫官府之內無違命者謀行於上則大夫樂矣士進以禮退以義則士樂矣庶人耕稼樹藝以養父母刑罰不加於身則庶人樂矣是述毛

之義也○箋胥皆至福祿○正義曰周禮每官之下皆有胥徒胥一人則徒十人是胥以才智之故而為十徒之長又有大胥小胥之官故知胥有才智之名易歸妹以須注亦云須有才智

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姊名女須鄭志荅冷剛云須才智之稱故屈原之姊以為名是胥為才智之士胥須古今字耳交交桑扈有鶯其領領頸也○君

子樂胥萬邦之屏屏蔽也箋云王者之德樂賢知在位則能為天下蔽捍四表患難矣蔽捍之者謂蠻夷率服不侵畔○屏畢郢反為于偽反捍音汗難乃

旦反下患難同【疏】君子樂胥萬邦之屏○毛以為言君子王者既有禮文又能樂與天下皆共之能與天下皆樂則為萬邦之蔽捍天下皆得其樂無復侵伐之憂是為之蔽捍矣○鄭

義具箋○箋王者至不侵畔○正義曰萬邦是中國之辭與中國為屏蔽明捍四夷可知也故云蠻夷率服不敢內侵外畔是蔽捍也○之屏之翰百辟為憲

翰幹憲法也○箋云辟君也王者之德外能捍蔽四表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為之楨幹則百辟卿士莫不修職而法象之○不戢不難受福不那戢聚也不戢戢

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箋云王者位至尊天所予也然而不自斂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戢莊立反○【疏】之屏至不那○毛以為言王者之德

外能蔽捍四表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為之楨幹則百辟卿士莫不修職而法象之王能如此則天下之民不戢聚而歸之乎言戢聚而歸之也不畏難而順之乎言畏難而順之也民皆順之則

為天所祐其受福豈不多乎言受福多也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以上二句與毛同下二句具在箋○傳翰幹憲法○正義曰釋詁云楨幹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幹所以當牆兩

邊障土者也然則言楨幹者皆以築牆為喻幹是牆之主善政亦民之主也憲法釋詁文○箋辟君至法象之○正義曰辟君釋詁文上屏因上文而轉故亦為蔽捍四表之患難人君之所

施爲唯功事而已故知立功立事爲之楨榦也百辟知卿士者以烈文百辟其刑之對四方其訓之故知侯卿士尊比諸侯故曰君也○箋王者至不多○正義曰言王位至尊天所子愛解其當自斂難之意斂者收攝之名故言斂以先王之法難者戒懼之辭故知難以亡國之戒不自斂以先王之法卽動無禮文也故序箋云動無禮文者舉事而不用先王禮法威儀是先王之法爲禮文也不自難以亡國之戒者卽不用賢也故首章箋云王者樂臣下有才智文章則賢人在位而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言用賢則民安是棄賢則亡國矣又彼文連言受天之祜彼由樂有賢智則受天之祜此不難以亡國之戒則受福不多是相配成也易傳者以順文理切不假反言故也○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

箋云兕觥罰爵也古之王者與羣臣燕飲上下無失禮者其罰爵徒觩然陳設而已其飲美酒思得柔順中和與其其樂言不憮敖自淫恣也○兕徐履反獸名觥古橫反以兕角爲之觩音虯本或作斛樂音洛憮火吳反敖五報反下文同○

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箋云彼彼賢者也賢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交必以禮則萬福之祿就而求之謂登用爵命加以慶賜○

疏 箋彼賢至慶賜○正義曰以承上經而云彼是指思柔之人故云彼賢者也言交非敖則常恭敬故引論語居處恭執事敬爲不傲慢矣故明王招聘用之故云登用爵命加以慶賜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交於萬物有道謂順其性取之以時不暴夭也○鴛鴦於袁反沈又音溫下於剛反又於良反

疏 鴛鴦四章章四句至有節焉○正義曰作鴛鴦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殘害萬物奉養過度是以思古明王交接於天下之萬物鳥獸蟲魚皆有道不暴夭也其自奉養有節度不奢侈也今不能然故刺之交於萬物有道卽上二章上二句是也自奉養有節卽下二章上二句是也見明王急於萬物而後於己故先言交萬物而後言自奉養也○箋交於至暴夭○正義曰天子以天下爲家萬物皆天子立制節其生殺與之交接故言交於萬物也有道者謂順其生長之性使之得相長養取之以時不殘暴夭絕其孩幼者是有道也不暴夭王制文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

興也鴛鴦匹鳥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箋云匹鳥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爲雙性馴耦也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興者廣其義也獺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後田此亦皆其將縱散時也○太音泰掩於檢反馴音巡又音脣獺勑轄反又他末

○反**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箋云君子謂明王也交於萬物其德如是則宜壽考受福祿也 【疏】鴛鴦至宜之○正義曰古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欲取鴛鴦之鳥必待其長大於其能飛乃畢掩之而羅取之不於幼小而暴夭也非但於鳥獨然以與於萬物皆取至獺祭魚然後取魚豺祭獸然後捕獸皆待其成而取之也君子明王交於萬物之德如是則萬年之壽及福祿並皆宜歸之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傳興也至羅之○正義曰以交於萬物則非止一鳥故云興也言舉一物以興其餘也又解正舉鴛鴦者以鴛鴦匹鳥也相匹耦而擾馴則易得也易得尚以明萬物皆然故言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也又言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此卽取之以時之事也謂小者未能飛待其能飛而後取之釋器云鳥罟謂之羅月令云羅網畢翳注云罔小而柄長謂之畢以畢羅異器故各言之大東傳曰畢所以掩兔彼雖以兔爲文其實亦可取鳥故此鴛鴦言畢之也羅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故言畢掩○箋匹鳥至散時○正義曰申說匹鳥之意止則耦飛則雙性馴善而相耦則取之易得故詩特舉之鴛鴦卽是萬物之一而傳以爲興故又解之此交於萬物之實而言興者欲廣其義故也箋又止言魚獸二事者以天之生物飛走而已經已言鳥又舉魚獸則可以兼諸水陸矣且因王制詩傳之成文也此豺獺祭時魚獸成就皆是魚獸放縱分散之時故於是可取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 言休息也箋云梁石絕水之梁戢斂也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戢側立反韓詩云捷也捷其噣於左也恐丘勇反○**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箋云遐遠也遠猶久也○**乘馬在廄摧之秣之** 摧莝也秣粟也箋云挫今莝字也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廄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以興於其身亦猶然齊而後三舉設盛饌恒日則減焉此之謂有節也○乘馬王徐繩證反四馬也鄭如字下同廄音救摧采卧反芻也秣音末穀馬也芻楚俱反莝采卧反韓詩云委也委紆僞反猶食也與音豫齊側皆反本亦作齋饌仕戀反減古攬反○【疏】箋鴛鴦至恐懼○正義曰言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舉雄者而言耳此興其義禮運曰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是水陸飛走皆可擾馴也白華文與此同但彼言申后見黜故以陰陽相下爲義此興取自安故與此異也○箋摧今至有節○正義曰傳云摧莝轉古爲今而其言不明故辯之云此摧乃今之莝字也言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之於廄者以王馬多矣而此言在廄明是王所乘馬天子之馬而不常與粟言愛國用也序言自奉養非王身上章爲興知此亦興故言以興於其身亦猶然也齊而後三舉設盛饌三舉爲節是設盛饌也恒日則減焉唯一舉也齊爲有事故三舉恒日無事而一此之謂有節天官膳夫云王日一舉注云殺牲盛饌曰舉又曰王齊則三舉是恒日則減焉明奉養先盛而倒言至

此不言朔月而玉藻云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太牢明朔必加於恒日不知爲同齋三太牢爲降二太牢也玉藻曰少牢與周禮曰一舉不同者鄭志荅趙商云禮記後人所定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難據也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當以經爲正然則爲記有參差故不同也。**君子萬年福祿艾之**艾養也箋云明王愛國用自奉養之節如此故宜久爲福祿所養也。艾魚蓋反徐又音刈。**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箋云綏安也。綏士果反又如字。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戾虐也暴虐謂其政教如雨雪也。頍弁缺婢反著弁貌說文云舉頭貌燕樂音洛卒章同燕又作宴雨于付反卒章同

疏頍弁三章章十二句至是詩。正義曰作頍弁詩者時同姓之諸公刺幽王也以王之政教酷暴而戾虐又無所親不能燕樂其同姓親睦其九族孤特傾危將至喪亡故同姓諸公作是頍弁之詩以刺之爲不能燕樂同姓明諸公是同姓諸公也作詩者一人而已言諸公者以作者在諸公之中稱諸公意以刺之也九族亦同姓見諸公非一容九族之外故言同姓以廣之不能燕樂即亦不能親睦親睦由於燕樂以經責王不燕樂今不親睦故分而言之耳暴戾無親即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是也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族三章皆上六句是也孤危將亡卒章四句是也其首章二章上六句懼王危亡庶幾諫正亦是將亡之事也經序倒者序述論其事由暴虐無親故不能燕樂爲事之次經則主爲不能燕樂故先言之。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興也頍弁貌弁皮弁也箋云實猶是也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爲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爲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朝服直遙反下皆同**爾酒既旨爾殽既嘉**箋云旨嘉皆美也女酒已美矣女殽已美矣何以不用與族人宴也言其知具其禮而弗爲也**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箋云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與王無他言至親又刺其弗爲也**蔦與女蘿施于松柏**蔦寄生也女蘿菟絲松蘿也喻諸公非自有尊託王之尊箋云託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刺王不親九族孤特自恃不知已之將危亡也。蔦音鳥說文音弔寄生草也爾雅云寓木宛童是也女蘿力多反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又唐蒙施以豉反下同**未見**

君子憂心弈弈既見君子庶幾說懌弈弈然無所薄也箋云君子斥幽王也幽王久不與諸公宴諸公未得見幽王之時懼其將危亡已無所依怙故憂而心弈弈然故言我若已得見幽王諫正之則庶幾其變改意解懌也○弈音亦說音悅懌音亦本又作繹怙音戶解音蟹○[疏]有頍至說懌○毛以爲有頍然者皮弁實維伊何乎宜在於首以爲表飾也以與有尊貴者之天王維如何乎宜君於上以正綱紀也爾王之酒既旨美矣爾王之殽既嘉善矣兄能具祀何以不用與族人燕乎王所當與燕者豈伊異人乎皆王宗族兄弟非有他人何不燕而親之令爲輔助我所以欲王之親燕者以蔦與女蘿施于松栢之上非自有根依於松栢之根故松栢存而茂松栢殞而亡是存亡在松栢以興同姓與九族附於王者之側非自有尊託王之尊故王政明而榮王政衰而微是興衰由于王政所以欲王之明也下四句義具在箋○鄭以爲王服是有頍然者皮弁之冠是維伊欲何爲乎宜當服之以燕而王何以不爲餘同○傳興也至皮弁○正義曰以頍文連弁故爲弁貌弁者冠之大名稱弁者多矣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即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唯皮弁上下通服之故知皮弁也傳與理不明王肅云言無常也興有德者則戴頍然之弁矣下章肅又云言冕其在人之無期也其意以傷王无德將不戴弁孫毓以皮弁非唯王者所服雖陪臣卿大夫皆得服之不足以爲王者廢興之喻以王說爲非案昭九年左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僖八年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然則王者之在上位猶皮弁之在人首故以爲喻也○箋實猶至視朝○正義曰釋詁云寔是也實寔義同故實亦爲是也言是維伊何問其所用之辭則此皮弁爲燕之服天子皮弁以日視朝玉藻文燕禮者諸侯燕臣子之禮經云燕朝服諸侯用朝服燕則知天子亦自以朝服燕也且此詩責王不燕而舉皮弁是天子燕用皮弁明矣若然王制云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注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則人循而兼用之玄衣素裳其冠委貌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如彼注則天子之燕用玄衣此言皮弁者蓋天子燕服有二燕羣臣用玄冠親同姓用皮弁也賓之初筵三章箋云此祭末王與族人燕而經云側弁之俄是燕同姓用皮弁之事也○傳蔦寄至松蘿○正義曰蔦釋草無文寄生者毛以時事言之耳陸機疏云蔦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恬美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毛意以菟絲爲松蘿故言松蘿也陸機疏云今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事或當然○傳弈弈然無所薄○正義曰弈弈憂之狀憂則心遊不定故爲無所薄也下章傳曰怲怲憂盛滿言憂之多○箋君子至解懌○正義曰以王不燕樂而欲見之故知君子爲幽王也此悅懌文與下章有臧相値有臧冀王之善則此亦冀王意悅懌故云庶幾其變改意解懌言當開解而懌悅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箋云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期本

亦作其音基王如字爾酒既旨爾殽既時時善也○豈伊異人兄弟具來箋云具猶來也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怲兵命反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箋云阜猶多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疏】箋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正義曰釋親文也此諸公而及甥舅以甥舅王之外親皆是緣王興衰故亦欲從王燕之也○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霰暴雪也箋云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過溫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喻幽王之不親九族亦有漸自微至甚如先霰後大雪○霰蘇薦反消雪也字亦作霓摶徒端反○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箋云王政既衰我無所依怙死亡無有日數能復幾何與王相見也且今夕喜樂此酒此乃王之宴禮也刺幽王將喪亡哀之也○喪息浪反幾居豈反注同樂音洛復扶又反○【疏】如彼至維宴○正義曰言王政教暴虐如彼天之雨下大雪其雪必先集聚而摶維為小霰而後成為大雪是雪有漸也以興幽王之為惡亦初為小惡而成為大惡亦惡有漸也王漸益惡今則大甚王若覆滅則已亦喪亡我等死與喪亡無有日數復無幾何與王相見永不得王之燕禮矣且自相與善樂此酒於今之夕以王必不燕已故自己酒維當王之燕禮○傳霰暴雪○正義曰以比幽王漸致暴虐且初為霰者久必暴雪故言暴雪耳非謂霰即暴雪也○箋將大至大雪○正義曰先集者謂雪集聚也解雪當散下而言集意天將大雨雪其始必微溫暖雪自上下逢遇溫氣消釋集聚而摶謂之霰積久而雪之寒氣勝此溫氣則大雪散下是雪有漸故喻王惡自微至甚如先霰後雪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為霰陰之專氣為雹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溫暖為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摶為雹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為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為之故言遇溫氣而摶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舝胡瞎反車軸頭鐵也嫉音疾又音自妬丁故反敗必邁反又如字下注同【疏】車舝五章章六句至是詩

○正義曰作車舝詩者周大夫所作以刺幽王也以當時褒姒在王后之位情性嫉妬由物類相感而小人道長故使無道之輩並進於朝讒佞巧言傾敗國家令王之德澤不加於民使致下民離散周人見其如此乃思得賢女以配君子幽王欲令代去褒姒教幽王改修德教故作是車舝之詩以刺之上言大夫下言周人見大夫所作述衆人之意故也此經五章皆以褒姒嫉妬思得賢女代之言思孌季女是褒姒嫉妬也德音來括是民已離散者也令德來教欲王之改修德教是德澤不加於民也故皆反經而序之所以相發明也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興也間關設舝也孌美貌季女謂有齊季女也箋云逝往也大夫嫉褒姒之爲惡故嚴車設其舝思得孌然美好之少女有齊莊之德者往迎之。配幽王代褒姒也既幼而美又齊莊庶其當王意○孌力兗反齊側皆反下同少詩照反本亦作季女

匪飢匪渴德音來括括會也箋云時讒巧敗國下民離散故大夫汲汲欲迎季女行道雖飢不飢雖渴不渴覬得之而來使我王更脩德教合會離散之人○括本又作佸音活徐古闊反覬音冀

雖無好友式燕且喜箋云式用也我得德音而來雖無同好之賢友我猶用是燕飲相慶且喜○好呼報反注下並同○

疏間關至且喜○正義曰周人惡褒姒嫉妬讒佞在朝欲得賢女以代之故言已欲間關然以設車之舝兮思得孌然美好齊莊之少女往迎之兮若有此女可得往迎其於行道雖飢非以爲飢雖渴非以爲渴所以然者覬望此女以令德善音來發教諫於王使施行德澤會合離散之人凡人之喜樂須賢友共之我若迎得此女雖無同好之賢友猶用是得賢女之故燕飲酒相慶而且喜樂疾褒姒之甚思賢女之幼雖無朋友亦將獨喜也○傳間關至有齊季女○正義曰以連言舝兮故知間關設舝貌舝無事則脫行乃設之故言設舝也有齊季女者采蘋經文也以其當爲王后欲代嫉妬明其非直幼少而已是以箋述之云既美好而少又有齊莊之德庶其當王意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鷮雉也辰時也箋云平林之木茂則耿介之鳥往集焉喻王若有茂美之德則其時賢女來配之與相訓告改脩德教○鷮音驕○

式燕且譽好爾無射箋云爾女女王也射厭也我於碩女來教則用是燕飲酒且稱王之聲譽我愛好王無有厭也○射音亦下同厭於豔反下同

疏依彼至無射○正義曰既思賢女欲以配王又欲王有美德致此賢女故言依然而茂盛者彼平林之木有往集之者維爲鷮雉也此鷮雉乃耿介之鳥由平林之木茂故往集焉唯有茂美之德者君子之身有來配之者維爲碩女也此碩女有齊莊之德由君子之身美則來配焉是美德能致碩女也如此則王若有茂美之德則其時彼有美大之賢女以令善之德來配於王與王相訓令王改脩德教我用是之故則燕而飲酒

且稱王之聲譽又愛好汝王無有厭倦也○傳依茂至辰時○正義曰依爲林之狀以茂而致矯
故知依爲茂木貌也周禮有山林林麓不在平地此云平林故爲林木之在平地也鷮雉釋鳥文
以說文云鷮長尾雉走鳴乘轝尾爲防釳著馬頭上陸機疏云鷮微小於翟也走而且鳴曰鷮鷮
其尾長肉甚美故林麓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鷮麃者似鹿而小是也此鷮是
雉中之別名雉性耿介故箋謂之耿介之鳥士相見注云贄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雉
必用死爲其不可生服是耿介也以雉有耿介之性喻碩女有貞專之德碩大也言美大之女○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箋云諸大夫覲得賢女以配王
於是酒雖不美猶用之此燕飲殽雖不美猶食之必皆庶幾於王之變
改得輔佐之雖無其德我與女用是歌舞相樂喜之至也○樂音洛

疏 箋諸大至之至○正義
曰以言與汝是相於非
一之辭故言諸大夫也人之飲食必樂其旨嘉今喜而用之故不待旨嘉經再言庶幾其意則
同故箋於食之下揔云皆庶幾於王之變改已得輔佐之也說燕樂之事而言無德者以人燕
樂欲與賢德者同之若非賢德則燕不樂矣上云雖無好友以已爲主引人從已自他而言
故云已無賢友此言無德與汝以彼爲主持已就人自已而言故云已身無德爲謙辭耳○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 箋云陟登也登高岡者必析其木以爲薪析
其木以爲薪者爲其葉茂盛蔽岡之高也此
喻賢女得在王后之位則必辟除嫉妬之女亦爲其蔽君之明○析星歷
反柞子洛反湑思敘反茂盛也爲于僞反下亦爲同辟婢亦反又音壁○

鮮我覯爾我心寫兮 箋云鮮善覯見也善乎我得見女如是則我心中之憂除去也○
鮮息淺反徐音仙覯古候反女音汝行如是下孟反一本無行字

疏 陟彼至寫兮○正
義曰言有人登彼
高岡之上當必析伐其柞木以爲薪析伐其柞木其葉湑湑然茂盛兮爲
其蔽岡之高故我伐而去之以與有賢女居彼王后之位則必辟除褒姒以爲賤辟除褒姒以
爲賤者以此褒姒其惡衆多爲其蔽王之明故除而去之善乎我得見汝之新昏賢女辟除褒
姒如是則我心中之憂寫除而去兮喜之至也○箋登高至之明○正義曰以析者是除去之
辭又言湑兮爲茂盛故喻其蔽岡之高以喻取一象欲見其體而不得
見之則爲蔽也言爲薪是廢棄不用之辭故辟除嫉妬亦廢棄之也○

疏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 景大也箋云景明也諸大夫以爲賢女既進則王亦庶幾
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其御羣臣
使之有禮如御四馬騑騑然持其教令使之調均亦如六轡緩急有和也○仰止
本或作仰之景行下孟反注有明行同牡茂口反騑孚非反調音條和胡卧反○

覯爾新昏

以慰我心慰安也箋云我得見女之新昏如是則以慰除我心之憂也新昏謂季女也○慰怨也於願反王申爲怨恨之義韓詩作以慍我心慍恚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疏高山至我心○毛以爲若得賢女在王后之位則誨王使之爲善庶幾於古人有高顯之德如山者則慕而仰之有遠大之行者則法而行之既慕德行善則調御王法仰高大善御羣臣使有禮法成其文章如六轡之御四馬也得賢女則令王如是我所以願有法如善御者使四牡之馬騑騑行而不息進止有度執其六轡緩急調和如琴瑟之相應也喻見之也我若得見爾之新昏使王改脩也如是則以安慰我心除其憂矣○鄭唯以景爲明爲異餘同○箋景明至有和○正義曰傳云景大釋詁文箋必易之爲明者以行須行之故以爲明見是心慕之辭故爲高德德者在內未見之言行者已見施行之語德則慕仰多行則法行故仰之其明白可法明亦大也言高山者以山之高比人德之高故云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也且仰行之異其文也六轡以御四馬故以喻王御羣臣六轡如琴猶言執轡如組轉相比並以發明其意也四牡傳曰騑騑行不止此亦然也○傳慰安○正義曰傳以慰爲安箋言慰除以憂除則心安非是異於傳也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王肅云新昏謂褒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褒姒讒巧嫉妬故其心怨恨徧檢今本皆爲慰安凱風爲安此當與之同矣此詩五章皆思賢女無緣末句獨見褒姒爲恨肅之所言非傳旨矣定本慰安也○

車舝五章章六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十四之二）

○瞻彼洛矣

此及裳裳者華閩監本毛本及誤乃閩本不誤 故宜云古明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宜當直字誤是也

韎韐者茅蒐染草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草當作韋見下 一曰韎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一下當有入字見下正義云定本云一入曰韎韐此讀當以韎字斷句韐字逗正義讀韎韐二字爲連文者非亦見下 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二韐字當衍見下韋昭晉語注引無二韐字左成十六年正義引亦無正義有二韐字當是其本誤 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韎字當衍也段玉裁曰韎者韐之色也茅蒐染韋一入曰韎亦見說

文及五經文字卽一染謂之縓也韠韍也士無韍有韐故云韐所以代韠箋申之云韎者茅蒐染也茅蒐韎聲也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皆分析韎韐二字別義各本誤幷不可讀茅蒐韎聲

者駁異義所云齊魯之閒言韎聲如茅蒐也

紂衣纁裳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紂音緇考士冠禮纁裳純衣緇帶注云純衣絲衣也鄭不破爲紂正義引此經及注是其本當不誤今正義中字皆作紂者後人改之也又鄭彼注云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亦經不讀爲紂之明證儀禮釋文此無音不誤也

河西曰雍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正誤河是也

此又言韎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又當作文

琫上飾珌下飾珌下飾也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也誤者小字本相臺本不重珌下飾三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復衍也段玉裁云鞞刀室也卽刀削削音肖削之上刀把其飾曰琫削末之飾曰珌有讀爲又言有鞞有琫又有珌也公劉傳下曰鞞上曰琫略舉上下之體而已釋名與毛所說各異戴震改此傳云琫上飾鞞下飾珌飾貌非也鞞不可言飾戴說見毛鄭詩考正據釋名也又陳啟源毛詩稽古編說與段玉裁合

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天子諸侯琫珌異物大夫士則同尊卑之差也又云定本及集注皆以諸侯珌璆字從玉又以大夫鏐珌恐非也是正義本當作諸侯璗琫而鏐珌大夫鐐琫而鐐珌釋文本與定本集注同段玉裁云此從正義本考說文琫珌天子皆以玉則諸侯皆以金大夫皆以銀士皆以蠡爲有條理說文又云天子玉琫而珧珌

顯其能制斷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能斷作音無制字正義云以顯其能制斷也不知正義本有制字或自爲文也制斷字在兔罝傳當以有者爲是

說文云公瑒蠡而不及於蠡故天子用蠡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及誤別案十行本瑒至末蠡剜添者三字公瑒蠡山井鼎云作瑒蠡屬爲創是是也

○**裳裳者華**

兮已由讒見絕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兮疑以字誤屬下爲句是也

此華赤以黃爲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赤當作亦形近之譌

故言時有駮而不純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駮當作駁

而見絕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見下有棄字無也字考文古本棄字亦同案有者是也

○桑扈

箋胥皆至福祿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皆作有爲是是也　屈原之姊名女須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姊誤妹下同是也

翰榦小字本相臺本榦作幹閩本明監本毛本同考文古本作榦案榦字是也此箋云爲之楨榦韓奕榦不庭方江漢召公維翰箋皆云楨榦可證此傳本是榦字也幹字說文所無文王文王有聲板崧高傳箋皆當同其正義云爲之楨幹者以榦幹爲古今字易而說之也餘同此釋文翰下云幹也亦是易爲今字耳崧高韓奕以楨榦作音則不用幹字矣爾雅楨翰儀榦也釋文云本又作幹五經文字木部云榦楨榦字○按幹乃俗字之尤者未必作正義者用之直轉寫之譌耳舊挍非是

爲之楨榦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榦作幹案所改是也此當易爲幹上標起止當作榦今誤

言不憮敖自淫恣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憮作憮案憮字是也

爲不傲慢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傲誤敖案敖傲古今字此正義易而說之也

○鴛鴦

以興於萬物皆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耳字當作爾是也　易得尚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下當脫時取二字是也　月令云羅網畢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月令云剟添者一字

摧莝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傳云摧莝轉古爲今釋文摧下云芻也又芻也楚俱反是其本莝作芻與正義本不同也考此傳當本云摧芻也與下傳秣粟也相對故箋云摧今莝字所以申摧得訓爲芻之意非傳先已轉古爲今而箋又辨之如正義所云也當以釋文本爲長○按詩經小學言之詳矣傳本作摧挫也箋本作挫今莝字也毛用古字

鄭恐人不解故申之後人轉寫譌誤耳巠乃是斬芻芻未斬者不可以飼馬且摧挫音義皆相近 挫今莝字也 小字本同閩本同相臺本挫作摧明監本毛本同案摧字是也釋文云摧采臥反讀依此箋也正義標起止云箋摧今○按小字本閩本是也 有事乃予之穀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而不常與粟易予爲與也釋文云與於音豫是其本予之作與於與正義本不同考文一本予作與采正義釋文而不知其異 箋鶩鶩至恐懼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至故與此異也百五字當在二章下是也此合併時分屬之如此耳 故與此異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此當彼誤是也 序言自奉養非王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非當作誹 亦猶然也齊而後三舉設盛饌三舉節是設盛饌也恒日則減焉唯一舉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首也至末也剜添者七字浦鏜云節當卽字是也 玉藻曰少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日譌曰是也

○頍弁

不能宴樂同姓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燕又作宴以鹿鳴等詩之序字當作燕又作宴者依經君子維宴字改也考文古本作燕采釋文 今不親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今疑令字誤是也 則此皮爲燕之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皮下當脫弁字是也 周人循而兼用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今禮記循作脩 親同姓用皮弁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親疑燕字誤是也 赤黑恬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甜誤恬非也采苦正義引陸機云恬脆而美可證也恬卽甜字周禮注云如今恬酒矣 言當開解而懌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懌悅倒案所改是也 實維何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亦作其音基辭也王如字考此箋云期辭也是以期其爲同字也毛氏詩當是經字本作期故王肅得如字讀之以異於鄭亦作本非也考文古本作斯誤甚 具猶來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來作皆考文古本同案來字誤也

吾謂之甥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甥下有也字

君子維宴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唐石經初刻燕後改宴案初刻非也正義標起止云至維宴當是其本字作宴上下文云燕者亦易字之例也

且今夕喜樂此酒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六經正誤云喜作善誤建本作喜考正義作喜者誤字耳毛居正非考文古本作善采正義

陽之專氣爲霰陰之專氣爲雹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大戴禮上作霓下作霰是也此轉寫誤倒耳○按正義文不誤且以釋箋遇温气而摶謂之霓正相合不當以今之大戴禮相繩也疑今大戴正文誤

盛陽氣之在雨水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以下文類之氣之當作之氣是也

○車舝

作車舝詩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作字當衍文是也

往迎之配幽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配上有以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合會離散之人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云會合離散之人當是轉寫倒之耳考文古本作會合采正義而誤

思賢女之幼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幼當作切其誤因形近而涉上文也

辰彼碩女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季後改碩案初刻誤也正義可證

故林麓山下人語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慮誤麓是也

猶用之燕飲閩本明監本毛本之下衍此字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無十行本初刻無後剜添

必皆庶幾於王之變改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必作人案人字是也

善乎我得見女如是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善乎我得見汝之新昏賢女辟除褒姒之惡如是釋文云行如是一本無行字考文古本有采釋文

高山仰止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仰止本或作仰之考正義云則仰而慕之下景行行止正義云則法而行之又云故仰之行之異其文也是正義本二止字皆作之○按正義本當是一作之一作止故云異其文舊按非也

慰安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傳正義本作慰安也釋文本作慰怨也正義云孫毓載毛傳慰怨也又云徧檢今本皆爲慰安又云定本慰安也釋文云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昭融所論今不傳釋文以王申爲怨恨之辭爲據正義則申鄭以難王當以正義本爲長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之十四（十四之二）

[General Information]
□□=□□□□□□□□□ □□
□□=□□□□
□□=141
SS□=12374788
DX□=000007512604
□□□□=
□□□=